

中文摘要

周亮工是明末清初值得关注的文学家。但由于亮工晚年曾焚毁自己的著述，再加上其著作屡遭官方禁毁^①，导致原本著作等身的他作品传世不多，以致声名浸微，湮没不闻。

本文第一章为作家研究，重点考察周亮工的家世、生平。此部分对周亮工一生的主要经历进行了勾勒；对周亮工的家世沿革进行了概括梳理；对周亮工生平两个疑点：他曾用过两个别名及两次下狱始末进行了重点考察。

本文第二章为周亮工著作考述，介绍了他的十八本诗集与十四本文集的大致情况。

本文第三章侧重于周亮工的文化事迹考述。本章以周亮工文化人的身份立论，介绍了周亮工在书、画、印章、墨、藏书、刻书方面的贡献。

本文第四章研究的重点是周亮工的诗歌唱酬与文学聚会。这部分考察了周亮工在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四个地方：扬州、福建、青州、南京，主持文坛风雅的情况。

本文第五章是周亮工诗歌创作研究。首先，对周亮工文艺观中最有特色之处进行了论述。其次，在周亮工诗学观点的关照下，考察了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关键词：周亮工 家世生平 文化事迹 诗歌唱酬与文学聚会 诗歌创作

^① 相关内容参见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第4、第33、第56、第107页；姚觐元编，邓实补遗，《清代禁毁书目（补遗）》，第31、第335页；孙殿起辑，《清代禁书知见录》，第83—84页，中华书局，1957。

Abstract

Zhou Lianggong was an important writer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Ming to the Qing Dynasty. Although he had plenty of creative works, most of them were prohibited from circulation for perusal and destroyed while some of them were burnt by himself in his later years, which depreciated his reputation and consigned him to oblivion.

The present paper is composed of four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the study of the writer,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of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pedigree. This chapter starts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main experiences all through his life, followed with a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his pedigree, and ends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two questionable points, that is, the two aliases he used to have and his twice experiences of being sent to jail.

Chapter Two carries out a study of Zhou Lianggong's literary writings, including his eighteen collections of poems and fifteen collected works.

Chapter Three lays stress on the study of his cultural activities, presenting a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 on his creations and giv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his contribution on calligraphy, drawing, signets, collecting of ink sticks, library and book-engraving.

Chapter Four mainly researches his responding with poems to his friends and the literary gatherings he presided over in Yangzhou, Fujian, Qingzhou and Nanjing.

Chapter Five is the analysis on his distinguishing literary and artistic attitude as well as the study on the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oetry creations.

Keywords: Zhou Lianggong ; pedigree and life experience ; cultural activities ; literary gatherings ; poetry creations

The Literary Study of Zhou Lianggong and His Poems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 1、坚持以“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从事研究工作。
- 2、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研究成果。
- 3、本论文中除引文外，所有实验、数据和有关材料均是真实的。
- 4、本论文中除引文和致谢的内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 5、其他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郭 利

日 期：2007.5.11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南京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作者签名：郭 利

日 期：2007.5.11

前 言

周亮工(1612—1672)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书画家、艺术鉴赏家。前人邓之诚评论道:“好士怜才,一时遗老多从之游”,^①认为他主导了清初文坛一时之风气。盛名之外,就其本身而言,也实在值得关注:以一弱质书生,屡立战功;入仕清朝变节为贰臣,又与方以智、张怡、方文等声名显赫的遗民为挚友;一生屡起屡蹶,两度濒临被处死的绝境;晚年又自焚其书。这样丰富独特的人生经历让他成为一个极具魅力的研究对象。

然而,笔者目力所及,今人对周亮工的研究甚少,偶有涉及也是一带而过,缺乏系统研究,对于为其延誉的诗歌创作更无专文论及。就整体而言,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以书画家和书画鉴赏家身份为切入点的研究 这方面的论文研究的热点是争论周亮工“金陵八大家”提法的具体内涵以及肯定周亮工对清初金陵画坛的贡献,相关的论文主要有吕进《周亮工“金陵八家”说考辨》、许文惠《周亮工与清初金陵画坛》、吕长生《无声诗画有心做——馆藏金陵画派名作赏析》、吕晓《陈洪绶的〈陶渊明故事〉——兼论陈洪绶与周亮工的交往》。

(二)以金石家身份为立论点的研究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是考察周亮工《印人传》的价值及周亮工本人的金石作品,相关论文主要有谢凌《周亮工及其赖古堂印谱》等。

(三)以文学家身份为切入点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考察周亮工的文学观以及他的尺牍小品创作。《清代文学批评史》和《河南文学史》专节分析周亮工的文论,肯定了他不废“分”更要求“合”,反对泥守一派,主张多种流派共存;作诗“自道性情为主”等观点。《河南文学史》还详细分析了周亮工关于文学构思提出的两个观点:“静密说”和退密说。陆萼庭《清代戏曲家考略·周栎园论曲》一文,通过周亮工的一篇尺牍、《书影》中一条评论以及为《扬州梦》一剧所做的序的分析,认为周亮工提倡的是元曲风味,推崇“案头之作”。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一书,专节讨论了周亮工的尺牍文,认为这类作品真正反映周亮工的性情,同时隐现着周亮工对于仕清选择的追悔。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及谭邦和《中国书信体文学史论略》一文同样提及了周亮工的尺牍

^①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889页。

小品创作。此外，武影《《禾黍悲歌千古泪，乾坤俯仰一吟身——论清初遗民诗人吴嘉纪及其诗歌》及张克伟《论泰州王门学派诗人吴嘉纪及其诗作》在评论吴嘉纪的诗歌创作时，涉及了周亮工与吴嘉纪的交游。

（四）其他 陆林老师《周亮工参与刊刻金圣叹批评〈水浒〉、古文考论》，在钩稽古籍的基础上从周亮工与金圣叹交往的可能性、周亮工对金圣叹的态度等几方面，周密论证了周亮工曾经刊刻金圣叹的批评《水浒》和《天下才子必读书》。陈三第《阅读周亮工》一文，以周亮工一生经历为线索，探讨了周亮工仕清的原因，从他的诗作分析周亮工仕清后追悔的心情。雒宏茹《周亮工晚年焚书心迹考略》一文，对周亮工晚年焚书的行为追根探源，提出他焚书的原因是理想失落后感慨所激。王宪明《周亮工与王荪》一文，则记录了周亮工与王荪在潍县共同抗清的一段患难情缘。马舒《周亮工及其〈闽茶曲〉》和陈陶然《茶人风味周亮工》两篇论文，前者评论了周亮工和福建茶叶的关系，后者将周亮工的个性和茶叶的特性联系起来，认为周亮工有茶人品格。

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无人对周亮工进行系统研究，为周亮工延誉扬名，他自己也引为自豪的诗歌创作更是无人问津。同时现有的成果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周亮工的书画鉴赏以及论证周亮工对于自己仕清行为追悔两方面。《清代文学批评史》、《河南文学史》两书虽设立专节，考察周亮工的文论，但和周亮工连篇累牍的文学评论相比，研究力度仍然不够。其他少数几篇谈论周亮工的文论和尺牍创作的论文也是泛泛而论，并不深入。

本文在借鉴前辈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周亮工及其诗歌进行系统研究，旨在全面开掘二者的文化和文学价值。

第一章 周亮工生平研究

周亮工（1612—1672），明万历四十年壬子四月初七日（1612年5月7日）生于金陵状元境，清康熙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1672年7月17日）卒于南京。他五岁启蒙，八岁能朗朗诵经，^①是个早慧的孩子。明天启三年（1623），11岁的周亮工随父周文炜任到浙江，泛西湖，游五泄，与陈洪绶等名士交游，^②这更开阔了他的胸襟。周父文炜虽只任诸暨主簿微职，却能“凡事不便于民者，力争于令，必得当，然后已”。^③他为了维护庶民利益与上司抗争，因而为上司不容，两年后即左迁王府官，^④文炜不堪其辱，加上“会母丧过哀，竟以病弃官，家金陵”。^⑤回到南京后，周亮工在从师读书之余广交朋友，与高阜、罗耀、盛于斯等切磋学问文章，并于明崇祯三年（1630）参加了吴骥在南京高座寺创立的“星社”，同志之人还有余姚黄宗羲、桐城吴道凝、苏州林云凤等。

按照当时的惯例，南北闈试各招收本籍士子，周亮工的开封籍贯成了他科举途中的巨大绊脚石，使他“屡与试事，咸以北籍不得入院。”^⑥崇祯五年（1632），亮工随父亲去河南开封探望长姊，并于次年设馆于祥符孝廉张民表家，前后共计八年。

崇祯十二年（1639），周亮工乡试中举，明年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成第三甲进士，十四年（1641）授山东莱州府潍县令。崇祯十五年（1642），清将领阿巴泰率军南下，围攻潍县。亮工克尽厥职，带领军民力守，保全危城。崇祯十七年（1644），以廉卓擢浙江道试御史，但还未就职，李自成大军攻克京师，明朝灭亡。亮工间道南奔，从明福王朱由崧于江宁。周亮工原是愿意为南明政权服务的，可是“锦衣冯可宗诬公从贼，罗织下镇抚狱。讯无左验，复公官。马阮又欲公劾刘公宗周，始肯补用，公笑谢之。”^⑦在目睹和亲历了弘光政权的腐败不堪后，亮工毅然离职，隐居在南京郊外牛首山。

^① 周在浚，《年谱》，《赖古堂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902页。

^② 同上。

^③ [清]陈澧声修；[清]蒋鸿藻纂，[光绪]《诸暨县志》卷二十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州县志辑第41册），上海书店等，1993，第391页。

^④ 周在浚，《年谱》，第903页。

^⑤ 董以宁，《坦然先生传》，《董文友文选》卷十三（《四库未收书辑刊》7辑24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588页。

^⑥ 周在浚，《年谱》，第905页。

^⑦ 同上，第909—910页。

清顺治二年（1645），豫亲王多铎兵下江南，亮工谐军门降，授两淮盐运使。三年（1646），调淮扬海防道兵备参政。四年（1647），周亮工被擢为福建按察使，是年秋天，由浙江经赣从杉关入闽，先抵光泽，因道路受阻，于初冬十月抵邵武，在邵武凡八月。在邵武他计诛叛将熊在法、秦登虎三千人马，声名大振。五年（1648）夏到达省会福州，以按察使兼摄兵备、督学、海防。顺治六年（1649）升任福建右布政使。七年（1650），他代理汀南道，至则恩威并用，迅速平定了上杭以曾省为首的地方武装力量。八年（1651），亮工单骑招抚叛帅耿虎。九年（1652），郑成功率部进攻漳州，围城数月。亮工奉檄入漳，修缮城防，聚集军需，进行抵抗，最终围解。十年（1653），升为左布政使。十一年（1654）擢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奉调入京。

周亮工受到提拔，对当朝很是感戴，到京后就上章言事，提出进一步平定福建的方策。他的韬略很受顺治皇帝的赏识，顺治十二年（1655），又升任户部总督钱法右侍郎。但是，在这一年的七月，新任浙闽总督佟岱对他进行弹劾，阻断了他的晋升。奏上，是年十一月，亮工革职，赴闽对质。对被参劾的罪名，亮工坚执不认。这场官司几经反复，波及多方，形成两派，拖延六年不决。顺治十七年（1660），顺治钦定：原应立斩籍没，减等，改徙宁古塔。但还未成行，又被赦释放。

康熙元年（1662），亮工因在福建的防守之功，起补青州海防道。五年（1666），迁江南江安督粮道。六年（1667），代理新设安徽布政事，不久篆江宁粮署。八年（1669），漕运总督帅颜保以纵役、侵扣等罪弹劾周亮工，他再次被革职下狱，论绞。明年遇赦得释。两次遭劾论死，周亮工尝够了宦海浮沉的滋味，被释后便畅游山河，舒解多年来患难鞅掌的郁结。康熙十一年（1672），周亮工病逝金陵，得年六十一。

周亮工是清初颇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关于他的生平传记资料，笔者所见甚多。如《清史稿》、《清史列传》、《碑传集》等常见书中均录其生平小传，二十四卷本《赖古堂集》后也附录其大量的墓志铭，再加上其子周在浚为他编写的年谱，他生平的大致轮廓是清晰的。但是，在周亮工生平的一些细节问题上，仍然需要稽考古籍，以进一步明确。同时，笔者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聊补其生平资料之阙。

第一节 周亮工家世考

周亮工的家世，历来研究者均无涉及。而他的谱系资料，至今也未发现，因此，要尽可能详尽地考证其家世，相对可靠的依据便是周亮工及其子女的相关叙述。

周亮工在《觉庵兄六十序》中自叙道：“予方少，则闻宗族中言予族始自金陵。始祖宋进士匡公，世居白下金沙井，后参抚州军事，留居治所，亦名沙井。”^①这段自报家门的叙述很粗疏，周亮工仅仅交了自己的始祖是宋进士，原居地为金陵金沙井，后因任职，迁居到江西抚州，定居在一个名叫沙井的地方。

幸运的是，其子周在浚在《行述》中则为父亲的这段话作了注脚，将自己家世交代得更细致：

先世自始祖宋进士匡公世居白下金沙井，后以参抚州军事留居治所，已徙抚州之金溪藤山，又徙戍源。传至乡贡进士兰十一公，遂定居柘下。至高祖石四公生珀十一公，珀十一公生琥二十四前山公讳庭槐，为不孝孤曾大父，以先伯祖文卿公封文林郎鸿胪寺序班。前山公游大梁，遂家焉。娶喻太夫人生三子，长即先封公，诰封嘉议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如山公。娶明故胙城王^王公女朱太淑人，复居白下，遂生先大夫。……先封公生先大夫及先叔父靖公太学公伯仲二人……（先大夫）有一原配冯淑人，故太学冯公育民女，溧水县知县派鲁妹，生六子。长不孝孤在浚……次在扬……次在延……次在建……次在都……次在青……女六人……^②

根据这段的文字，可以大致梳理出周亮工的家世。再结合周亮工《祭靖公弟文》中对自己父母所出情况的交待：“父母生我同胞兄弟姊妹六人。第三妹先没，二姊亦继亡去。去岁春，老孀姊又以七十病卒矣。今弟又云亡，四妹远在汴上”，^③进一步明确了周亮工这一辈的大概情况。

虽然周亮工家族的谱系资料没有发现，但是，据《觉庵兄六十序》中“（余）乃出于家谱牒与之质”^④这句话，可以知道他本人藏有家族谱。因此，周亮工本人和其子对自己的家世的介绍应该是基本准确的。但是在一个细节上面，周亮工和周在浚的叙述有小小的失误。

^① 《觉庵兄六十序》，《赖古堂集》卷十六，第639页。

^② 周在浚，《行述》，《赖古堂集》附录，第1015—1016页。

^③ 《祭靖公弟文》，《赖古堂集》卷二十四，第892页。

^④ 《觉庵兄六十序》，《赖古堂集》卷十六，第640页。

笔者于上海图书馆所见《中湘周氏雍和族谱》，这一周姓支脉其始祖也是匡公。“周始祖匡公来自金陵，析临川，析站坪，析沙井，析金溪之庄上”，^①并且“僖宗中和甲辰，公二十四岁任江西抚州通事，官寓府之城东沙井巷末”，后“殖产金溪，遂家庄上”^②。而所任之官，也同样是武职，^③并且他的葬处“归政乡二都珠塘之官城”^④与周亮工金溪县归政乡十都栎林人^⑤的籍贯基本吻合，综上，基本可得出二者出自同一源头的结论。

为了便于比较，现将周亮工父子笔下始祖匡公的情况与《中湘周氏雍和族谱》（简称“雍和”）关于始祖匡公的记载浓缩为简明的图表（详见下表）：

比较项目	周氏父子记载	雍和
姓 名	周匡	周匡
原 籍	金陵	金陵
生活时期	宋	唐僖宗中和年间
所获功名	进士	不详
仕宦之地	江西抚州	江西抚州
仕宦居地	沙井	沙井
所任之官	参抚州军事	抚州通事
所葬之处	不详	归政乡二都珠塘之官城
子孙后代居处	金溪麻山、戌源、栎下	临川、站坪、沙井、金溪之庄上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比较对象姓名、仕宦之地、仕宦居处、子孙后代居处等几个最重要的方面情况基本一致，惟有关于他们生活时期的记载相矛盾。笔者以为，在未发现周亮工谱系资料的情况下，《中湘周氏雍和族谱》的对周氏先祖匡公的记载更为可靠，理由有三：其一，据周亮工父子二人的叙述，他们的始祖是宋进士匡公，因参抚州军事从金陵迁徙到金溪。但是，笔者翻阅数种记载有宋代抚州武职人员名录的方志，均未见到匡公的名字，也未见到与周氏父子叙述相近的人物。反而推之，由于所见方志职官的记载始于宋代，那么就存

^① [湘潭]《中湘周氏雍和族谱》卷二，光绪三十年（1904）思永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 同上，卷五《金溪源流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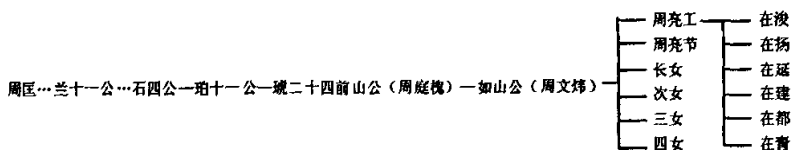
^③ 同上，周亮，卷二《金溪旧序》。

^④ 同上，卷五《金溪源流表》。

^⑤ [乾隆]《（金溪县志）》（《故宫珍本丛刊》第113册），海南出版社，2000，第175页。

在《中湘周氏雍和族谱》所称周氏始祖唐僖宗中和年间任抚州通事的可能性。其二，周亮工虽然宣称“乃出予家谱牒与（觉庵）质，无不符合”。从表面上看，其自藏的家谱与同宗之人所有的谱牒的记录是吻合的，但是据这个同宗者的叙述：“家世自始祖潜山公仕元，居金陵金沙井……”^①，从这段文字来看，同宗之人的家谱对祖辈的溯源是从元代开始，二者所藏谱牒相吻合的记录也当是从元代开始。因此，即便是周亮工家族资料上面有关于始祖周匡的记载，也无法与同宗之人的谱牒对照以判断其真实性。其三，虽然周亮工自称其家藏有谱牒，但是从《觉庵兄六十序》来看，他称“予生平未尝与人合族”，合族即聚合族人，序以昭穆，按血缘的秩序组织管理宗族之意，同时他坦白地承认，关于自己始祖的情况的了解也只是来自“少年时闻宗族中言”，^②可见他家藏谱牒上所载可能并没有始祖的资料，他对自己始祖情况的了解仅仅只是通过从族人口中听来而已，道听途说，不可尽信。而《中湘周氏雍和族谱》载有乌寮氏写于宋绍定壬辰（1232）五月的《金溪旧序》^③，看来这份谱牒对始祖的介绍参见了更权威的宋代旧谱或者是继承了旧谱的说法，其可信程度更高。因此，愚以为，周亮工的始祖匡公的资料，应该采用《中湘周氏雍和族谱》的说法：“始祖匡，字大第，江宁人。生唐武宗辛酉，僖宗中和甲辰公二十四岁任江西抚州通事，官寓抚之城东沙井巷末。唐天祐五年卒，寿六十有八。葬归政乡二都珠塘之官城。”^④

综合目前掌握的材料，周亮工家族的沿革的大致情况可以描述如下：



第二节 周亮工改名考

周亮工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和所有文人一样，他有许多字号。据《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的著录，计有伯安、笠僧、陶庵、减斋、鍼斋、鍼斋、谏工、瞿公、褒庵、栝老、栝园、长眉公、栝下生、栝下先生等十三个。^⑤而笔

^① 《觉庵兄六十序》，《赖古堂集》卷十六，第640页。

^② 同上，第639页。

^③ 乌寮氏，《金溪旧序》，[湘潭]《中湘周氏雍和族谱》卷二。

^④ 同上，卷五《金溪源流表》。

^⑤ 杨廷福、杨同甫编，《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096页。

者在阅读其作品的过程中，发现他曾用过两个别名，即周亮和周圻。

一、从周亮到周亮工

周亮工第一次改名发生时间在其青年时代。据周本人诗题《仪封曹白公进士冠时，梦予过访，自称今名。时白公实不知大梁有予，而予时亦非二字名。越五年，始从乡牒中得予姓字。又二十年，始过白门，以诗述其事，命舍弟相寄。贱子易名，鬼神乃逆知于数载之前，诚异事也。赋此以答白公》，^①可知其曾为单名，而亮工是后改的名。那他最初名什么呢？

四库馆臣对《印人传》所做提要称：“……亮工本名亮，字元亮，号栎园，又号减斋，祥符人。”^②那么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呢？

考周亮工《孙北海夫子为亮买田》一诗，他自称为“亮”^③。根据古人的习惯，晚辈对长辈或者卑者对尊者甚至但凡涉及自称，往往自称其名。他应该自称为“亮工”才符合一般的情况。《赖古堂集》中，有《十八兄开也，左右亮工患难数年于外。己亥七夕为兄六十初度，亮工在请室不能相祝。越三年辛丑，亮工南还。又一年兄始别予还里。予始和诸君子诗为兄寿，欣感交集，望始不及此矣》，^④周亮工在面对自己的兄长时就自称“亮工”。诸如此类的例子在《赖古堂集》中十分普遍，如《祭靖公弟文》中有“亮工弟靖公”^⑤；《书丙申入闽图后》中有“岁甲午秋亮工……佟公疏言亮工在闽不法……遣亮工复入闽”^⑥等等。据此，可推知周亮工是习惯称自己为“亮工”的。而《孙北海夫子为亮买田》作于他改名之前，因此才会称自己为“亮”。那么，他是什么时候改名亮工的呢？

据《年谱》，“甲戌二十三岁，祥符令北平孙公承泽……捐金为公置田”^⑦条，可知孙承泽为周亮工买田事发生在崇祯甲戌年，即1634年。其时他二十三岁，依然名为周亮。同时笔者发现，在唯一使用亮工这个名字前的一段时间内，“亮工”这一双名与“亮”这一单名有一段并行时期。此非妄言。

《原圃集一卷塞庵诗一续一卷二续一卷三续一卷》是周亮工为恩师张民表

^①《赖古堂集》卷八，第396页。

^②周亮工，《印人传》（《故宫珍本丛刊》第342册），第1页。

^③《赖古堂集》卷三，第166页。

^④同上，卷十，第457页。

^⑤同上，卷二十四，第888页。

^⑥《赖古堂集》卷二十一，第799页。

^⑦周在浚，《年谱》，《赖古堂集》附录，第906页。

刊刻的诗别集。《原圃集》标题下，标著着“中牟张民表法幢著，门人周亮工元亮、男允集子顾重辑”。^①同书《张林宗先生诗三续》卷末，也有周亮工做的一个题识，落款为“栎园周亮工”，^②但在《塞庵诗二续》标题下记的是“门人周亮栎园”。^③据张允集《塞庵诗二续》跋，“今年乙酉，栎园师过海陵，……因搜得此帙”，^④可见该书刊刻的具体时间为顺治乙酉年，即1645年。另，《列朝诗集小传·阮征士汉闻》条，“（太冲）门人张昌祚抱其遗集，避寇南下，……浚仪周亮为之叙，刻于广陵。”^⑤按，周亮工顺治二年（1645）刊行过阮汉闻的集子（具体论述见第三章）。这个浚仪周亮当为周亮工。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在改名后有一个阶段，周亮与周亮工两个名字是同时使用的。但是在正式严肃的场合中，他使用的是“亮工”这个新名字。因此，在与科举相关的记载中，无一例外留下的是周亮工这个名字。金榜题名和官运亨通对于读书人来说无疑是光耀门楣的大喜事，方志等记录其参加科举考试时所用的名字应该不会有误。再加上唱和曹之锦的诗作于他改名二十几年后，周亮工对自己改名的具体时间的记忆可能有误。综合目前掌握的材料，笔者大致推断出周亮工改名的时间是在孙承泽为其买田，到他参加河南崇祯十二年（1639）己卯乡试的这段时间内，即1634年至1639年。

二、周圻：被用为化名的谱名

《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十二卷二选藏弃集十六卷三选结邻集十六卷》是周亮工名下的赖古堂刊刻的一部名人书信选，由其子周在浚、亮节子周在梁和其密友高阜、罗耀选编评点。

读过《尺牍新钞》，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这本书中收有周在浚、高阜、罗耀以及许多与周亮工有交游的人的书信，也录有亮工父文炜、幼弟亮节与人的通信，甚至还辑了周亮工友人写给他的信，却偏偏没有周亮工写给别人的信。

但是，再翻阅《赖古堂集》，发现其中收录的周亮工的尺牍，在这部尺牍选集中全部都归入了一个名叫周圻的人名下。难道周圻是周亮工的另一个名

^① 张民表，《原圃集一卷塞庵诗一续一卷二续一卷三续一卷》（《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3册），第12页。

^② 同上，第43页。

^③ 同上，第34页。

^④ 同上，第35页。

^⑤ 钱谦益，《阮征士汉闻》，《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643页。

字？一个大胆的假设产生了。再对《尺牍新钞》中署名周圻的信件进行考察，笔者以为周圻确为亮工所用化名，理由如下：

- (1) 周圻“百安，河南籍祥符籍江西金溪人，尝实堂集”^①而周亮工“先世有仕江西者，因家金溪。后迁江宁，其自江宁再迁河南，则自公大父始也，故公遂为祥符人。”^②二人籍贯相同。
- (2) 周圻通信的主要对象有胡玉昆、高阜、罗耀、吴宗信、林嗣环等人。众所周知，这些人均为亮工密友。
- (3) 从周圻的通信内容看，他曾经在福建为官（《与高康生》），驻扎过杭川、邵武等地（《与高康生》），擅长金石印章（《与黄济叔论印章》等）、绘画（《与倪闇公》、《与胡元润论画》等）、诗文（《与友人论诗书》、《复杭川刘生丽兼等》），这样的人生经历及兴趣爱好与亮工惊人相似。
- (4) 周圻的信件中《与长乐同年郭莲峰》一信是与《闽小纪》中《长乐瓜果》内容基本相同。现将二者分别著录于下：

公瓜荔相誇皆珂里上品，最中予嗜。但予更有請焉，欲求荔大如瓜，瓜甜于荔。^③

余笑謂友人：‘向欲望荔大如瓜，今但望此君大如荔子，吾事足矣。’^④

另，《与宋轶文学宪》一信中评论江瑶柱的文字与周亮工《闽小纪》中《江瑶柱》基本相同。除以上所举的例证外，署名周圻的信件内容与周亮工《书影》、《闽小纪》、《赖古堂集》中相关记载一致之处颇多，恕不赘述。

当然，最重要的证据依然是《赖古堂集》中收录的周亮工尺牍在《尺牍新钞》中归到周圻名下这个事实。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得出周圻就是周亮工的结论。但是，周圻当非周亮工公开使用的名字。据周在浚《行述》称“先大夫行圻三十七，讳某字元亮号栢园又号减斋”，^⑤也就是说，周亮工在家族的排行是三十七，名圻。另，《赖古堂印

^① 周在浚等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十二卷二选藏弃集十六卷三选结邻集十六卷·结邻集》卷十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6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721页。

^② 林佶，《名宦户部右侍郎周公亮工传》，《碑传集》卷十，上海书店，1988，第225页。

^③ 周在浚等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十二卷二选藏弃集十六卷三选结邻集十六卷·结邻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6册）卷十三，第726页。

^④ 周亮工，《闽小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28页。

^⑤ 周在浚，《行述》，《赖古堂集》附录，第1015页。

谱》所收周氏家族印信，内中有一枚为“圻三七公第五子锦八十六在青印”，^①而周在青正是周亮工第五个儿子，他尊父亲为“圻三七公”，自己为“锦八十六”，父亲是土字旁的“圻”，儿子则为金字旁的“锦”，符合谱名的取名规则常常虑五行的因素的特征。此外，《印谱》一书另收当为周亮工所有的“栎下周圻三十七”^②一印。综合以上几则材料，可见周圻这个名字，应该是周亮工的谱名或者是族名，即他在家谱中所用的名字。

三、亮工与周圻：两种心态

“名者，序长幼，辩贵贱，别嫌疑，礼之大者也”，^③古人对于如何命名十分讲究。“名只能有一个，因为是祖父或者父亲所定，一般都是终身不变。”^④周亮工却改过名；“坐不改姓，行不改名”的观念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周亮工在刊刻自己作品的时候却使用了周圻这个基本不为人所知的谱名。这两次举动，虽然现在还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其动机，但是“研究一个人的历史，如需借助于名字，则家长所命，可证其身世；自己所命，可知其内心活动；群众所命，可明其社会声价，这三个来路最有用。”^⑤再联系到周亮工有《字触》一书，专记他为人解字以消灾祈福之事，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改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将某字改为另一字的事情，其中应蕴含着某些思想情感。顺着这样的思路，再来看待周亮工改名的缘由，笔者以为，改名“亮工”和采用周圻这个谱名其实是他青年和晚年时期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的反映。

“亮工，谓辅佐天子以立天下之功。语本《书·舜典》：‘钦哉，惟时亮天功。’孔传：各尽其职，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⑥看来，亮工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并不是周亮工随兴所取。

另外，通过查阅古籍，笔者发现“亮工”这个词在古人的著作时常与“熙绩”连用。如“凡典谟中所记钦天授时，知人安民，亮工熙绩诸务何一不从执中流出者乎？”^⑦又如“董正治官乃大备亮工熙绩”^⑧等。由此可见，在古人的观念

^① 周亮工编，《赖古堂印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24页。

^② 同上，第132页。

^③ 唐甄，《潜书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447页。

^④ 袁庭栋，《古人称谓漫谈》，中华书局，1994，第27页。

^⑤ (马来西亚)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第99页。

^⑥ 《汉语大词典》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第367页。

^⑦ 福清，《乐善堂集跋》，《皇清文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449页。

^⑧ 《御制诗集》四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6册），第1308页。

里面，“亮工”并非两个单音节词意义的简单迭加，而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用法。亮工者，大功也。

从相关的资料看，在改名“亮工”到因闽事下狱前，周亮工的确是胸怀建功立业大志的。“公尝言年二十三时，……每当夜阑人静，孤灯独照，布衾如铁，念两亲在白下身已老，大无所成立，不觉掷书长痛，辗转无可奈何，复拭眼泪读，日复如是。”^①可见其时求功名进取心切之一斑。入仕后，周亮工在明或在清为官都兢兢业业，历官之地的方志俱录其入《名宦传》中。如乾隆《潍县志》载“周亮工字元亮，……民爱之如父母。”^②福建也为他修建报恩祠于凤石坊，又祀之于诗话楼，以抱其平冠全城之功。这一切都表明周亮工下狱前，对事功文学等各个方面有极大的热情，确实不负亮工之名。这种建功立业的心态，或者与他明亡后仕清的选择有莫大的关系。

如果说年轻时的周亮出于汲汲于功名的热情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含有丰功伟绩意义的亮工，那么晚年的周亮工在刊刻自己某些作品时，用周圻这个基本不为外人所知的谱名取代众所周知的亮工，则是出自一种掩人耳目和避祸的需要。

这种说法并非无稽之谈。《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十二卷二选藏弃集十六卷三选结邻集十六卷》分三次选集。《尺牍新钞》刊刻于康熙元年（1662），《藏弃集》刊刻于康熙六年（1667），《结邻集》刊于康熙九年（1670）。在《尺牍新钞》问世的康熙元年（1662），周亮工刚刚从“自闽内调，被迫控贪酷罪”，^③并曾一度下狱论死的惊恐中恢复过来，时任青州海防道之官。经过了六年漫长官司和宦海磨难的周亮工在行事上必定有所收敛。此书为书信集，虽然其中所收他与朋友的通信均在大谈特谈书法、绘画、印章、诗歌，基本未涉及国事政务。但是当朝对官员，尤其是在江南地区任职的官员明察暗访频繁。如曹雪芹祖父曹寅在任江南织造一官时，就兼有报告江南地区官员动态的职责，康熙皇帝的启蒙老师熊履端解职归乡后，康熙也一再下令监察其在家的动向，曹寅则密告“熊履端在家，不曾远出，……因其不与交游，不能知其底蕴。”^④再加上

^① 周在浚，《年谱》，《赖古堂集》附录，第1002页。

^② [清]张耀壁总裁、王诵芬等纂，《乾隆》《潍县志》卷三《名宦》（《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三八八号），第379页。

^③ 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702页。

^④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的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第65页。

周亮工本人也有过“上章言闽事，报可。又密有所建白”^①的经历，同时也亲历过“（闽督）雕琢刺求，造作飞条以上”^②之苦。

在这样的经历和时代氛围下，周亮工在与朋友通信或者刊刻书籍时必然会考虑到自己是在职之官，且因闽事树敌不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再致囹圄之苦，他谨慎地选择周圻这个谱名代替自己的常用名。而《赖古堂集》最早刊刻于康熙十四年（1675），此时距周亮工谢世已有三年时间。当朝对一个已经去世三年的旧臣的关注不会太多。刊刻该书的周在浚所任不过是太原府经历这样的小官。更重要的是，在刊刻《赖古堂集》的时候，周亮工的作品经过“已酉宦江南，……一夕中有所感尽取焚之，并旧所梨枣亦付一炬”^③的灾难。考虑到尽量搜集父亲“尚存敝箴”^④之书的需要，周在浚并没有父亲那么多的顾虑，且书信中也确无犯忌之处，因此他就大胆地将《尺牋新钞》中归入周圻名下的书信完璧归赵，还于原主周亮工，载入《赖古堂集》中。正是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知道周亮工除了记录于传状中的众多别号之外，还有一个谱名周圻，这个名字仅在他与朋友通信或刊刻自己某些作品时用，其目的是掩人耳目。

再考察周亮工所有之赖古堂在刊刻《尺牋新钞》的时候，将自己所有的信件的署上基本不为外人所知的谱名，并取字百安的原因，可以发现“圻”主要两个意思：广大无际，通“垠”和曲岸，通“碕”。依据古人取字与名一般为同义或者反义的原则，他又将表字取为百安，则应是百事平安之意。由此可见采用谱名并取字百安是在宦海沉浮过后，周亮工企望过上一种平和安详的晚年生活的心态的一种折射。

人名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特有事物，不仅仅纯粹是语言现象，它同人的行为、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等的关系十分密切。青年时代的周亮工意气风发，希望建下“辅佐天子以立天下之功”，将自己的单名“亮”改为“亮工”；晚年的周亮工希望过上“百安”的生活，出于一种避祸和掩人耳目的心态，将自己的某些作品署上不为外人所知的谱名，这样的举动都并非单纯的文字游戏，它寄寓着周亮工不同阶段的人生理想，折射出他从年轻时汲汲功名利禄追求“亮工”到希图过上“百安”生活的心理大逆转。

^① 姜宸英，《江南粮储参议道前户部右侍郎栢园周公墓碣铭》，《碑传集》卷十，第240页。

^② 钱陆灿，《墓志铭》，《赖古堂集》附录，第927页。

^③ 周在浚，《赖古堂集凡例》，《赖古堂集》卷首，第25页。

^④ 同上。

第三节 周亮工下狱始末初探

一、在闽“贪酷案”

入清后，周亮工凭借自己的才能干绩一路青云直上，在顺治十二年（1655），他擢升户部总督钱法右侍郎，达到了一生事业的巅峰。正在他春风得意之际，同年七月，被新任闽浙总督佟岱参奏弹劾“欺君虐民，大贪极恶”^①等四十款罪名，于是年十一月革职赴闽质审，从此阻断了他的晋升之路。这场官司拖延六年（1655—1660）之久，迟迟未决。攻之者云其有，辨之者云其无，而且牵涉面也很广。由于前后谳词不一，在闽在京反复审理，牵连所及近千人，不但被告、原告及有关证人受审查，连在福建为周亮工平反的司法人员，如有关州府的司理等，也被押送至京师对质审查。据周亮工自述“第念频年对簿，株连瓜蔓者何止千人！为老臣拷掠垂毙者百数十人矣；为老臣毙三木下者，十余人矣；有司白臣冤，道死者一人，庾死者二人，余皆濒死数矣……。”^②可见这个事件对周亮工来言，是一生命运和前途的转捩点。虽然康熙帝即位后，诏谕：“周亮工被劾原案既多属于虚”，^③将此狱事盖棺定论为冤案。但是，关于这场让周亮工命运发生巨变的官司，现有的研究成果都只是笼统地说佟岱以“贪酷罪”参劾周亮工，^④并未提供详明资料将官司内容具体化。这让周亮工因何而入狱论死的确切原因迷雾重重。

笔者在翻检明清之际史料的过程中，机缘所致，发现了一些客观可靠的史实，对弄清导致周亮工被参“贪酷”的具体情况应当有所帮助。

周亮工被逮入狱的缘由据官方正史记载为：按察使田起龙等据佐证定谳，谓亮工得赃四万余两，应拟斩、籍没。^⑤

笔者翻检《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时，在《顺治郑氏史料续辑·郑氏史料续编卷八·刑部残题本》中找到了刑部审讯周亮工及该案相关人员的几则材料，虽然残损不全，但毕竟是官方档案，对于全面了解这场案件始末有极大的帮助，因此将相关段落全文征引如下：

^①《清实录》第3册，卷九十一，《世祖章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6，第718页。

^②陈维崧，《赠周栎园先生序》，《碑传集》卷十，第242页。

^③蔡冠洛，《清代七百名名人传》第一编，中国书店，1984，第31页。

^④雒宏茹，《周亮工晚年焚书心迹略考》，《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第2期，第15—19页。

^⑤王钟翰编著，《清史列传第20册，《贰臣传乙》，中华书局，1987，第6574页。

（上缺）家中原有倭缎八疋，因无盘费，小厮王一携出外卖银四十八两。二审、三审时亦照此供。第四审时，据帅登供：你到漳有书帖与王总兵，要买巩花缎十二疋、哆啰绒二丈。登为办送，价未给发。缎每疋价银八两，哆啰呢每丈六十两，共计二百一十两。第五审时供：缎二十疋、猩猩毡二丈，价银二百八十两，有你稍去副启、图书、名帖。按察司会审，帅登供：缎二十疋、猩猩毡二丈，共值银四百两，价未给发是实。你口供又称：曾向送公文与王总兵的人说，若有倭缎，可买带来。去的人买帅登四疋倭缎带来，不曾面帅登，亦不曾认识等语。帅登口供又称：卖倭缎八疋，系你家人卖了。我等原俱系江西人，互相通问。后有书一封，并稍银二十两，叫织倭缎二十疋，故此织倭缎送去等语。你们二人口供各相参差。据此，你发书勒叫织倭缎，后为帅登说情俱是实。从实供来。据周亮工供称：帅登系江西奉新县人，他弟兄有几人系进士。我系江西抚州府金溪县人，有祖在时，搬在河南开封府祥符县居住，我族中人也还在江西住。他们两家仍旧往来行走，因此帅登也知道我，我也知道帅登。我往漳州府去时，有帅登曾往广东去，原不曾在家里。□从漳州府回来，向送公文人说，若有倭缎□□□带来，止带买倭缎四疋。说帅登家人有八疋倭缎出卖，想是别人买去，我如何知道。四疋也是买，八疋也是买，若果然买了，就说买了。原发书一封、银二十两，收倭缎二十疋是实。后又与银一百四十两。帅登收银回书，问官取粘在原卷。参我原参说：帅登受贼赃银一千两，说我说情，不曾审此事等语，巡按赵如瑾纠参王邦俊本内称帅登过付银两等语，于十一年九月内来京，帅登之事系十二年春间具题，蒙部驳回审议几次，有部内卷案甚明，并不曾说叫买缎稍书与王邦俊，亦不曾替帅登说情。审帅登时，怕地方官刑夹，供办送倭缎并猩猩毡与我，并未给发价银，为何不供与他说情等情？随审帅登：查你原供，初审时你供差往广东潮州府调回云霄营溃散兵马，至十年四月内纔回家中，原有倭缎八疋，因无盘费，叫小厮王一携出外卖银四十八两。二审、三审时你也曾照此供相同。第四审时，你供周亮工到漳，有书帖与王总兵，要买巩花缎十二疋、猩猩毡二丈，你办送，价未给发，缎每疋价八两，猩猩毡每丈价六十两，共计二百一十六两。第五审时，你供缎二十疋、猩猩毡二丈，价银二百八十两，有周亮工稍的图书、名帖、副启。按察司会审时，你供缎二十疋、猩猩毡四丈，共价银四百两，未给价。种种供认甚明。周亮工口供又称，向送公文与王总兵的人说，有倭缎可买带来。去后将你卖的四疋倭缎买了带来，并不曾见面认识等语。你口供内有卖过八疋倭缎等语。

你等二人口供各相参差。周亮工口供也不曾见面认识。查发银二十两，稍书收倭缎二十疋，向你勒索猩猩毡、大珍珠、倭缎等物，后为你犯事求情，俱系是实。此外还送多少？从实供来。用刑夹问。据帅登供称：我从广东回来，我问八疋倭缎在那里。家人说，系周亮工衙门人买去，原不曾相会周亮工是实。王邦俊受赃一千两被参，说我系干证等语，有何求情处？地方官审时，我供叫送公文与王总兵的人稍书织倭缎，问官就写稍书与王总兵。因收银书在周亮工处，说无凭据。二十两银子怎买得二十疋倭缎，招内写尚短价。我当初原不曾照此供认。因纠劾的总督在那边，问官畏怕，必要合着原参，只管向我吓问所送的倭缎、猩猩毡。若不肯招认，就要刑夹。又见各款犯人有不肯招认者，必定用刑夹招方放夹。我原系取官，怎么受得刑夹？最怕妄供勒索。其倭缎系周亮工二次发银一百六十两织造的是实，并不曾勒索猩猩毡、大珍珠等物。周亮工亦不曾替我说情屈事。虽然夹死，如何妄供等情。随查周亮工令织造倭缎寄与帅登手书上写：特差役来银二十两，烦代定织倭缎二十疋，哆啰呢并为覓一、二丈，当即如价奉偿等语。查帅登回书上写：前蒙发来银二十两，于六月二十日付来人上缎十疋。嗣蒙老爷找给银一百四十两，今补缎一十疋。其哆啰呢，此间一时缺乏等语。

查三十款原卷，前该巡按赵如瑾原参漳州府副将王邦俊十五款内，有一款内开：叛逆杨世德家眷，在漳州府城中，从南楼盘穴系上系下，时与海寇往来。九年八月间，郑成功差李道寨民郑先赏银一千两并西瓜入城，着帅旗鼓传进等语。该地方官历审帅登，据供：李道、郑先皆诡名。馈千金并西瓜，当镇匪围之时，飞翼不能传进等语。该巡按成性疏称：王邦俊一案，历献多官，内有七款证佐俱无，其余八款有催船、并马料短价、开炉取息共赃三百二十二两，按律徒愆具题，奉旨刑部核拟具奏，钦此。该本部题覆王邦俊余粮短价、催船、并开炉取息等赃共二百二十二两，律杖一百，徒二年，折赎等因。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题，二十九日奉旨，王邦俊等依议等情。

第三十一款原参：本官署漳南道印，每点吏书一名不到，即责大茅板三十板，各役难受，每名馈进银六十两，即批免责。计屡次不到者百余人，约得免责银六千余两，洪中军缴进。该衙门吏书证缘由。随审据周亮工供称：九年十一月内去署漳州府道印，十年四月内回来情由，曾在二十九款内供过。彼时漳州府被贼围困八月有余，城内一石米值银五百两，人人相食。共饿死七十万人。我往漳州府

去时，经过二百余里，路上未见一人。到泉州府，有一人持杖到我跟前。我问他系何人。他说是书办。我又问他：你是来迎接的么？他说：我不是来迎接的，是逃出来的。听见你在此经过，特来叩见。我教他同我走。他说不能行。我派夫二名，装在筐内，抬着同我到府。查原吏书止有六、七人。彼时虽有行杖之人，岂能受得三十板？连三板亦不能受。道里衙门吏书，额数止设十六名。后安定时，其逃避之民归来，添足十六名额数。若果查点一次，吏书十六名即俱不到，向每名要银六十两，共该银九百余两，如何到得六千两？原参内开屡行查点，数次有不到者百余人，约得免责银六十两等语。查点道里衙门书办一次，即行封在衙内办事，不许出衙门，亦无屡次查点之例。就作原参屡查数次是实也罢，查点十六名，每人不到四、五次，共计百人，送银六千两。书办虽痴，查点一次不到，免责送银六十两，再查应当早来，为何退避送银六十两？看此款就知是虚等情。随审洪中军：周亮工署漳南道印时，查点吏书，如一名不到，即责大茅板三十板，各役难受，每名缴进银六十两，即批免责。计数次不到者百余人，约得免责银六千余两，你缴进周亮工，是何情由？据洪中军供称：我名是洪时卿，原是漳南道中军，于十二年十二月内，我升游击。周亮工署漳州道印时，事在贼困城之后。彼时饿死数万余人，衙役也有死的、逃的，止存四、五人。后地方稍戢，民渐安业，周亮工募民补足吏书、快手数目。且吏书查点一次，封在衙内办事，不准出门。周亮工不曾查点数次，有不到者百余人，约得免责银六千两，我转送与周亮工情由。地方官前审参次时，我供：我系一官，怎肯妄供？并无此情。至四审时，问官张知府向我说：你如何说得没有？若不招，就夹。我供：周亮工所受银两之事，又无吏书证见，凭何供招？仍然不招认。张知府与我纸笔说：如此，你即当写佟总督诬参字样来，将你呈详总督释放。我还不惧夹棍。且教我写是佟总督诬参的话。无奈因他等合原参审问，如何写得说不是的话。卑职无奈，妄供黄起洙等六人共银三百六十两。（缺五字）后又驳。至五审时，将我（缺九字）善、何德、又一谎名（缺十一字）名共一十二（缺十三字）会审时仍（下缺）^①

从征引史料看，此为刑部对周亮工为佟岱所参四十款罪名中第三十和三十一条罪状进行第七审时的文字记录。从残存的材料来看，周亮工被控贪污，主要由于以下两条罪名：第一，低价买进帅登巩花缎十二疋、哆啰绒二丈，向其勒要

^①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明清史料·己编》第5本，中华书局，1987，第958页—961页。

猩猩毡、大珍珠、倭缎等物，作为为其隐瞒曾贪污一千两罪行的回报；第二，周亮工署漳南道时，查点下属吏书，如一名不到，即挨三十大板。役夫为免受皮肉之苦，每人缴纳银子六十两，即免责。计数次不到者百余人，约得免责银六千余两，上交给周亮工。

从审讯的结果看，前款罪名的证人帅登承认自己的指认为伪证：“因纠劾的总督在那边，问官畏怕，必要合着原参，只管向我吓问所送的倭缎、猩猩毡。若不肯招认，就要刑夹。又见各款犯人有不肯招认者，必定用刑夹招方放夹。我原系职官，怎么受得刑夹？畏怕妄供勒索。”并且附上周亮工令织造倭缎寄与帅登的手书，进一步证明了此项罪名的莫须有。第二项罪名的证人洪时御也招认了自己在各方压力下捏造事实的情况：“无奈因他等合原参审问，如何写得说不是的话。卑职无奈，妄供黄起洙等六人共银三百六十两。”同时，周亮工本人也坚持不认所指罪名，并进行了合情合理的自我辩诉。

综上所述，控告周亮工这两款皆为莫须有之罪。但是，由于文档的残损，无缘见到刑部审讯周亮工文档的全貌，也无从得知这四十款罪名的全部内容以及公堂对簿的精彩过程，十分遗憾。

除了贪污外，佟岱还以“酷”的罪名弹劾周亮工。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清史稿》的记载，这项罪名的由来在于“亮工任按察司时，福建武举王国弼及贡生马际昌、穆古子、蔡秋浦、蔡开南、史东来等创立南社、西社、兰社，党类繁众，作奸犯科。亮工申请督、抚勘明定罪，勒石南台，列际昌及余党姓名。寻际昌、秋浦、国弼、开南四人毙于狱。是年五月，督臣佟岱抵任，际昌等亲属具牒辩冤。佟岱列亮工贪酷诸款以闻，命亮工回奏。”^①

这种说法与黄虞稷在《行状》中的叙述一致。黄称：“先生治闽时，锄豪滑逐贪残。如省会五头社之类，皆顽狡不逞辈，纵横乡曲，为良民害。先生捕治，悉毙之三木。而一时无赖子从军来者多求为假令，长肆其贪暴，先生悉驱而去之。其事虽度越寻常，实快人心。当事者因涂饰以为先生罪章，下闽中丞勘问。”^②

其实，周亮工严禁党社之举，并非肆意妄为。清世祖于顺治九年（1652）颁布了禁党社之令：“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

^① 王钟翰编著，《清史列传》第20册，《贰臣传乙》，第6574页。

^② 黄虞稷，《行状》，《赖古堂集》附录，第958页。

违者听提调官治罪。”^①而周亮工惩处马际昌等人的时间为顺治十年（1653）左右。周亮工按照禁令将这几个作奸犯科的生员下狱实为秉公办理，不应以“酷”诉之。^②

综合正史和私人传状中关于周亮工被控酷吏由来的叙述，可知其被参此罪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他严禁党社，同时驱除混入军队中的不法之徒引发相关人员的不满。周亮工离职后，当事者亲友辨诉于新任总督，最终以“贪酷”二罪被逮勘问。

二、江南“染粮”案

在遭遇了六年的反复质审，甚至一度有外徙、论斩的人生磨难之后，康熙元年（1662），周亮工因在福建的防守之功起任，补青州海防道。五年（1666），迁江南江安督粮道。六年（1667）代理新设安徽布政事，不久篆江宁粮署。八年（1669），漕运总督帅颜保以纵役侵扣等罪弹劾周亮工，他再次被革职下狱，论绞。明年遇赦得释。

周亮工此次下狱罢官，据其友人言是由于“任江南道，又诬染粮”。^③然而，究竟是被诬，抑或是确有此事，现存的客观性相对较强的史料均含糊其辞，语焉不详。

机缘所致，笔者翻检法若真的年谱时，发现了时任江南布政使的他在这场官司简要的叙述：“（戊申）是年正月，抵江南任。署司周公元亮不送交盘册。予集各役入署一月，自造册送周署司，请允用，印许之。……（己酉）清查二十余年各项未完钱粮。如已故前司徐为卿欠缎价万余，少司周欠米价数千。凡一切部件逐一清消，皆自捐处调剂而积件无遗矣。……总漕帅访取道员周元亮，予与臬司佟公以同官未能遽揭被参党同，应严黜，奉赦宥，而周公犹深衔之。”^④

在江南“染粮”案发前，法若真与周亮工私交不浅，“（周亮工）在潍时，合莱郡士为文社，首拔十六人，成进士者十二”，^⑤其中就有法若真。可以说，

^①《清高宗敕·学校七》，《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第5486页。

^② 笔者以为，严惩结社营私的生员虽为按章行事，但四人因此而丧生，周亮工之责不可推卸。但是，仅此即以“酷吏”诉之，罪名太甚。

^③ 钱陆灿，《赖古堂集序》，《赖古堂集》，第3页。

^④ 法若真编，法辉祖校定，《黄山年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727页—第730页。

^⑤ 黄虞稷，《行状》，《赖古堂集》附录，第969。

周亮工对法若真有知遇之恩。顺治戊子年（1648），法若真“典试福建”，^①再会周亮工，追忆往事，写下“北海推知己，东山卧布衣”^②之句，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在法若真出任江南布政使的康熙戊申（1668）年春天，还与亮工同游了嘉善寺。^③然而，江南“染粮”案发，影响了法若真与周亮工的关系，让周对他产生了误会。但法若真对周亮工感恩之心仍然未变，在《寄济南别驾周燕客》一诗下，法若真仍自注称：“少从太公元亮先生门下”。^④因此，晚年的法若真在自订年谱时，对于此事的叙述，应该是相对公正客观的。

在前引材料中，法若真称“（己酉）清查二十余年各项未完钱粮。如已故前司徐为卿欠缎价万余，少司周欠米价数千”。

对于前官徐为卿^⑤，由于已经去世，法若真语无禁忌。但为了避嫌和避讳，他隐去了同样短缺定额的少司的名。笔者以为，这个少司周即周亮工。此非妄言。周亮工时任（1669年）江南江安督粮道。“粮道掌通省粮储，统辖有司军卫，遴委领运随帮各官，责令各府清军官会同运弁、金选运军。兑竣，亲督到淮，不得委丞倅代押。如有军需紧要事件，须详明督抚、漕臣，方许委员代行其职务。”^⑥可见，粮道掌管粮食储备，是个实缺之官，然而所辖事务也很繁杂。“一切漕运钱粮尽归粮道而管。”^⑦看来只有担任粮道才有可能短欠库粮，周亮工符合这个条件。

其次，周亮工曾经担任过户部右侍郎，也称“少司农”，这个少司可能是少司农的简称。再加上法若真在这段引文前有一段描述，可为笔者观点的直接佐证“（戊申）是年正月，抵江南任。署司周公元亮不送交盘册。予集各役入署一月，自造册送周署司，请允用，印许之。”可见，法若真在所谓江南染粮案发前的头一年已经对周亮工所管钱粮摸了个底，所以才会有第二年“（己酉）清查二十余年各项未完钱粮。如已故前司徐为卿欠缎价万余，少司周欠米价数千”的说法。

^①《黄山年略》，第669页。

^②法若真，《周元亮署中》，《黄山诗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2册），齐鲁书社，1997，第225页。

^③《偕刘仁侯、杜子濂、周栎园、胡君玉游嘉善寺看雨中桃花，得一树桃花酒一杯句12首》，同上，第261页。

^④同上，第562页。

^⑤《江苏省通志稿》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职官志》卷十二，1999，第283页：“顺治 江南左布政使 徐为卿，十五年五月戊寅，自原浙江左布政使授。”

^⑥赵尔巽编，《清史稿》第13册，《志》九十七，《食货三》，中华书局，1977，第3576页。

^⑦《漕运全书》卷八（《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5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第191页。

因此，周亮工欠下米价数千，是法若真在清点库存粮储时发现的。同时，据法若真言，“凡一切部件逐一清消，皆自捐处调剂而积件无遗矣”，也就是说，周亮工在任内结清了定额，贪污一说，本不该成立。然而，这件事情却埋下了祸根，周亮工因此被帅颜保参劾，下狱论绞，这就是“染粮”案的由来之一。

在闽被诉“贪酷”，任江南江安督粮道被诉“染粮”，周亮工两次下狱，饱受牢狱之苦，当中的曲折对于平常人而言是无法想见的。细究这两场几乎让其遭受灭顶之灾的狱事的由来，其中所包含的因素也足称复杂。

“（周亮工）屡蹶屡起，由刘正宗恶之。当时满汉相倾，成为风气，亮工不死，属有天幸”。^①确如邓之诚先生所言，周亮工两次下狱，与清统治集团内部的满汉争权斗争及南北党争关系密切。

“在政治体制上，满洲统治者也带来了他们所习惯的满洲贵族议政制。在这个制度下，集中反映满足亲贵集团意志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朝最高中枢权力机构，它可以左右军国大政，汉臣是无权涉足的。清朝各要害部门的重要职官，……也大都由满八旗或汉军旗人担任。”^②一切因“首崇满洲”而引起的矛盾，便成为当时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

入清后，周亮工一直平步青云，“癸巳迁左方伯。本朝定鼎以来，汉人无为左辖者，有之至先大夫始。……甲午擢都察院副右都御史，方伯内召亦自先大夫始。……本朝汉人内召自尔始。”^③周亮工担任福建左布政使开了清朝汉人做一省左方伯的先例，违背了一省左布政使由满人任职的陈规，必然引发相关人员的不满。再看弹劾周亮工之人，“佟岱，汉军正蓝旗人”，^④帅颜保“隶满洲正黄旗”^⑤二人均属旗人。作为汉官，周亮工所作所为自然会引起他们加倍的关注，“贪酷案”、“染粮案”由此生发。

此外，周亮工与在福建联合弹劾他之人有私人恩怨。据《前侍郎栢园周公传》称：

先是教谕有饶姓者，素凶狡无赖，以非罪陷同列。公署督学时，斥辱之。

乃与两总兵陈公者据拾公事潜至京。伺总督某将出，贿托其左右，充幕下，日

夜言公短。盛言周某北来，装甚厚。公以省亲开封，取凤阳路骑行。而江抚亦

^①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八，第889页。

^② 韩恒煜，《陈名夏“南党”案述略》，《清史论丛》第七辑，中华书局，1986，第152页。

^③ 周在浚，《行述》，《赖古堂集》附录，第992页。

^④ 赵尔巽编，《清史稿》第32册，卷二百四十，《列传》二十七，第9542页。

^⑤ 赵尔巽编，《清史稿》第31册，卷二百三十二，《列传》十九，第9374页。

周姓，予告还，舟行牌有督察字，与总督遇淮上。总督意其为公也，比来即以饶罗织事诘，索可立得多金。至日暮，公手版竟不至。总督语饶，饶曰：‘固也。周某素桀骜，又自以左副都风宪体，不屑见公。’质明，江抚鼓吹扬帆北去矣。至是，总督益信饶。饶又度两总兵将迎境上，遂出为两总兵所遗总督金珠宝玩，致两总兵殷勤状。又言：“两总兵为周某所斥辱，至不比为人类。公至，两总兵赖以吐气矣。”总督愈不悻，曰：“我必须杀周某！”饶咋舌曰：“公谨言。周某黠多党，不急乘之则为反噬矣。”于是总督且惧且怒疏劾公。

⑩

引文中所称总督即佟岱，而两总兵则是时任福建泉州总兵官都督的马得功与浙江金华总官兵都督马进宝。据此，佟岱与周亮工结怨，是由于饶姓教谕的离间及一场误会。兼之周亮工入都后，上疏“所言闽事多不利于己”^⑪让佟岱对周亮工心生怨恨。而周亮工与马得功的恩怨，则起于“（马得功）常帅京口，越江陷扬民以盗者七姓。予时备兵于扬，力争之，民冤雪，得功坐是夺帅。”^⑫这段恩怨可以溯源到周亮工在顺治初任扬州兵备道时。至于周亮工与马进宝相齟齬，据亮工言，源自“浙帅马进宝以余晋副宪时欲与予姻。会余醉，掀髯曰：“渠安得如许子？女遇人乃辄得偶。”进宝憾入骨。”^⑬适逢对周亮工心存不满的佟岱升任浙闽总督，二马便与佟岱勾结起来，上疏罢黜周亮工。

另一方面，周亮工下狱与清初复杂的朋党争斗也当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依着自然的河流，区分中国为南北二部，南人与北人的名词因此也常被政治家提出。”^⑭的确，南与北，于士大夫阶层而言，常常是决定政见的一个重要标准。明末清初的官员们也不例外。当时上层官僚朋党结附现象颇为严重。“到了明朝覆亡之后，那一般的缙绅先生们，都摇尾乞怜，入仕了新朝。而清廷内部党争这件事，就因此而发生。但是在清朝未入关之前，他们满人里面也有党争的事情。……在清初的党争，我们可以分为顺治和康熙两个时期，在顺治时代，是南人与北人之争；康熙时代是南人与南人之争。……汉族的大臣，一方面勾

^⑪ 李煥章，《前侍郎栢园周公传》，《织水斋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8册），齐鲁书社，1997，第708页。

^⑫ 黄虞稷，《行状》，《赖古堂集》，第958页。

^⑬ 《祭毗陵吴伊若太翁文》，《赖古堂集》卷二十四，第877页。

^⑭ 同上。

^⑮ 吴晗，《南人与北人》，《吴晗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8，第329页。

结满族的大臣，一方面厚植自己的党羽。”^①

山东人冯铨，孙之獬，李若琳等人结成“北党”；江南人龚鼎孳、陈名夏、陈之遴等结成“南党”，其他汉族官员乃至少数满族勋贵也分别被裹挟进“南党”或者“北党”圈子里。所谓的南北两党彼此攻击，相互诋奏不已。陈名夏被处死，龚鼎孳连降十一级都是党争的直接结果。

周亮工的籍贯十分特别。“先世自始祖宋进士匡公世居白下金沙井，……徙抚州之金溪……前山公游大梁遂家焉”。^②也就是说，周亮工家族发源于南京，后迁居于江西金溪，到他的祖父时又定居在河南，占籍开封。因此周亮工也一般被认为是“河南祥符籍江西金溪人”。^③就地缘而论，南京或者江西，都属于南方，河南被划归为北方。因此，对周亮工而言，这样的籍贯归属就十分尴尬。一方面，周亮工与南党核心龚鼎孳等人交游频繁。另一方面，周亮工占籍处河南，同时又与辽东显赫的佟氏家族攀上了亲戚，他的第四个女儿“适巡抚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佟公国鼎子”。^④这将他置于南北党争的夹缝之中，其处境与唐朝诗人李商隐相类。

但是，从总的倾向上看，周亮工与南党成员过从更密，与龚鼎孳更足称为莫逆之交。周亮工下狱时，龚鼎孳写道：“栎老被谪以来，予往往废箸辍寝，家人妇子每觐予色喜愠及中夜熟寐与否，以占卜栎老安危。”^⑤其对周亮工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此非虚言。考《龚芝麓年谱》，“顺治十二年（1655）年，七月周栎园以在闽臬任内案被劾。解户部侍郎赴闽候，公以诗慰之。”^⑥“顺治十七年（1860）十月周‘栎园被劾受贿案戍边未行，会赦得释，公有诗志喜。”^⑦更可见二人交情非浅。

据王士禛撰《分甘余话》卷三记载，云：

潍县老儒杨青藜字禄客，又字石民，与安邱故相刘公宪石（正宗）老友也。

相国假归，招之不往。答书略曰：侧闻直指程君按部安邱，与尊俦并辔入城，观者

^①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之六《清初顺治康熙间之党争》，中华书局，1982，第96页—第98页。

^② 周在浚，《君行述》，《赖古堂集》附录，第976页

^③ 相关记载见[清]张耀璧总裁，王诵芬等纂，[乾隆]《潍县志》卷三，《〈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88号》，第379页；[清]阿克当阿修，姚文田、江藩等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八，《〈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州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等，1991，第661页等。

^④ 周在浚，《行述》，《赖古堂集》附录，第1016页。

^⑤ 龚鼎孳，《吴冠五诗序》，《定山堂古文小品》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16页。

^⑥ 董迁，《合肥龚端毅公年谱稿》中，第24页，民国二十九年（1940）稿本，北京图书馆藏。

^⑦ 董迁，《合肥龚端毅公年谱稿》中，第30页。

莫不骇异。阁下能无惧乎？阁下之所居与阁下之所行，众忌之，而欲甘心焉者匪朝夕矣，乃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窃为阁下危之。某伏处草泽，稍有异闻如龚芝麓之镌十三级，则以蜀维分党也；赵輶退之坎壈终身，则以避马未遂也；周栻园之拟立斩，则以报复睚眦也；陈百史之无辜伏法，则以争权竞进也。其它讹传尚多，事关鸿巨，有伤国体，有干名教，谅阁下所必不肯为者，愚不敢轻信而妄言之。即此数端亦足以招悔尤而犯清议矣，云云。未几而刘被祸甚烈，杨亦霍氏之徐福云。^①

周亮工从甲里而言应属北籍，然而他却与南党之人的相交甚厚，让“北党”之人产生嫉恨。刘正宗是山东人，刘正宗是山东人，于1653年初任学士，1657年为吏部尚书，1657至1660年间，一直任大学士。他正是北党魁之一。因此邓之诚先生才会有“（周亮工）屡蹶屡起，由刘正宗恶之”的论断。

然而，两次下狱毕竟为周亮工留下了不光彩的身后名。清朝雍正四年（1726），翰林院侍讲钱名世以谄附年羹尧被革职。钱名世遂被逐回原籍，雍正亲书“名教罪人”榜其门，又令科目出身的京官写诗讽刺他，由钱名世统一收集，刊刻进呈。正詹事陈万策因诗中有“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之句，大称旨。《永宪录》的作者萧爽以为，这两句诗分别以戴名世与周亮工比钱名世，因“其名与字互同戴名世、周亮工”。^②后人大都同意这种说法，^③当代著名清史研究家冯尔康在《雍正传》中还为之作了解释，以为这两句诗“意思是说这个钱名世与作《南山集》犯案的戴名世同名，都犯了叛逆罪；这个钱亮工，与被劾下狱的周亮工是同样的奸伪之人”。^④

这两句诗的前一句，把钱名世与戴名世相比，是毫无疑问的，两人都以文字得罪，有可比性；但说后一句以钱名世与周亮工相比，似乎难以成立。《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6册，有雍正八年（1728）四月二十九日亮工之孙周鸿举自述奏折一件，云：“臣豫省庸才，汴梁末质，臣祖周亮工，原任江安十府粮道；臣父周在建，原任江南广德州知州，并登仕籍，世受国恩。”^⑤如果在雍正时周亮工的“奸伪”是常识，面对以雄猜闻名的雍正帝，在钱名世案后短

^① 王士禛，《杨青藜答刘正宗书》，《分甘余话》卷三（《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97，第54页。

^② 萧爽，《永宪录》卷四（《清代史料丛刊》），中华书局，1997，第274页。

^③ 严迪昌《清诗史》即持此态度，见下册第三章《袁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817页。

^④ 冯尔康，《雍正传》，1999，三联书店，第130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第499页。

短两年，周鸿举未必敢将其祖之名行之章奏。其实，“亮工不异亮工奸”所指当为钱名世和年羹尧，二人同字亮工且为党同之人，钱即因年而遭连坐被严处。

此节论题为“周亮工下狱始末初探”，综合目力所及之资料，愚以为，亮工两次下狱均有被诬成分在内，这与清统治集团内部的满汉争权斗争及南北党争关系密切，也与周亮工桀骜不驯的性格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在未发现完整的刑部审讯资料和更丰富可靠“染粮案”相关材料之前，将两案盖棺定论为冤案或者干脆称周亮工是“贪污犯”都是不妥当的。

或许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每个人都希望他或她是完人，笔者亦不能免俗。距离周亮工辞世已经整整三百二十五年了，希望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和不断发掘出来的古籍资料能让后来者走进历史，还原一个本来的周亮工，具有说服力的毕竟只有历史的真实。

第四节 周亮工与王荪的情缘

——兼论《周栎园奇缘记》本事真伪

《香艳丛书》是虫天子所辑，“以女性生活为关注中心”^①的一部传奇小说集。内有《周栎园奇缘记》一卷，题徐忠以斋著，叙周亮工与钱氏女奇缘。周亮工任滁州太守，少年科第，容貌秀雅；官署前有银工钱氏女，年已及笄，“性聪慧柔和，素自负不肯偶俗流”，一见亮工，向慕不已，自念无由得遂己愿，郁结成疾；在“素有侠肠”的滁医葛生帮助下，嫁亮工为妾，“奉公与夫人，如妇事姑舅”，委曲周全，温柔和顺，大受爱怜。

中国是一个史文化占优势的国家。一般而言，小说中的人物都有原型可考，写入小说的故事都有本事可循。那么《周栎园奇缘记》一篇中所记故事是否确有其事？笔者以为，《周栎园奇缘记》中所述是假托周亮工之名的杜撰之作。

首先，《周栎园奇缘记》中所记周亮工与钱氏女子情缘源于“河南周栎园先生亮工为滁牧。莅任时，州民多共观之。公以少年科第，貌秀雅，咸啧啧称羨。”^②也就是说，故事发生在周亮工初中进士，任安徽滁州太守时。

按：周亮工一生之中“中庚辰进士，授山东潍县知县，行取浙江道御史，

^① 陈文新，《〈香艳丛书〉所收清代文言小说提要》，《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70页。

^② 虫天子辑，《香艳丛书》，上海书店，1991，第375页。

改两淮盐法道，升海防兵备道，擢福建按察使，迁本省左右布政使，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晋总督钱法户部右侍郎，出为山东青州道，迁江南督粮道。”^①由此可见其一生中仕履所及之地无安徽滁州这个地方，而历仕之官也没有滁州太守这个职务。因此，就故事发生的地点而言，当为虚构。

其次，《周栎园奇缘记》一文作者称故事的来源为：“滁人骆遇安舟中为余详言之也。”作者阐述这个故事时，不经意间透露出这个故事的由来：“（夫人与钱氏女）各生二子。后公官成，既老，夫人子归河南，钱氏之子寄居于滁，至今子孙家焉。”现在虽然无法考证这个骆遇安是否为作者为了增加故事的真实度而捏造出来的一个人物，但是，就作者或骆遇安而言，他们对于周亮工子系情况的叙述有误。

“（先大夫）有一原配冯淑人，故太学冯公育民女、溧水县知县派鲁妹，生六子。长不孝孤在浚……次在扬……次在延……次在建……次在都……次在青……女六人……。”^②周在浚说得很明白，自己有兄弟六人，姊妹六人，而非如《周栎园奇缘记》作者或者骆遇安所言是“各生二子”。并且，既然周亮工并未在安徽滁州这个地方为官，因此“钱氏之子寄居于滁，至今子孙家焉”这种说法，也可能是作者或者骆遇安为了让读者更相信故事的真实性而捏造的事实。

再次，《周栎园奇缘记》一文，与姜泣群编选的《虞初广志》中收录署名大觉所作《阿婕》故事的内容雷同。^③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男主角周亮工变成某御史公子，女主角银工钱氏女变成了当垆卖酒的阿婕，而撮合二人婚事的滁医葛生，则改为阿婕之舅张某，故事的发生地点则是吴越间某处。而故事最重要的情节，如女主角对男主角的相思、媒人的巧妙牵线、女主角如何获取嫡妻的赞同，甚至人物间的对话都基本一致。^④

《周栎园奇缘记》与《阿婕》两个故事，仅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进行改造，却署上了不同的名字，虽然无法推知究竟是谁抄袭谁，但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周栎园奇缘记》一文所记故事并不是周亮工亲身的经历，只是出版者或作者为了扩大销路将之依附在周亮工这个在清初颇有名望的人身上。

虽然《周栎园奇缘记》中所记故事假托周亮工之名，但实际上他一生之中

^① 钱陆灿，《墓志铭》，《赖古堂集》附录，第923页。

^② 周在浚，《行述》，《赖古堂集》附录，第1015—1016页。

^③ 此条线索源于陈文新，《〈香艳丛书〉所收清代文言小说提要》，《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

^④ 参见姜泣群辑，《虞初广志》卷四，上海书店，1986，第39页。

确有一段如歌如诉的情缘。

明清之际，名卿词客多携美姬，拥才女，如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媚、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襄与董小宛等才子佳人的故事，皆艳传后世。其实，另有不减风雅，更增豪情，但罕为人知的一对，那就是周亮工与王荪。

王荪，字兰若，河南宛丘人。^①根据周亮工《海上梦亡姬成诗八章》小引：“姬与予共甘苦者七载。……姬王氏，父为老诸生。归余时即能为有韵言，盖本之庭训云。随予宦维扬，疾死署中，年才二十又二。葬秣陵牛首之东，姬志也。亡三载矣，不数入梦。……己丑之夏，董师海上”^②，可大致推断出王荪的生卒年份。顺治己丑年（1649），距王荪离世三年，此时她25岁，可知她生于1624或1625年，亡于顺治三年（1646）。她出生在书香之家，自幼受家学熏陶，能诗文，礼佛，自号“金粟如来弟子”。十五岁时，归周亮工为姬妾，同甘共苦七年后，病逝在扬州海防兵备道署中。

亮工感叹二人“共甘苦者七载”，此非虚妄之言。明崇祯十四年（1641），周亮工任山东潍县知县，王荪随行。此时为明季末世，而山东是清军入关前军事入侵的重点。据民国《潍县志稿》载“（崇祯）十五年壬午冬十一月，清兵复入塞。十二月初九日，万余人围县城。知县周亮工督邑人守城三阅月不倦。清兵三穴城垣卒未攻入。”^③清军重兵云集，势在必得。周亮工在山东各府州县相继沦陷，外无援兵的危机中，发动士绅民众，同仇敌忾，坚守数月，保全孤城。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迨穴城将塌之际，公署其职名于衣襟之上，而以县印覆之曰：贼入我死，识以觅我。时无锡高忠宪公之孙在侧，公令之书胸膈间曰：潍令周某之尸。一时惨动天地。”^④周亮工通过示人必死的决心鼓舞士气，而王荪则亲冒炮矢，“桴鼓助战，人咸拟为梁夫人。”^⑤王荪擂鼓助阵，潍县士民将她比作黄天荡与金兵作战的梁红玉，而此时她年仅19岁。周亮工在《海上梦亡姬成诗八章》之五中，深情地写道：“危楼城上字青阳，一饭军中尽激昂。旗影全开惭弱女，鼓声欲死累红妆。”形象地描绘出形势的急迫与王荪擂鼓鼓舞士气的飒爽英姿。

^①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251页。

^② 《海上梦亡姬成诗八章》，《赖古堂集》卷七，第348—349页。

^③ 常之莫修，刘祖干纂，[民国]《潍县志稿》（《中国地方志集成》）卷二，《通纪》。

^④ 朱经，《周侯全潍血续纪》，[民国]《潍县志稿》（《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卷二，第228页。

^⑤ 同上，卷二十，《职官列传》，第488页。

“北海城上诸诗，姬皆有唱和”^①在战斗之余，周亮工还与王荪赋诗酬唱，砥砺士卒。王荪所为如《围城》云：“已分残躯同鼠雀，敢言大树撼虬螭。”^②仅是残句，但是其中视死如归的慷慨显而可见。在王荪和周亮工的感召下，“在城老幼男妇，竭力一心；未字闺秀、青衿内室及瞽夫幼子，悉运砖石、柴束，如若方欲举火，而闻城上方欲以铁做炮，即各碎石锅以酬急，人心似千古未有。”^③在山东六十余城皆失陷的情势下，潍县这一孤城最终抵制住了数万清军的进攻。周亮工也因守城有功，邑人为之建祠，并于崇祯十六年（1643）升为浙江道御史。

明清鼎革之际，名卿才子往往有才女佳人为伴，红袖添香，传为美谈。周亮工和王荪这段情缘，从时间上而言仅有短暂的七年，但是，二人的感情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与生死的考验。王荪在临终之际，言：“予为情累，誓不愿再生此世界，幸祝发以比丘尼葬予。生宛丘，死维扬，咸不寂寞。然予魂梦终在白门柳色中，不在箫声明月中。郎君城上诗犹能默识，幸书一通，并予所和诗置诸左，茗椀古墨及予素所佩刀置诸右，覆以大士像。左持念珠，右握郎君名字章。”^④其中饱含对周亮工的依恋之情。在王荪逝去后，周亮工“每为诗哭之亦哽咽不能句”，^⑤不舍之情尽蕴其中。

周亮工与王荪，实在应该是被人艳称的一对。周亮工本人，并非一介文弱书生，他能骑善战，因此入清后才能屡立战功。而王荪不但有临阵擂鼓的勇气，而且据周亮工言，“庚辛间自相怀入燕京赴北海，时载道烽燧，予与姬策骑数千里”，^⑥王荪不但会骑马，平素还有佩刀，也是能武之才。二人合力全潍的功劳，在百年后还为潍县人铭记。潍县诗人郭麐在《潍县竹枝词》中称道周王二人之举：“通烬全城立壮猷，难忘不独一周侯。青阳楼上红旗下，娘子援袍指血流。”^⑦

其实，周亮工本人也是击鼓的一把好手。何采《听周元亮侍郎挝鼓歌》中将周亮工挝鼓与弥衡击鼓相类比，赞扬了他擂鼓技艺的高超：“……周郎多才各

^①《海上梦亡姬成诗八章》之七，《赖古堂集》卷七，第350页。

^②《书影》卷一，第26页。

^③《明清史料·乙编》第五本《兵部题行山东巡抚陈昌言塘报》，转引自《周亮工与王荪》，王宪明，《中州古今》，2000年第2期，第21页。

^④《海上梦亡姬成诗八章》，《赖古堂集》卷七，第384页。

^⑤同上。

^⑥《海上梦亡姬成诗八章》，《赖古堂集》卷七，第351页。

^⑦郭麐，《潍县竹枝词》（《中国风土志丛刊》26册），第4页。

精妙，弹棋蹴鞠更长啸。酒酣卷袖操双槌，宫徵杂作振高调。殷殷轰轰五岳动，倒海翻江恣磐控。一扬一抑百变陈，左盘右旋竟三弄。有如铁骑围斗城，狼烽鬼火阴云横。奋臂张拳冒矢石，孤城愿死不愿生……”。^①同时，周亮工与王荪都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周亮工自不待言，王荪也写下了“诗二百余首，小词数十首”^②周亮工褒誉其诗“皆有思致”，并“欲传之”^③。因此，就个人的才华修养而言，周王二人可谓珠联璧合。

可惜的是，王荪“惧他日列狡狴瞿昙后，秽迹女士中也”，^④因此将自己的诗作密而藏之，未能付梓。但是周亮工终究不忍其才名泯没，在《书影》中，摘录王荪诗中佳句，而《贝叶庵词》也为稍后的《众香词》著录。

小 结

周亮工的一生，以明清的交替为界，分为两期。前期为明臣时期。明崇祯元年（1628），亮工不过十七八岁，但文章已很有名气了。“在金陵，与高阜辈为文，以复古自任，不肯随随时调。”当时极负声名的文章大家江西人艾南英，目空一世，为青年士流所推崇。然艾氏独于亮工极推其文，谓：“此道复振，赖有斯人。”亮工之才华横溢，英气勃发可以想见。后又结识了明清之际一大批享有盛名的才士墨客，如徽州吴騄、长洲林云凤、余姚黄宗羲、安徽沈寿民和沈寿国、吴县杨廷枢、松江陈子龙、太仓吴伟业、徐州万寿祺、江西王猷定和陈弘绪等，学问文章长进不少。崇祯后期，亮工中进士并出任山东潍县知县。时值清军在山东全境肆虐，他竭力抵抗，以守潍功，擢浙江道监察御史，而立之年，已是功成名就了。

但是，明王朝局势的急转直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攻陷北京，其时亮工正在京师，他曾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企图以身殉明。后经及时抢救，得以苏醒，于是与他的挚友、时任锦衣千户的张怡南逃，间道归里，奉父母双亲隐匿于南京牛首幽栖间。不过，此后他没有沿着这一条道路走下去：或者举事抗清，像陈子龙那样；或者隐迹山林，像杨补、龚贤那

^① 蒋鼐，翁介眉辑，《清诗初集》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册），第435页。

^② 《书影》卷一，第26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样；或者出家为僧，像浙江和尚那样；或者佯狂作癫，像陈洪绶那样。顺治二年（1645）清军南下，他以御史招抚两淮，寻授两淮盐运使，成了新朝的僚臣。

出仕新朝，对于讲求不事二主的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节操有玷。出仕后，周亮工也曾在此酒酣耳热之际，“剧谈当日（潍县）事，因解衣示浚以左肩箭瘢，虽岁月深矣，殷殷尤赤”，并对杜浚等人慷慨言之：“若使当日周某遂死，岂不与日月争光哉！”^①然而设想仅仅是设想，在现实世界中周亮工并未死在沙场，反而是做了新朝的降臣。

幸而周亮工在新职位上有着值得肯定的政绩。亮工曾在淮扬任盐运使，在福建任按察使、布政使。陈维崧《赠周栎园先生序》曾这样评介亮工在淮扬时的功劳和声望：“化险为夷，戮定大难，恩泽及民。……解任维扬日，扬城十万户砌城留遮道泣，联袂成帷，天日为之霾；既已就道，哭声撼天地，城墙崩摧。”姜宸英述亮工因劾离闽时的情形，道：“自内召出境，及被劾还质，质竟传逮复入都，百姓皆扶老携幼，顶香迎道左，争奉酒食，劝尽觞，号哭声竟数百里。”透过陈、姜二氏的叙述，我们可以体会当时亮工在百姓中的崇高威望及受拥戴的程度。甚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扬州人重修周亮工祠堂，并请当时以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的曹寅作文记之，即《楝亭文钞》中《重修周栎园先生祠堂记》。据曹寅言，周亮工在顺治初年任两淮盐运使、扬州兵备道期间，“不逾年扬之人商贾者复其业，耕凿者宁其家，又能曲护其士夫，赎俘虏，掩残骸，宣布天子之德威，滨海千里，得以安生浹化，若赤子之于父母。”^②他因此赢得了扬州人的世代怀念。而对周亮工感恩戴德的福建人同样也未忘记他，在他逝世多年后将其入名宦祠中祭祀。^③而陈康祺“栎园侍郎入国朝后，扬历中外，激扬雅道，树立边功，自不愧循良林苑中人物”^④的评价，可算对亮工一生宦绩炳然却蹇拙终身的告慰。

^① 杜浚，《祭周栎园侍郎文》，《变雅堂遗集》文八，光绪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② 曹寅，《重修周栎园先生祠堂记》，《楝亭集·楝亭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669页。

^③ 周在建，《大兄自闽归见怀》诗注：“时八闽当事为先司农请祀名宦”，《近思堂诗》，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29页。

^④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三（《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97，第280页。

第二章“夫子诗文富，当今推耆耄”^①

——周亮工著作考述

周亮工是明末清初值得关注的文学家。但由于亮工晚年曾焚毁自己的著述，再加上其著作屡遭官方禁毁，导致原本著作等身的他作品传世不多。1994年刘奉文、王辉先生发表了《周亮工著述考》一文，考察周亮工一生的文学创作，内容翔实可靠。13年过去了，笔者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在文中以*为标识）望其可补《周亮工著述考》一文之阙。

第一节 周亮工的诗集

周亮工一生创作丰富，而诗歌独多，其所为诗结集成书者，据其自述，则有“亮工诗一刻为《友声》，二刻为《白浪河上集》，三刻为《竹西吟》，四刻为《榕庵》，五刻为《~~卷~~罅》，六刻为《闲绿亭诗》，七刻为《尤难为怀集》，八刻为《秋稜》，九刻为《蕉堂集》，十刻为《嘉树堂集》，十一刻为《闽雪》”。^②下文将以此为据，一一论述各集。

1、《友声》*

该书已佚。方以智有《周元亮友声序》：“予既幸获与元亮同门，尝读其诗，心折为才士。及令潍上，治声溢都下。尝南还过其境，道路舆论又过之。何才士之能吏如此？弹琴之暇，容与吟咏，合诸旧作，号曰《友声》。予读之，音指清拔，内蕴温厚，大抵皆追昔所与游，俯仰有感，超然兴怀，旨哉此声乎？……《诗》求其友声，如其同声，盖不待求而合也。”^③

方序称：“及令潍上……合诸旧作，号曰《友声》。”则周亮工此集当刻于其令山东潍县时，即明崇祯十四年（1641）至明崇祯十六年（1643）这段时间。

又，吴应箕《楼山堂遗文》卷三《潍城记略序》载：“最忆壬午春，方密之自京师道潍来。予问元亮之所以治潍者。密之曰：‘吾即未远方古人，然迹之所见，前有史公，后有元亮耳。’”^④足见方以智对周亮工文治武功推崇备至。而周

^① 雷士俊，《赠周栎园先生》，《艾陵文钞》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0册），第202页。

^② 周亮工，《赖古堂未刻诗一卷》（《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第13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第494页。

^③ 方以智，《周元亮友声序》，《浮山前编十卷后编二卷别集二卷》卷五《曼寓草》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3册），第534页。

^④ 吴应箕，《潍城记略序》，《楼山堂遗文》卷三（《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9册），第27页。

亮工与方以智的交往，也并没有因为明亡而中断，直到“（方以智）辛亥难作，他（周亮工）曾奔走营救方氏父子。”^①

该诗集书名则取自《诗经·小雅·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意为寻求志趣相投的朋友，内容为“皆追昔所与游”的“旧作”。

2、《白浪河上集》*

该书已佚。“白浪河在县东门外，源出雷鼓山，北流八十里由别画湖入海。……《旧志》白狼有二源，一出雷鼓，《隋志》作白狼山，即雷鼓山，故河以白狼名。”^②可见此集也当刻于周亮工任职潍县县令时，也就是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至明崇祯十六年（1643）这段时间，而此集的内容据《潍县竹枝词》为“一时唱和赠答之作”，^③即周亮工在任上与人酬答之作。

3、《竹西吟》*

该书已佚。据《竹西吟》这个书名，可推知此集当刻于扬州，典出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而周亮工担任两淮盐运使与淮扬兵备道，官署均在扬州，时间是清顺治二年（1645）与清顺治三年（1646），该集所刻则应不出这两年。

内容无考。

4、《榕扈》*

该书已佚。王猷定有《榕扈序》，言：

人之才杰者能传其身止耳，孰能传人？能传人止耳，孰能传地？传地止耳，孰能传草木？至于传草木而其人诗人文人也，抑非诗人文人也。元亮先生寄于《榕扈》近什，余读之异焉。先生著书等身，不汲汲自为寿，惟收拾网罗其乡贤先达，暨四方无枉旧交之遗文杀青，恐后日传万纸，是非所谓传人乎？先生所至，所居不期崇饰而独于古贤名迹湮灭是惧，樵川诗话有楼翼然，遂堪千载，是非所谓传地乎？乃今而《榕扈》其集也，三复其诗，凌陶栢鲍，高深要眇，恍然若坐千庙之荫而积翠横流，酒波微漾则草木亦传矣。操是以往，楼桑不得以魁奇争，庙柏不得以高古争，大树不得以雄杰争，子荆之松，陶泽之柳，和靖之梅不得以小有致争，必也求其配召伯之棠乎？诗人所谓勿剪勿拜者也。然召伯不以能诗闻，而

^①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之二《俗缘考》，第33页、第37页，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一，第130、第132页均有对周亮工曾秘密营救方以智的论述。

^② [清]张耀壁总裁、王通芬等纂，《潍县志》卷一，《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三八八号），第125页。

^③ 郭麐，《潍县竹枝词》（《中国风土志丛刊》26册），广陵书社，2003，第34页。

先生之名章迴句能使此树被其光华则草木之遇也。先生视古尤幸，而余独窃有慕者。先生来书云：“颇与酒人游，故谓之《榕扈》。”酒人谓谁？余得厕其间，则余亦传哉？^①

此书当为周亮工在福州所赋诗结集而成。榕城是福建会城福州的别称之一，因东晋福州太守张伯玉号召福州居民遍植榕树。从此，福州街头就出现“暑不张盖，绿荫满城”的景观，福州就有了“榕城”的雅号。再加上周亮工生性好酒，据《今世说》言：“周栎园性嗜饮喜客。客日满座，坐必设酒谈谐，辩难上下古今旁及山川草木方名小物，娓娓不倦。觴政拇阵叠出新意，务极客欢而去。”^②《榕扈》一集即因在闽“颇与酒人游，故谓之《榕扈》”而得。

内容无考。

5、《~~咏~~》*

该书已佚。陈丹衷有《周栎园~~咏~~序》：

栎园先生立情嗜古，引义遥深，~~咏~~其扶寸肴修也，而味愈方丈矣~~剧~~，剧也，劳也；~~咏~~，鄂也。深阅易倦，倦则悲，悲则感而山川孤命。友朋集合，离散古今，性情不腐也，虽伤于哀乐，吾犹以为无碍于性矣。流子向风而琴听者泣沾襟。泣也，谁谓听琴之不乐者，盖时俗又易，不逮古矣。古昔以为性情，而今时无故为~~骂~~也。此岂足感人者哉！读先生诗如金在矿，如玉在璞，绝无闭门自尊，无故咄嗟之事，未尝不为之意尽也。若夫高蹈者，绝伦博综者备武，又如金有浮金，玉有浮玉，柯亭虽一枝，安得此竹而吹之乎？^③

刻书时间、内容皆无考。

6、《闲绿亭诗》*

该书已佚。《赖古堂印谱》中收有两枚印信均为“闲绿亭”^④，周亮工另有《怀心持上人安国寺》中诗句：“闲绿亭前看夕阴，甘蔗弱亦有坚林。”^⑤可知，闲绿亭当为周亮工家中或者官署中某亭名。

7、《尤难为怀集》*

该书已佚。黎士弘有《尤难为怀集序》：

周栎园先生巡汀道上，作诗数十章，自谓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也，因取以名篇。

^① 王献定，《榕扈序》，《四照堂文集五卷诗集二卷》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27册》，第153页。

^② 王崑，《今世说》卷六《豪爽》（《续修四库全书》第1715册），第524页。

^③ 陈丹衷，《周栎园~~咏~~序》，《国朝金陵文钞》卷一，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④ 周亮工，《赖古堂印谱》卷二、卷三。

^⑤ 周亮工，《赖古堂未刻诗一卷》（《天津图书馆珍本秘籍丛》第13册），第491页。

独怪先生位岳伯引朱轮，人望旌节所至如婴儿得父母。今至汀还轡，倾国中父老子弟下迨饲养牛医莫不狂奔洒泪道旁，愿使君久留一日活老百姓。闻者叹息谓数百年上下礼闾绝，惟此举一酸感人心。嗟哉！人生荣名至此极矣。何所不如意而愿乃与寒士角不欢语耶？夫江山草木岂得解愁，急雨凄霜何预人事，驰马车中终日划手指襟，使山川应接不暇，即先生宁自知遂至此哉？戴天履地，今古茫茫。屈子胸中，无端而忽有问秋色佳哉，致殊足乐；宋子胸中，无端而忽有悲，要皆孤怀侠性，根据宿胎，每触绪相关如逢故物，情所独往，即至戚不得争，即豪贵不得问也。仆本恨人，心惊不已，日奔走道上，望人如织，见车马如烟薄暮归来，市浊醪一壶，陶然独尽，回念十年前事恍如梦间。时三星屋角凄清照人，急呼灯快读是集一过，不觉凉风堕被，破泣回床，而我所以难为怀者，亦殆将附先生数行中以出矣。^①

黎序称：“周栎园先生巡汀道上，作诗数十章，自谓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也，因取以名篇。”按：“庚寅三十九岁……七月以代建南道篆赴汀州，有《尤难为怀》诗。”^②顺治庚寅为1650年，《尤难为怀》集中所收诗当作于此时。“时山海交警，亮工晨入署，向夜登陴戒励，城守军卒人人思奋。有前道署中军事吕吉横肆，通邑苦之，莫敢言。亮工廉知其状，捕治之法，镇将多为吉宽，毅然弗顾也。往例巡道衙门器用铺户供应，倾家者时有。亮工详请革除并尽。历来成案，勒石于县，数百年陋规至是顿绝。尤加意造士，虽羽书旁午，分题亲试，邑号能文者无不蒙其鉴拔。计视篆仅逾三旬而兴利剔弊之念日不暇给。”^③

从这段记载来看，周亮工在汀州的数月，平定曾省之乱，战事劳心。此时，“家严慈在白下，妻孥在榕城”，^④对家庭的思念与事物鞅掌，让壬辰（1652）年再至汀州的周亮工回忆当时的心绪，感叹道：“羁心欲续秋冬际，狂态谁为伯仲间。”由此可推知，周亮工《尤难为怀集》中所录应该是对在汀州三旬生活的感慨及思家之作。

8、《秋稜》*

该书已佚。薛所蕴作《周栎园秋稜诗序》：

栎园才人也。古文词歌诗播海内。海以内操觚家为古文词歌诗者咸推长栎

^① 黎士弘，《尤难为怀集序》，《托素斋文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3册），第565页。

^② 周在浚，《年谱》，《赖古堂集》附录，第911页—912页。

^③ [清]曾曰珙等修，李紱等纂，[乾隆]《汀州府志》卷七（《中国方志丛书》第75号），第275页。

^④ 《长汀舟中有感》，《赖古堂集》卷八，第371页。

园，无不曰：“栢园，才人也”。栢园发未燥，诗文名已大见于天下，遂成进士，为令、为柱史、为藩臬无不以政事名。而所莅又往往多金革战守之事，故其政事亦多以撰介登陴指顾定变见奇，乃自为令，以历柱史藩臬如山左维扬于闽之福之汀若樵，无不有诗若文。其诗若文用发抒其悲歌感慨之志，而皆能用意适而造语工，又似不自政事兵革劳薪抢攘中出者。辰之春，自闽数千里缄书至，以近刻数帙示予，最后一帙曰《秋稜》，命为序。大抵格法宗唐而虚圆淡渺能令读者自远，不但无政事金革气并悲歌感慨之意而无之。呜呼！栢园远矣！羊开府日与宾客吟眺岫首，堕泪之碑千古尤传；祭颖阳诸葛忠武雅歌投壶，纶巾羽扇，若不欲战乃善战者。栢园用政事定变见奇，于朝夕吟咏之中殆类是欤？然则止以古文词歌诗才栢园者恶足才栢园，栢园肝胆真挚，用古处自期待，与人交意常厚。旧事汴梁张林宗先生为文字交，初汴之沦胥也，先生没于水，遗藐孤寂不能自存，为刊其遗稿，延孤于闽署而教养之毕婚娶，厚安遣焉。呜呼！此可于今人中求之哉？温柔敦厚，诗教也，然则栢园非独才人也。^①

按：薛序称“辰之春，自闽数千里缄书至，以近刻数帙示予，最后一帙曰《秋稜》，命为序。”虽在刊刻时漏掉了（）辰之春，但据周亮工在闽年份的天干地支可知为壬辰之春，即清顺治九年（1652），《秋稜》一集当于此年或稍前被之梨枣。

又，据杨思圣《答周栢园寄怪石图、秋稜集至》其二：“坐卧成昏晓，秋稜一卷诗”^②之句，可知元亮此集为一卷。

内容无考。

9、《蕉堂集》

该书已佚。周亮工有《题蕉堂索句图》云：

丁亥冬初，予由江右入杉关抵邵武。时寇遍郊圻，予困守孤城八阅月，寇小退，道路梗塞又不能入会城。愚署旧有小堂，蕉百本丛之。予少为修饰，益种蕉数百本于其中，成《同书》四卷，《字触》六卷，《蕉堂诗》一卷，《翼扬》二卷成其半，于时读书赋诗殊自适也。^③

丁亥为顺治四年（1647），此年亮工三十六岁，擢福建按察使，从浙江入豫章，

^① 薛所蕴，《周栢园秋稜诗序》，《澹友轩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7册》，第45—46页。

^② 杨思圣，《且亭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3册），第648页。

^③ 《题蕉堂索句图》，《赖古堂集》卷二十三，第855页—856页。

从杉关入闽，抵达光泽，遇乱道阻，遂于邑中莅任。《蕉堂集》即作于此时。此外，据光绪《重纂邵武府志》：“蕉堂在府署内，案旧志：“樵川使馆有旧雨堂，国朝周亮工改今名。”^①蕉堂，为周亮工在邵武府署内某堂名，他将自己在邵武的诗结集，名即为《蕉堂集》。

10、《嘉树堂集》

该书已佚，无考。

11、《闽雪》

该书已佚。黎士弘作《闽雪篇序》曰：

癸巳冬，某从周栎园先生学于三山署中蕉堂之侧，初作雪航，先生有片帆相引梦江南之句。闽固无雪，而先生以雪名航，即先生亦不自解其发想之无因也。明年秋，先生以内召行，今年春先生被流言，复理棹入三山。适闽中大雨雪，先生第十一刻诗成，遂取《闽雪》字之。^②

另，王有年作有《书周司农闽雪卷后》。^③此外，周亮工也作有《闽雪小引》：“……丙申上元，闽大雪以三尺计，越夕始止。闽父老讶为数百年未有事也。其年春，予复入闽。……予喜闽人得睹数百年未有事，入闽诗即以颜之。”^④

周序称：“丙申上元闽大雪……其年春，予复入闽……予喜闽人得睹数百年未有事，入闽诗即以颜之。”顺治丙申即顺治十三年（1656），该年正月周亮工赴闽质审，其入闽诗即取名为《闽雪》。另，黎序言：“今年春先生被流言，复理棹入三山。适闽中大雨雪，先生第十一刻诗成，遂取《闽雪》字之”，可推算出其所称今年即顺治丙申年（1656），而《闽雪》当刻于该年。内容为“入闽”途中所作诗。

以上十一个诗集为周亮工自刻的集子。据《赖古堂未刻诗》后周亮工的落款时间为，“顺治戊戌太白学人周亮工识于天月堂，时缙骑之至十日矣”^⑤，则以上十一个诗集刊刻时间的下限为顺治戊戌年（1658）。而据《年谱》和小传，在此后周亮工还有一些诗别集，下文将一一论述之。

12、赖古堂未刻诗*

^① [清]王琛、徐兆丰修；张景祁、张元奇等纂，[光绪]《重纂邵武府志》卷二十八（《中国方志丛书》第73号），第769页。

^② 黎士弘，《闽雪篇序》，《托素斋文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3册，第709页。

^③ 王有年，《缺壶编文》卷下《书周司农闽雪卷后》，《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7册，第74页。

^④ 《闽雪小引》，《赖古堂集》卷二十一，第789页。

^⑤ 《赖古堂未刻诗一卷》，《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刊》第13册，第496页。

存，一卷。此书现藏天津图书馆，稿本。此册为周亮工手写七言律诗十一首，七言绝二首。所谓“未刻”指顺治十五年（1658）以前未付梓，而康熙十四年（1675）其子周在浚刻于金陵的《赖古堂集》中均有收录。其中七言律诗《有感仿古意新声》，七言绝句《怀心持上人安国寺》、《送宋去损返莆田》其题与诗均与《赖古堂集》同，其余或题或诗均有异。如《与有介》，册中题作《寿介寿》等等。末附周亮工自跋一则，跋云：

……未刻者仅此数首，外流传皆伪作或不足存者。亮工此行将死奸人手，生平为诗虽不足传，然往往能自见其性情，半生精力所在，惧子弟不能为之收拾，因书以付之逸庵先生。先生与亮工为性命交，又最嗜亮工诗，他日为亮工裒集诸稿，依体分类，合为一集以传，此逸庵之责也。^①

末署“顺治戊戌太白学人周亮工识于天月堂，时缙骑之至十日矣”，下钤“周印亮工”白文篆印。

据此，知此册写于周亮工第一次下狱之前。作者饱经宦海风霜，自感前途多舛，故将这些诗作亲手书写成册。此册流传三百余年，至今尚存，实是典籍之幸。该集据卷末周亮工题跋，可知其创作的下限是顺治戊戌年（1658）。^②

13、《北雪》

此书无传。周亮工有《北雪小引》：“……戊戌北上诗，颜以《北雪》。”^③另据《书诗册后与吴冠五后》：“予所为《北雪》诗，凡二百五十七首，皆与冠五一灯半几中共成者。”^④

按：顺治戊戌为1658年，但据《年谱》“己亥四十八岁，刑部讯未结，公乃结庐于白云司，日赋诗著书其中，颜之曰因树屋。有《北雪》、《因树屋书影》诸集。时狱事方急，亲友星散，独白岳吴宗信冠五左右公，故集中与冠五唱和独多。”^⑤因此，《北雪》一集中所收当为顺治戊戌（1658）、己亥（1659）两年的诗作二百五十七首，主要收录周亮工与吴宗信唱和之作。

14、《狱中唱和诗》*

该集未刊，已佚。胡介作《为周少司农题狱中唱和诗卷》：“少司农周子栎

^① 同上。

^② 《赖古堂未刻诗一卷》，（《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刊》第13册），第496页。

^③ 《北雪小引》，《赖古堂集》卷二十一，第790页。

^④ 同上。

^⑤ 周在浚，《年谱》，《赖古堂集》附录，第915页。

园系司寇狱三岁矣。客自都门来者司农必缄诗见寄，且传写司农狱中他诗、古文词甚盛。此卷又其与故人大中丞龚芝麓所倡和之作也。”^①此外，据周亮工《祝龚芝麓总宪序》：“……后某被人言在请室……见某一时感遇之章靡不用其韵字，更相属和，计三年内先生无一字不及栢下生，即无一刻不藏栢下生于怀抱。”^②可见在狱三年，周亮工与龚鼎孳相互属和之作尤多。

胡序称：“少司农周子栢园系司寇狱三岁矣”。据《年谱》周亮工入狱的时间是顺治戊戌年（1658），则《狱中唱和诗》当作于顺治戊戌年（1658）、己亥年（1659）、庚子年（1660）三年。其中多为与龚鼎孳唱酬之作。

15、《偶遂堂近诗》*

一卷，存。康熙年间刊，陈允衡、汪楫选。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所见《偶遂堂近诗》共收诗105首，其中大半见于《赖古堂全集》。

李澄中作有《偶遂赋》：“偶遂者何庆？生还也。曷生还乎？尔志闽谗也。……”^③据此可知，偶遂堂乃周亮工因闽事下狱获释后寓所堂号。该集前有徐增、祁豸佳、邹漪、王彖来、吴绮、唐允甲、纪映钟等人所作序。

16、《怨老堂诗》*

该书已佚。据宗元鼎言：“怨老堂盖取杨铁崖之意。杨铁崖晚年卧起小蓬莱，尝云：“客至不下楼，怨老懒；见客不答礼，怨老病；问事不对，怨老默；无所避，怨老迂；饮酒不辍乐，怨老狂。其傲世诞情如此！”可知怨老乃周亮工晚年堂号之一。^④另，《印人传·书顾云美印章前》：“……在白门，屡过予怨老堂”，^⑤可知该堂在南京，是“公所居著书处也”^⑥。

刻书年代、内容无考。

17、《删定赖古堂诗》

存，四卷。据周在浚为《赖古堂全集》所作序，言：“先司农束发即好为诗，自诸生以至历仕所得诗章皆勒之梨枣，有《友声》、《粵》、《闽雪》、《北雪》等十余刻。庚子春患难中自为删定，授不孝浚刻之江宁，今世所传《删定赖古堂

^① 胡介，《旅堂集》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7辑20册），第781页。

^② 《祝龚芝麓总宪序》，《赖古堂集》卷十六，第636页。

^③ 李澄中，《偶遂赋》，《卧象山房赋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0册），第589页。

^④ 宗元鼎，《壬子四月八日闲卧小香居，念隔岁此时在白门周栢园先生怨老堂中瞻礼阎立本佛像及贯休罗汉十六轴漫赋长歌为寄》，康熙本《新柳堂集》卷二，南京图书馆藏。

^⑤ 《书顾云美印章前》，《印人传》卷二，《故宫珍本丛刊》第342册），第17页。

^⑥ 陈维崧，《赠周栢园先生序》，《碑传集》卷十，第242页。

诗》是也。”^①

据此可知,《删定赖古堂诗》刊刻时间是顺治庚子年(1660),内容是《友声》、《白浪河上集》、《竹西吟》、《榕扈》、《粤》、《闲绿亭诗》、《尤难为怀集》、《秋稜》、《蕉堂集》、《嘉树堂集》、《闽雪》等集删定后的合集。另,《赖古堂诗集序》称:“……公今年四十有九,……黄山吴冠五左右公难数年,辑公诗四卷,付其弟亮节,其子在浚镌之秣陵……”。^②而庚子年(1660)周亮工正是四十九岁。由此,可知《删定赖古堂诗》是由吴宗信收集,周亮节和周在浚在南京刊刻的,共四卷,与《贩书偶记》的著录一致。

18、《通烬》*

存,不分卷,丁锡田十笏园刊刻于民国十六年(1927)秋。据周亮工作《通烬》小引:“通烬,虏退后作也。烬,犹愤也。草玄先生语:‘通烬,通愤也。’胡为虏退而烬也?虏迫淮,夫人而虏迫淮也,退则犹然淮之矣。犹然淮之烬所由作也。若夫凭城据战临穴捉刀,胡肉数膺,飞矢云集,一时朝气忽如景星庆云焉,愤何自哉?通烬,虏退后作也。癸末仲夏淮令大梁更生周亮工书。”^③

明崇祯癸末年为(1643),而“壬午冬逮癸末春,虏突二东下六十余城。元亮令淮,战守三月阅,肩蔽矢,足创金,书胸函血,悲歌发愤,士女为之助,顺竟歼逆虏保孤城。虏退而烬作也。”^④《通烬》一书,确为反映这三个月艰难的保卫城池之作,共计十八首。但由于周亮工在明亡后依附清廷,变节为贰臣,因此,无论他本人或者其子,甚或为他作传状之人都避而不谈这本宣扬在先朝抵抗清军功绩的诗集。

第二节 周亮工的文集

1、《盐书》

该书已佚。据《年谱》:“己酉三十七岁,王师下江南,遂以御史招抚两淮,授两淮盐运使,以原御史衔改盐法道,盐道之设自公始。”^⑤顺治己酉为顺治二年(1645),周亮工任两淮督转盐运使的时间是顺治三年(1646)^⑥。在担任盐

^① 周在浚,《赖古堂集序》,《赖古堂集》,第25页。

^② 周在浚,《赖古堂诗集序》,《赖古堂集》卷十三,第531页。

^③ 周亮工,《通烬引》(《淮县文献丛刊》第一辑),丁锡田十笏园本,上海图书馆藏。

^④ 吴捷先,《序通烬》,《通烬》(《淮县文献丛刊》第一辑),丁锡田十笏园本,上海图书馆藏。

^⑤ 周在浚,《年谱》,《赖古堂集》附录,第911页。

^⑥ [清]阿克当阿修,姚文田、江藩等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八(《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

运使期间，“时郡城方经剪屠，弥望兵墟。公自计招徕，请以垣盐还商，俾失业者得复其旧。诸商鳞集，请削旧饷行新盐，尽苏商困，课日以裕。”^①《盐书》之作，当与周亮工在扬州行新盐法有关。另，《赖古堂诗集序》称《盐书》为四卷，而周在浚《行述》、钱陆灿纂《墓志铭》、黄虞稷《行状》皆称《盐书》为八卷。

2、《入闽记》

该书已佚。据《年谱》：“戊子，三十七岁。春夏在邵武，叛将熊、秦等谋以城应贼，公探之，密授计歼之。五月，大兵云集，路渐通，公始入省受事。计在邵七阅月，有《入闽记》、《守邵始末》。”^②

顺治戊子为顺治五年（1648），“国朝顺治四年，（周亮工）以荐起福建按察使，自杉关抵任，阻寇不得进，遂留驻邵武。是时四郊皆贼垒，城门昼闭。亮工密设方略，励士卒分道击贼，贼遁，郡境渐安。明年夏破叛将郭天才并于郡城南，尽歼之。”^③另，周在浚《行述》、钱陆灿纂《墓志铭》、黄虞稷《行状》皆称《入闽记》为一卷。

3、《守邵始末》

该书已佚。据《年谱》：“戊子，三十七岁。春夏在邵武，叛将熊、秦等谋以城应贼，公探之，密授计歼之。五月，大兵云集，路渐通，公始入省受事。计在邵七阅月，有《入闽记》、《守邵始末》。”^④

顺治戊子年（1648），“五年夏四月丁丑，按察使周亮工败郭天才兵于城南，尽歼之。先是，江西巡抚金声恒遣将郭天才率兵援闽，留部校秦再法、熊登虎兵三千余人屯邵武南。继而声恒与王得仁叛，阴招天才从他道迁江西所留兵，欲遂袭邵武。是时，江西揭重熙之众攻城，再法、登虎按兵不援，约是日三更举事。亮工谍知之，戒守夜卒勿得击三鼓，置酒与兵弁饮城楼上。贼弗备，遣四将潜出城伏，及昧爽，我兵四集，秦熊兵将仓皇迎战，于是尽歼之，群乱乃定。”^⑤

府县志辑》第42册），第661页。

^① [清]雷应元纂修，[康熙]《扬州府志》卷十一（《稀见中国地方志》第13册），第201页。

^② 周在浚，《年谱》，《赖古堂集》附录，第911页。

^③ [清]王琛、徐兆丰修、[清]张景祁、张元奇等纂，[光绪]《重纂邵武府志》卷十五（《中国方志丛书》第73号），第316页。

^④ 周在浚，《年谱》，《赖古堂集》附录，第911页。

^⑤ [清]王琛、徐兆丰修、张景祁、张元奇等纂，[光绪]《重纂邵武府志》卷十三（《中国方志丛书》第73号），第231页。

《守邵始末》一书所记当为这场激烈的守城战役来龙去脉。

4、《同书》、《字触》、《翼扬》

周亮工有《题蕉堂索句图》云：“丁亥冬初，予由江右入杉关抵邵武。时寇遍郊圻，予困守孤城八阅月，寇小退。道路梗塞又不能入会城。予署旧有小堂，蕉百本丛之。予少为修饰，益种蕉数百本于其中，成《同书》四卷，《字触》六卷，《蕉堂诗》一卷，《翼扬》二卷成其半，于时读书赋诗殊自适也。……^①丁亥为清顺治四年（1647），此年亮工三十六岁，擢福建按察使，从浙江入豫章，从杉关入闽，抵达光泽，遇乱道阻，遂于邑中莅任。

《同书》，存，四卷。“大致如李清《诸史同异》，而李书多载相类之事，此则兼载相类之语，颇足以稽古异同。”^②另，周在浚《行述》、钱陆灿纂《墓志铭》、黄虞稷《行状》皆称《同书》为八卷。

《字触》，存，六卷。此为游戏文字之作。分瘦部、外部、晰部、几部、谐部、说部六类。“周亮工从书史中摘录有关文字，离合增减而别成新意，并加区分编次，实际上就是考迷、拆字之类。”^③另，《赖古堂诗集序》称《字触》为一卷。

*《翼扬》，该书已佚。据周亮工《题蕉堂索句图》“丁亥冬初……《翼扬》二卷成其半”，可知该书为两卷。另据《书影》，“杨用修先生《丹铅》诸录出，而陈晦伯《正杨》继之，胡元瑞《笔丛》又继之。时人颜曰《正杨》。当时如周方叔、谢在杭、毕湖目诸君子集中，与用修为难者，不止一人。然其中虽极辩难，有究竟是一意者，亦有相互发明者。予以汇为一编，颜曰《翼扬》。”^④由此，则知该书原为杨慎辩护之作，因此名曰《翼扬》，其内容是汇集与杨慎《丹铅录》中观点之“一意者”与“相互发明者”。

5、《闽小记》

存，四卷。此书为“栎园先生莅闽时所集”，^⑤“凡夫全闽之轶事旧闻，方物土产，大而人文之盛，微而工伎之巧，幽而洞壑之奇，细而物类之夥，事涉隼异，他方所鲜，即群焉传诵目未及睹者与方言俚语足备博闻，皆征诸睹，

^①《题蕉堂索句图》，《赖古堂集》卷二十三，第855—856页。

^② [清]永瑢等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补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910页。

^③ 来新夏，《周亮工和他的杂著》，《结网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117页。

^④ 《书影》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27页。

^⑤ 汪辑，《闽小记序》，《闽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2页。

记笔以成书”。^①

此书为周亮工为官福建，记述当地物产、风俗、工艺、掌故的杂著。

6、《书影》（《因树屋书影》）

存，十卷。据《年谱》“己亥四十八岁，刑部讯未结，公乃结庐于白云司，日赋诗著书其中，颜之曰因树屋。有《北雪》、《因树屋书影》诸集。”^②按顺治己亥为顺治十六年（1659），《书影》即成于此年。周亮工根据记忆，叙述平生所学、所闻、所见，涉及诗词歌赋、文学流变、掌故、文人趣闻等方面，谓“老年人读书，只存影子而已”，故名《书影》。又因撰写于因树屋，故又名《因树屋书影》。

7、《相编》

该书已佚。据《赖古堂诗集序》：“公所著有……《相编》四卷……皆次第行世。”^③可知该书为四卷，已刊印出版。内容无考。

8、《莲书》

该书已佚。据周在浚《行述》，知该书为四卷，黄虞稷《行状》同，钱陆灿撰《墓志铭》称《莲书》为八卷。内容无考。

9、《平心录》*

该书已佚。高珩作《平心录跋语》：“周栎园先生观察营邱也，期年而政成，民易志焉，其治绩未可以更。……平心一编，其见之教戒者殷殷矣。……夫以龙门之逸才，韩欧之大手，竭次卿延寿之心为闾师乡三老喃喃之语，涤浇俗之垢肠而三易之……”^④

按周在浚《行述》：“至若青民强鲁，轻生健讼，甚有以小忿争构大衅，冒昧叩阙廷。至计无所之，甘心一死，投繯殒命而不顾者，比比皆是。先大夫委曲开导，娓娓数千言，皆巷里常谈，妇人孺子相与传说，感化尽成，驯俗青、齐。《平心录》一书，遂为告条创式，而叩阊及投繯者遂绝。”^⑤

周亮工顺治十八年（1661）遇赦，康熙元年（1662）赴青州海防道职，至康熙五年（1666）擢升为江南江安督粮道。《平心录》当成于此时间段（1662

^① 黄虞稷，《闽小记序》，《闽小记》，第6页。

^② 周在浚，《年谱》，《赖古堂集》附录，第915页。

^③ 周在浚，《赖古堂诗集序》，《赖古堂集》卷十三，第531页。

^④ 高珩，《平心录跋语》，《栖云阁文集十五卷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2册），第326—328页。

^⑤ 周在浚，《行述》，《赖古堂集》附录，第1001页。

一1666)内。周亮工担任青州海防道,在职期间“刚方严肃,豪猾畏避,刊布条约每作家常絮语,晓谕愚民。”^①其内容据周在浚言当为青州百姓诉讼状纸之模版。

10、《读画录》

存,四卷。“所记自明以来凡七十六人,各论其品第;亦间附载题咏及其人梗概。大抵皆所目睹,否亦相去不甚远。如李日华、董其昌之流,犹及闻其逸事者。昔董其昌作画禅室随笔,称书法后人不及古,画则各自成佛作祖。亮工亦持是论。故是编所录不及万历以前也。”^②

11、《印人传》

存,三卷。“是书则谱之题跋,别编为传者也。首载文天祥、海瑞、顾宪成三印,次及其父、其弟、其友许宰,次则文彭以及李颖,凡六十人。附传三人,又不知姓名一人。其有名而无传者又朱简等六十一人。”^③

12、《耦雋》*

该书已佚。钱陆灿纂《墓志铭》、黄虞稷《行状》皆称书成,藏于家。周在浚《行述》:谓“今所存者……《耦雋》四卷”。^④据周在浚为《书影》作序“先君子生平怜才好士,……所以诸编之外,又有……《名公对联偶雋》。”^⑤大致可推,此书当为周亮工收集的名人名联汇编。

13、《删定虞山先生诗人传》*

该书已佚。据《行述》:“今之所存者……《删定虞山先生诗人传》四卷。”^⑥黄虞稷《行状》亦称:“……别有《删定虞山先生诗人传》四卷。”^⑦而周在浚《赖古堂文集序》、钱陆灿纂《墓志铭》称《删定虞山诗人传》,当为同一书。成书年代无考。

据《尺牍新钞二选藏弃集》卷二所收黄瓚《与栢园》:“向见君手订《虞山诗人传》,心极爱之。诸传皆妙经君手订,尤足重也。后闻虞山续诗选之后复成

^① 张耀,杨士驥等修,法伟堂,孙葆田等纂,《山东通志》卷七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423页。

^② 《四库撤毁书提要》,《四库全书总目》附录,中华书局,1987,第1841页。

^③ 同上,第1842页。

^④ 周在浚,《行述》,《赖古堂集》附录,第1015页。

^⑤ 周在浚,《书影序》,《书影》,第11页。

^⑥ 周在浚,《行述》,《赖古堂集》附录,第1015页。

^⑦ 黄虞稷,《行状》,《赖古堂集》附录,第972页。

《吾炙集》二尺许，皆平昔知交之诗。”^①

按：钱谦益曾晚年辑《吾炙集》，而周亮工也习惯称钱为虞山先生，因此，《删定虞山先生诗人传》中的虞山当指钱谦益。钱谦益著有《列朝诗集》作者为每个诗人都写了扼要的小传，介绍姓氏爵里生平，品评其作品得失。后钱谦益族孙钱陆灿曾汇集书中的小传为一编，单独刊行，名《列朝诗集小传》。根据黄瓚所言：“后闻虞山续诗选之后复成《吾炙集》”，这个诗选就是《列朝诗集》。那么，周亮工所著当为删定《列朝诗集》所录诗人传记之作。虽然该书已佚，但从周亮工现存的作品中，仍不经意地留下了关于该书的一些片断。如《书影》卷六有一条笔记是明代南京诗人柳应芳的介绍，^②它与《列朝诗集小传》中收录关于柳应芳的资料完全相同。

14 《赖古堂集》

存，二十四卷。为周亮工诗文总集，诗文各十二卷。此集最早由周亮工之子在浚康熙十四年（1675）刊刻。据其自叙该集乃“（周亮工）乙酉……一夕中有所感，尽取焚之”^③后，“流传于知交而某收罗之者也，故名《焚余》”。^④

按：周亮工于康熙八年（1669）编订了自己的诗文全集，康熙九年（1670）同毁于一炬。诗集由于外间已有部分流传，在浚辑录幸存者，编为十二卷。由于文集从来没有刊行过，也没有复本，所以损失很严重，只有那些被四方传抄及选录的文章，以及周亮工为人所题书册之作和撰写的碑版文字得以幸存，周在浚订为文十二卷。

该书是现存汇集亮工作品最多的集子，也是研究周亮工的基本资料。

周亮工著作等身，除了本节所介绍的十八部诗别集及十五部文集外，另有选辑之书与其诗文的选编本，不在本章论述之列，故略去。

^① 黄瓚，《与栢园》，《尺牘新钞二选藏弃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6册），第455页。

^② 《书影》卷六，第171页。

^③ 周在浚，《赖古堂集序》，《赖古堂集》，第25页。

^④ 吕留良，《栢园焚余序》，《晚村文集》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8册），第562页。

第三章 周亮工文化事迹考略

“古人耽一物率多成癖。如嵇中散之锻，阮遥集之屐，王武子之马，谢康乐之山水皆是也，若和峤好钱而亦以癖名则辱矣。故户部侍郎栢下周先生故多癖，癖画、癖墨、癖古印章。”^①王士禛所言实为的评。周亮工一生所好颇广，他曾经跟宋琬说：“余生平无他好，惟喜藏古人法书名画、金石篆刻之属，朝夕爱玩以为寝室性命者”，^②除了诗文创作外，书画、墨、印章均有涉及，并引领一时之风尚。此外，周亮工富藏书、刻书颇丰，“是清初江南文学界和出版界的重要人物”。^③因此，周亮工的文化事迹是他一生行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现有对周亮工与书画、印章关系的研究收获颇丰，因此，本章宗旨即在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勾勒周亮工文化事迹的大致轮廓，以期全面了解亮工之行谊。

第一节 周亮工与画

周亮工是大收藏家，家有赖古堂，“栢园好近代名士书画，藏甚富，舟车南北，恒贮篋衍”，^④可见赖古堂中藏书、画甚丰。“（栢园先生）于是拔萃选尤，装潢成册，一时名流多为品题，此《读画录》所由作也”。^⑤周亮工将所藏之画的精品装订成册，随身携带，遇到闲暇，便于翻阅。当他回想某幅画出自某画家手笔，与某画家的情谊，或者作画之缘由，甚至画作者本人的轶闻趣事等，兴之所至，便写下了这些画家的小传，这便是《读画录》一书的由来。《读画录》一书为四十一人立传，书后另附画人姓名及未及立传者六十九人，包括王时敏、王翥、陈卓等，均是周亮工平时交游之人，记载较为翔实可靠，《读

^① 王士禛，《跋杨龙友画》，《带经堂集》卷九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15册），第209页。

^② 宋琬，《题周栢园所藏当代名人画册》，《宋琬全集·安雅堂文集》，齐鲁书社，2003，第77页。

^③ 陆林师《周亮工参与刊刻金圣叹批评〈水浒〉、古文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第121页。

^④ 钱谦益，《赖古堂宝画跋》，《绉云楼题跋》，中华书局，1958，第67页。

^⑤ 张怡，《读画录序》，《读画录》（《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1065册），第584页。

画录》一书，也因此成为画史上一部举足轻重的著作。由于《读画录》中记载的画家绝大多数是周亮工的友朋辈，而且其中四十几位都是金陵人或者旅居金陵之人，因此“便成了后世研究金陵画坛以至明末清初许多画家重要而准确的一手资料，屡屡为后世研究者所引用。”^①甚至，后人称：“若谢赫之《品画录》、张彦远之《名画录》、郭若虚之《图画见闻志》、米南宫之《画史》、周亮工之《读画录》，论断精确，各成一家言”，^②足见《读画录》在画史上的地位。

同时，周亮工精于艺术鉴赏为时所公认，“国初以来推具眼，楝下（周亮工）禾中（曹公溶）两侍郎。”^③这与他独到而深刻的艺术见解有关。周亮工的艺术主张散见于他各类著作中，而以《读画录》一书最为集中。这在许文惠先生《周亮工与清初金陵画坛》一文中归纳得十分精到：一为强调人品对画品的影响；二为绘画推崇“逸品”；三为倡导绘画的师法造化和个人独创性。

此外，周亮工曾评陈卓、吴宏、樊圻、邹喆、蔡泽、李又李、盛丹为“金陵八家”，载于乾隆《上元县志》，后被《国朝画征录》、《清史稿》等普遍使用。因为周亮工对画史的贡献，研究者多将他与清初金陵画坛的繁荣联系起来，加以盛誉。“实际上可以说，周亮工是当时金陵地区艺术交流中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鉴赏家，他是当时金陵画坛的主要评价权威，对金陵画坛的画风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作为一个大收藏家、史论家，他的藏品和著述为后人研究金陵画坛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同时他也是金陵画家的主要资助者。”^④的确，由于周亮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及艺术鉴赏力，因此，他的评论将影响画者地位的起落，再加上周亮工是个怜才好士之人，与明清之际南京的许多画家如龚贤、程正揆、高阜、高岑、髡残、胡慥等有频繁的交往。^⑤周亮工本人不但是艺术鉴赏家，同时也进行实际的创作，现存画作两幅：一幅《山水轴》，为香港私人收藏；另一幅《晴树烟岚图》现藏南京博物馆。

^① 吕晓，《“金陵八家”说考辨》，《美术研究》2004年第3期，第64页。

^② 叶法《序》，《桐荫论画》（《艺林名著丛刊》）中国书店出版，1983，第4页。

^③ 宋肇，《论画绝句二十六首》，《宋氏绵津诗钞》卷八，《二家诗钞二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36册），齐鲁书社，2001，第696页。

^④ 许文惠，《周亮工与清初金陵画坛》，《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及设计版），1998年第2期，第39页。

^⑤ 详见《读画录》及吕进《“金陵八家”说考辨》，《美术研究》2004年第3期；（美）理查德·佩格，《俗人、僧人与画家》《艺苑·美术版》，1997年第3期等相关研究论文，恕不赘述。

第二节 书人周亮工

周亮工尝自跋所作八分书《寒鸦歌》后二绝之一曰：“难教去尽外来姿，老腕羞惭力不随。方叠共夸官样好，阿谁解爱《郃阳碑》。”对书法，周亮工有特殊的爱好，“大梁城西水磨间，土人掘地得一石有‘日月逝酒浆’五字，乃古篆也。周栎园侍郎摹勒以传，谓非仙者不能道”。^①周亮工酷好书法，同时有很高的鉴赏品评能力，这从《赖古堂书画题跋》中的评语不断为不同的艺术丛书总集所收录中就可可见一斑。同时周亮工在书法上也有一定的造诣。包世臣《艺舟双楫·国朝书品》将书法名家的作品分为神、妙、能、逸、佳五等，将周亮工评定以为“国朝草书能品下”，以“逐迹穷源，思力交至”为特征。^②《国朝书人辑略》卷一便将周亮工收录，^③《木叶庵法书记》称：“书法近汉魏”（何采言），“书法古拙在篆籀之间，奇逸可喜”。^④

笔者据刘九庵先生编著的《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和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所编《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诸书所著录全国各大博物院（馆）、文物商店现存周亮工书法作品计有十五幅：

一、清顺治元年（1644年）33岁时作的《行书诗》卷，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

二、清顺治七年（1650年）39岁时作的《行书五言诗》轴，同上。

三、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49岁时作的《行书情话轩近诗》册，真迹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四、清康熙二年（1663年）52岁时作的《行书七律诗》轴，真迹现藏上海博物馆。

五、同年作《行书七律诗》扇页，真迹现藏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六、清康熙四年（1665年）54岁时作的《行书偶遂堂诗》卷，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

七、清康熙七年（1668年）57岁时作的《行楷书咏苇诗》轴，真迹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①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699册），第132页。

^② 包世臣，《艺舟双楫》（《艺林名著丛刊》）中国书店出版，1983，第85-86页。

^③ 震钧，《国朝书人辑略》卷一，光绪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④ 《木叶庵法书记》，《二十五史外人物总传要籍集成》第2册，齐鲁书社，1999，第1778页。

- 八、作《行楷书》轴，真迹现藏济南市博物馆。
- 九、作《行书临帖》卷，真迹现藏苏州博物馆。
- 十、作《行书七绝诗》轴，真迹现藏南京博物院。
- 十一、作《行书七律诗》轴，真迹现藏上海博物馆。
- 十二、作《行书五律诗》轴，同上。
- 十三、作《行书栢园即事诗》轴，同上。
- 十四、作《行书七律诗》轴，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
- 十五、作《行书》册，真迹现藏北京市文物商店。

第三节 周亮工与印

“栢下先生于印章一道独有偏嗜，不特于一时作者如程穆倩、黄济叔、穆生诸子求之，曾不遗力，凡文士中有志斯道者必令奏刀，得其一章半篆辄喜形于色。积久，几至万颗，精遴之，尚存数千。奇丽怪伟，工妙绝世，所谓兰亭无下品也。”^①周亮工好士怜才，对朋友敦笃不欺，“一时遗老多从之游”，^②家中常高朋满座，饮酒赋诗。由于周亮工有印章之癖，自称“予生平嗜此不啻如南宮之爱石。”^③往来之人中如程邃、黄经等人均是个中高手，因此“酷嗜印章数十年来，大江南北精于篆刻者有贻赠聚而藏之篋衍”。^④周亮工以藏印丰富闻名于时，同时他还延请名家为其治印，“数十年积数千百枚错落篋篋间，皆有古法可式。近代以来，好古之家印之多且精者未有如周先生者。……因合先君子暨子弟辈所藏以为谱。……其载之谱者皆其氏号堂厂及其所取名言隽句以见志适情者也。”^⑤“康熙六年（1667），周亮工叹所聚玩好，半属云烟，乃取所余图书分赠诸子，并将家族所蓄印章集为一编，名曰《赖古堂家藏印谱》，由其仆陶姓者行印拓之事，一岁仅得二十五册。”^⑥

《印谱》所收多为周氏家族之字号斋室和见志怡情之警句的名印，约六百多方，均系当时宗工巨手所镌。《赖古堂印谱》一书四卷，由周亮工之子周在浚、周在建、周在延等辑成，于康熙六年（1667）印行。四库馆臣褒举为“所编赖

^① 张贞，《纪田集》卷十四（《四库未收书辑刊》7辑第28册），第750页。

^②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八，第889页。

^③ 高阜，《赖古堂藏印序》，《赖古堂印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④ 黄虞稷，《赖古堂印谱序》，《赖古堂印谱》。

^⑤ 高阜，《赖古堂藏印序》，《赖古堂印谱》。

^⑥ 《赖古堂印谱·出版说明》，《赖古堂印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古堂印谱，至今为篆刻家模范。”^①今人也认为“他的《赖古堂印谱》一书开创了集各家印谱之先河。”^②

另一方面，“先生故精于六书之学，四方操是艺以登门者往往待先生一裁以成名。先生于其患难相从，退食平居之隙，荟蕞其印列于左方，人冠之小传，大要指其印学之所以然，而其人之生平亦附。”^③周亮工以自己精通流“六书”之学为基础，以自己收藏的大量名工巨手所篆之印为依托，再加上与明末清初众多的刻印名家为挚友这三个有利条件，作印人传略，死后由其子辑为《赖古堂印人传》三卷六十八篇。“是书则谱之题跋，别编为传者也。”^④该书记录作者鉴藏的旧印，撰写了明代中后期至清初五十九位篆刻家的传记。

观《赖古堂印人传》，知周亮工以为摹汉是印学正宗，在为印人作传的同时，间参作者自己的印学观点，因此《印人传》也是研究明末清初艺术流派的一部重要文献。自从周亮工首出《印人记》，汪启淑、冯承辉、叶铭等皆有继作。后《印人传》诸书，从体裁上均为其翻版。

“陈郎年少学欧波，遗迹铜香书屋多。倘续印人佗日传，品题自比栢园过”。（钟大源句）^⑤可见自周亮工《印人传》一出，后人在品题印章时往往以他为衡量鉴赏能力高下的标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周亮工对印学的贡献。

第四节 周亮工与墨

藏墨一直被认为是文人的雅逸之举，佳墨具有“坚如玉、纹如犀、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磨研至尽，香不衰”的特点，“在中国人的理念中，墨则是文人情结的体现。以墨言志，以墨抒情，以墨咏怀，墨诠释着文人的情趣。”^⑥因而备受文人骚客、书画名宿的青睐。宋以后，名墨逐渐成为文人书案上的陈设和欣赏之物。

周亮工爱墨如宝，在清初十分有名。吴伟业曾赋《周栢园有墨癖，尝蓄墨万种，岁除以酒浇之，作祭墨诗。友人王紫崖话其事。漫赋二律》诗撰写其事：

其一

^① 《撤毁四库全书提要》，《四库全书总目》附录，中华书局，1987，第1842页。

^② 谢凌，《周亮工及其赖古堂印谱》，《文史杂志》，1999年第3期，第73页。

^③ 钱陆灿，《印人传序》，（《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第1092册），第30页。

^④ 《撤毁四库全书提要》，《四库全书总目》附录，第1842页。

^⑤ 沈心，《论印绝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第1092册），第18页。

^⑥ 陈燮君，《中国墨文化大观·序》，《中国墨文化大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第1页。

含香詞賦擲金聲，家住玄都对管城。万笏雅应推正直，一囊聊复贮纵横。
藏虽黯淡终能守，用任欹斜自不平。磨耗年光心力短，只因耽误褚先生。

其二

山斋清玩富琳琅，似壁如圭万墨庄。口啜饮同高士癖，头濡书类酒人狂。
但逢知己随浓澹，若论文情耐久长。不用黄金费装裹，伴他铜雀近周郎。^①

“蓄墨万种”，可云奇富。又云“岁除以酒浇之，作祭墨诗”，查《赖古堂集》，关于祭墨，有二诗叙及。其一为卷五《长安旧传十卖诗，仆所卖不止十，然皆非所忆，忆惟四，作〈四忆〉》。第三首云：

小阁年年拜，隃麋夙所亲。心期玄自守，畏见尔磨人。即啜难娱老，虽多未写贫。豹囊闲挂壁，静者剩为邻。（原注：墨。予岁时为祭墨之会，同人咸有诗。）

根据这首诗，可以证明吴伟业的话是确实的。另一首见卷七，题作《丁亥（顺治四年（1647）除夕，独宿邵武城楼。永夜不寐，成诗四章），第四章云：

百端交集岁难除，强饮屠苏意未舒。下榻怀人同拜墨（原注：“客岁此夕，胶西匡九畹、黄山程穆倩、秣陵胡元润宿于衙斋，为祭墨之会）登楼无客对摊书。蛮烟瘴雾悲良友，伏雨岚风咏蹇予。惭愧劳劳尘土梦，十年此际未安居。

从两首诗提供的信息看，前者言：“予岁时为祭墨之会，同人咸有诗。”而后一首注：“客岁此夕，胶西匡九畹、黄山程穆倩、秣陵胡元润宿于衙斋，为祭墨之会”，证明了周亮工岁末祭墨。至于祭墨盛典上同人咸有之诗，笔者在与周亮工交好的诸人的集子中均未觅见踪影，仅许友《除夕前一日，周栎园先生召集斋中作祭墨会》一诗，“……先生有社为祭墨，家藏万墨为墨国。千奇万状无不藏……”^②可为之佐证。

周氏既嗜墨，因而亦有特制之墨。“周栎园大牛舌墨，面书“栎园先生珍赏”，背“赖古堂制”，皆阴文，四围黑漆光润而有细裂纹隐隐，约重三两余。”^③徐康所记当是他所亲见。

第五节 藏书

中国的私家藏书，从汉晋历唐宋至清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浓

^① 吴伟业，《梅村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2册），第130页。

^② 魏宪辑，《诗持二集》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8册），第256页。

^③ 徐康，《前尘梦影录》，（《美术丛书》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100页。

厚的藏书风气。“清代是私家藏书最鼎盛的时期，整个清代确有文献记载藏书事实者，经笔者查明，计有 2082 人，超过前此历代藏书家的总和。”^①就藏书者的身份而言，私人藏书家多为官僚及地方富绅。很多士林人物，既为朝廷重臣，仍手不释卷，因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必得有藏书。于是，官吏藏书成了惯例，周亮工就是其中的一员。

周亮工乃一爱读书之人，“簿书稍暇，读书不辍，即参拜大府、酬酢宾客、坐舆幕中，日以数十卷自随。归语友人辄举其委曲。虽甚久远偶晰一字之疑，引据证明必指其出何书载何卷，常命掌记依检，应手即得，不差行墨。”^②

同时，喜爱读书的周亮工受时风和士风的感染也是个爱好藏书之人。在《书影》中关于其购书和藏书的记载很多。“予索之（傅文兆《十一翼》）十年不得，后在闽得之于蒋用弢”。（卷四）“虞山先生选《列朝诗》，予以旧藏陈父诗四卷归之。”（卷六）“陈心叔（士元）……予旧藏六七种，今只存一二矣。后托家吴昉大令觅其全本，亦不可得。”（卷八）“宋汶阳王质，号雪山先生，著《诗归总闻》二十卷，……近为陈开仲购得，归予。”（卷八）“近从陈开仲购得宋晁无咎抄本《鸡肋集》七十卷。”（卷八）“临川聂大年……予得其遗诗一卷。”（卷十）

从这些零碎的纪录看，周亮工的藏书品类，从宋元珍本到时人手稿，均有之。从数量上言，“秣陵藏书谁最多？读画楼中高嵯峨”，^③周亮工的藏书很丰富，^④闻名遐迩，连屈大均这个岭南人士也有所耳闻。

据《千顷堂书目》的记载，周亮工的祖父周廷槐有“大业堂书目两卷”，^⑤可见在周亮工的祖父辈，周家的藏书活动已开始了。“大梁周子梨庄，栎园司农长公。司农世以书为业，嘉隆以来雕版行世周氏实始其事。游宦所至，访求不遗余力。闽谢在杭先生万历中抄书秘阁，后尽归司农。”^⑥周亮工游宦所至，则以访求书籍为急务，在闽为官，曾购得福建藏书家谢肇淛于万历年间抄自皇家的唐、宋秘本数百种。

凭借自己超过先辈的经济实力与文化根底，周家的藏书至周亮工，既增加了

^①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第 269 页。

^② 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第 540 册），第 91 页。

^③ 屈大均，《题州梨庄戴笠图》，《道援堂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52 册）卷三，第 535 页

^④ 据曹寅，《楝亭书目》卷一载：“《栎园书目》，大梁周减斋家藏，两卷。”（《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 68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第 774 页）可知周亮工不但有丰富的藏书，同时，还饶有兴致的为自己的图书编目。

^⑤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 295 页。

^⑥ 《征刻唐宋秘书例》，《征刻唐宋秘书目》（《丛书集成续编》第 68 册），第 1166 页。

藏书量，又提高了藏书的品质。可惜的是，“（司农）两遭患难，数世所积化为乌有。”^①周亮工卒后，赖古堂藏书传给其子在浚、在建等人。据《征刻唐宋秘书目》中的记载，周在浚至少获得了《征刻唐宋秘书目》中的写本200余种。他的藏书，在清前期的南京与黄虞稷齐名，“黄子俞邨、周子雪客，藏书累叶，手泽犹新。玉笈缥緗，不减李邕侯之架；御书炳焕，何殊孙长孺之楼。”^②其他几个儿子如周在建等获得的书画也不在少数，这从他搬家时的情形就可见一斑，“牙谿满架走童子，兼旬方才搬了。旧画新图，千丘万壑，担上烟云缭绕。”^③可惜的是，在周在浚这代人之后，赖古堂藏书就不知所终了。对此，后人不感慨万千，书“栢园楼废谁知读？散失襄阳书画船！”^④句，为之一叹。

值得一提的是，周亮工的藏书理念十分开明。“藏书之家，秘之不易示人……则是古文终无流布之日，可叹也。”^⑤这句话虽非周本人所言，但收入到《书影》中，间接表明了他对藏书家之间相互交流以存古籍的藏书方式的支持。“予从家大人手录诗稿中，见牛左史《周藩王宫辞》五首，……后致牧斋先生，载入《列朝诗选》中。”^⑥“虞山选《列朝诗》，予以旧藏陈父诗四卷归之。”从实际行动看，周亮工也确实履行了这句话，“是时先君子（周亮工）亦好积书。故交莫逆互出所藏相辩证。”^⑦历史上颇多保守的藏书家，遗训子孙时，再再告诫“借书与人为不孝”，而周亮工“互出所藏相辩证”的藏书理念，与时人曹溶在《流通古书约》所提倡的“有无相易”^⑧的藏书精神不谋而合，代表了明清之际具有开明思想的藏书家的一致呼声。

第六节 刻书

“雪客为周栢园先生亮工之子，河南祥符人，世以刻书为业。”^⑨据叶德辉先生言，周家世代刻书。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周氏刻书可以上推至周亮工的祖父周廷槐，下延至周亮工之子。

^① 《征刻唐宋秘书目》，《征刻唐宋秘书目》（《丛书集成续编》第68册），第1166页。

^② 同上，第1164页。

^③ 杜首昌，《喜迁莺·周榕客移家》，《绡秀园词选》卷（《四库未收书辑刊》7辑第30册），第349页。

^④ 魏荔彤，《江南竹枝词》，《怀舫诗集十二卷·怀舫诗别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4册），第84页。

^⑤ 《书影》卷一，第24页。

^⑥ 《书影》卷一，第19页。

^⑦ 顾彩跋，《赖古堂集》卷六，第171页，汝南家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⑧ 曹溶，《流通古书约》，《征刻唐宋秘书目》（《丛书集成续编》第68册），第1163页。

^⑨ 叶德辉，《重刊征刻唐宋秘书目序》，《征刻唐宋秘书目》（《丛书集成续编》第68册），第1163页。

“(明代)南京的书坊刻书事业,十分兴旺。书坊刻书用书林、书坊、书肆、书铺等名称。南京的书坊可考的有上百家之多,大多集中在今三山街一带,其中不少是通行的。……周姓:周希旦(大业堂)、周曰校(万卷楼)、周近泉(大有堂)、周氏嘉宾堂(即周竹潭)、周昆冈、周宗孔、周宗颜、周四达、周廷槐、周如泉,周显、周前山、周用。”^①周亮工的祖父周廷槐(前山)就是周姓刻书群体中的一员。

“在明代众多的书坊中,唐姓,周姓和王姓的特多,从他们的名字用字来看,可能出于一个家族,是同族世代经营出版业。可惜他们的世系不大清楚,他们家族的经营情况也不清楚。”^②周亮工的祖父周廷(庭)槐(前山)从祖居地江西金溪迁徙到开封,再迁居南京后,可能就是与同族人一起以刻书为业。周廷(庭)槐所刻之书,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而言,有1、《种杏仙方》一种,书名下注“金溪云林龚廷贤编辑;金陵前山周廷槐刊行”,刊刻的时间据书前小序,为明万历九年(1581)。^③2、《古今诗韵释义5卷》,“金陵书周前山,万历九年(1581)刊”^④3、《新刻增补古今医鉴8卷》,“龚信撰,龚廷贤续,金陵言肆周庭槐刻本。”^⑤

“明代刊刻的通俗小说如《国色天香》、《西汉演义》、《东西两晋志传》,多题由绣谷或金陵周曰校(即周对峰)、周敬素和周敬弦兄弟等经营的万卷楼或大业堂刊行者,这些周姓人都在金陵办书坊,他们之间是否同族,难考;但他们之间曾同署“大业堂”,或周如山重印过周曰校所刊之书,却有据可证。”^⑥

周亮工的父亲周文炜即引言中所说的周如山。他在天启三年(1623)任诸暨主簿,两年后即左迁王府官,因不堪其辱,以病弃官,还南京。在担任诸暨主簿之前的万历年间,文炜即以“大业堂”和“敬业堂”名义,刊行了一些书籍,^⑦主要包括:1、《新刻京台公余胜览国色天香》,据王重民著《中国善本书

^① 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73页。

^② 同上,第74页。

^③ 龚廷贤编辑,《种杏仙方》,《故宫珍本丛刊》第365册,第356页。

^④ 杨绳信编著,《中国版刻综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139页。

^⑤ 翁连溪编校,《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子部·医家》,线装书局,2005,第866页。

^⑥ 吴圣昔,《论〈西游记〉鲁本和周本信息的异同性》,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41页。

^⑦ 另据王清源,牟仁隆,韩锡铎先生言,周文炜或周希旦曾用大业堂名义刊刻过如下小说:《唐书志通俗演义题评》八卷、《重刻西汉通俗演义》八卷、《重刻京本增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志传》十卷、《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百回、《新编重订出像注释通俗演义西晋志传题评》四卷、《东晋志传题评》八卷。《小说书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第5页。)笔者以为,在彻底未弄清楚以上诸书的出版者之前,暂且不将如上诸书归入周文炜名下为妥。

提要·国色天香》条著录：“大梁周文炜如山甫重梓”，封面题“敬业堂梓行”；

① 2、《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前有江进元、虞长孺、陈继儒等序，虞序作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扉页有“周衙大业堂刊”牌记，卷下有“南雍周文炜如山铸”。② 4、《山海经传》十八卷，郭璞撰，“明周如山大业堂刻本”。③

到了周亮工这一代，由于出生于出版世家，亮工17岁便“始操觚选事”，④即从事编选刊行之业，并且初战告捷“有小题血战之刻，一时为之纸贵”⑤。即使崇祯十三年（1640）他考取了进士，不再以刻书为业，但是，他本人和几个儿子仍以“大业堂”、“遥连堂”、“赖古堂”的名义刻书，其幼弟周亮节则以“醉畊堂”为号刻书。周亮节的刻书主要有《香乘》、《银海精微》、《评论出像水浒传》、《新刻伤寒六书纂要辨疑》、《审视瑶函》等。周亮工所刻之书（除去刊刻自己的诗文集），据笔者的考证，有如下数种：

1、《天地正气集》，该书佚。按：郭麐《潍县竹枝词》云：“县尊周亮工栢园常于围解后察点阵亡士卒，共二百余人，知姓名者九十余人，辑有《天地正气集》。会稽冯肇纪幼将题以诗云：‘马革连尸几处理？全城功业识由来。黄封战血吹还凝，野草忠魂结未开。已有姓名留竹帛，不需勋勳上云台。亿千均死都沦没，慰尔生存未可哀。’惜其书不传。”⑥据周亮工的行年，可知该书当辑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或十五年（1642）。

2、《全潍纪略》存，一卷。前有周亮工作《全潍纪略》引，称“壬午冬，虏迫潍城廿日余，殪其酋首遁而城全。……予病既滋甚，又恒愧为乡先生士民所容敬，以先后事迹付之梓，以明予之无所长也。”⑦从内容看，《全潍纪略》乃“明末清兵围潍之役，周侯元亮所辑之公文档案而刊行者也。”⑧刊刻年代同上书。

3、《原圃集一卷塞庵诗一续一卷二续一卷三续一卷》，张民表撰。张民表识周亮工于微时，对有其知遇之恩，亮工一直以弟子礼事之。明崇祯壬午年（1642），汴梁大水，张民表没于水。亮工广为收集佚诗，并为一集，刊布之。据张民表之子所题识语，称“今年乙酉，栢园师过海陵……因搜得此帙，并得一扇。……附

① 王重民著，《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400—401页。

②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第756页。

③ 翁连溪编校，《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子部·小说家》，第1042页。

④ 周在浚，《年谱》，《赖古堂集》附录，第904页。

⑤ 同上。

⑥ 郭麐，《潍县竹枝词》（《中国风土志丛刊》26册），第16页。

⑦ 周亮工，《全潍纪略》引《潍县文献丛刊》第一辑，丁锡田十笏园本，上海图书馆藏。

⑧ 同上，丁锡田识。

刻于此。”^①可见该书刊刻的具体时间为顺治乙酉年（1645）左右。

4、《遥连堂订王损仲先生诗乙稿》，存，一卷。王损仲即王惟俭。王惟俭和周亮工同为河南祥符人，并先后在潍县为官，但二人并不相识。据周言“予生也晚，未及见公，仅得交令嗣雁泽。后在吴门市上，得公诗文各一卷，予为序而梓之。”^②可惜文集已散佚，仅存诗集一卷

5、《露筋》，该书佚。“予在维扬，既集露筋祠诸诗文合镌之”。^③按：《书影》写作的时间是顺治己亥，即1659年。在此之前，周亮工于顺治二年（1645）、顺治三年（1646）在维扬为官，因此，刻该书的时间也应不出于此。

6、《阮太冲集》，阮汉闻撰，已佚。据《阮太冲集叙》，此书为亮工“乙酉在秣陵，索而梓之”，也就是顺治二年（1645）刊行的。^④

7、《王王屋文集》，王斤著，已佚。据《王王屋文集序》，此书为“石平张子，与王屋同间里。乙酉在白门出此集相视，……因序而梓之。”该书刊刻的时间也是1645年。另，据周在浚《行述》“（先府君）尝刻秦京、王王屋、阮太冲、张林宗诗文为天中四君子集”，^⑤可推知周亮工在顺治二年（1645）年还刊刻了秦镐的集子，与张民表、阮汉闻、王斤的集子合称《天中四君子集》。

8、《万山中诗》，该书佚。“予丁亥自维扬量移入闽，阻寇樵川者八阅月，日从事雉堞间。樵在万山中，四方玩好之物不入士人闻见，士人遂无它好以纷悦其心志。间有以五七字投余者，余辄磨楮墨答之，予为刻《万山中诗》，至今姓字咸朗朗在予意中。”^⑥据这段引文，可推而得知，该书的刊刻时间是顺治丁亥（1647）年前后。

9、《休庵集》盛于斯撰，存。据《丛书集成续编》影印的书影，版心有“遥连堂藏板”字样。^⑦“乙丑十四岁……是年公始与……南陵盛此公交。”^⑧可见，盛于斯是周亮工的总角之交。据周亮工为此集作序时间，为“顺治五年岁在戊子”，^⑨可知，《休庵集》刊刻时间不出顺治五年（1648）。

^① 张允集，《原圃集一卷毫庵诗一续一卷二续一卷三续一卷》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3册》，第35页。

^② 《书影》卷一，第12页。

^③ 同上，卷六，第170页。

^④ 《阮太冲集叙》，《赖古堂集》卷十三，第536页。

^⑤ 周在浚，《行述》，《赖古堂集》附录，第1010页。

^⑥ 《书吴秋朗印章前》，《印人传》卷三（《故宫珍本丛刊》第342册），第31页。

^⑦ 见《休庵集》，《〈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23册》。

^⑧ 周在浚，《年谱》，《赖古堂集》附录，第903页。

^⑨ 周亮工，《南陵盛此公文集序》，《休庵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23册》，第635页。

10、《樵川二家诗》，存。据周亮工为该书作的序，落款时间为“顺治癸巳立秋日”，^①那么，《樵川二家诗》的刊布时间当不出顺治癸巳年（1653）。

11、《广金石韵府》五卷，《字略》一卷，林尚葵撰，存。该书版心下有“祥符周亮工赖古堂”字样，刊刻时间是清康熙九年（1670）。书牌页：“赖古堂重订”、“大业堂藏板”。^②

12、《王于一遗稿》，王猷定撰，存。“《四照堂》遗稿凡若干卷，周栎园司农刻其文。辛亥夏，司农复属予选刻其诗，未就。”^③由饶宇朴为该书作的序，可以获得一个信息，周亮工曾经刊刻王猷定的文集，并打算再刻其诗，但没能完成，即卒。据周亮工作序的落款为“康熙元年”，^④可知《王于一遗稿》面世的时间康熙元年（1662）或稍后。

13、《杨朱两先生著述目录》，存，北京图书馆藏。据周亮工言：“杨升庵、朱郁仪著述，皆近百余种。予尝刻其书目以传。”^⑤该书是周亮工为杨慎和朱郁仪著作编订的目录，由赖古堂刊于清康熙元年（1662）。

14、《向远林诗集》，向杨起撰，佚。据周亮工所作《向远林诗集序》，言：“今壬寅之岁，……与憨叟稍为点次，授之梓。”^⑥根据周亮工的说法，此集当由他和纪映钟合梓于康熙壬寅年（1662）。

15、《陋轩诗》，一卷，存。书影有“赖古堂选定，大业堂藏板”字样，据《吴嘉纪年谱》^⑦和周亮工序，该书刻于康熙元年（1662）。

16、《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十二卷二选藏弃集十六卷三选结邻集十六卷》，存，书影有“赖古堂评选，情话轩藏板”^⑧字样。据书前序，《尺牍新钞》刻于康熙元年（1662），《藏弃集》刊刻的时间是康熙六年（1667），而《结邻集》的刊布时间则是康熙九年（1670）。其实，周亮工选辑的这个书信集，还有《四选牧靡集》，“因刊刻无力，尚存篋笥”。^⑨周亮工本来打算将《牧靡集》刊行出来，甚至请尤

^① 朱履编，《樵川二家诗四卷附沧浪诗话一卷附录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4册），第474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小学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25页。

^③ 饶宇朴，《四照堂集序》，《四照堂集》（《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27册），第140页。

^④ 周亮工，《原序》，《四照堂集》（《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27册），第142页。

^⑤ 《书影》卷八，第223页。

^⑥ 《向远林诗集序》，《赖古堂集》卷十三，第549页。

^⑦ 蔡观明，《吴嘉纪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544页。

^⑧ 书影见《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十二卷二选藏弃集十六卷三选结邻集十六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6册），第2页。

^⑨ 周在浚，《赖古堂集序》，《赖古堂集》卷十三，第27页。

侗等人写了序^①，最终由于经济拮据，未能实现，现在这个集子散佚了，十分可惜。

17、《赖古堂古文选》，存。钱谦益《赖古堂文选序》曰：“甲午遇栢园先生都门，出《赖古堂文选》属予是正，且请为序。”据此，《赖古堂古文选》成书的时间应在顺治甲午年（1654）前。但是该书的刊行时间，据赖古堂为其作的序的时间是康熙六年（1667），此书当于该年被之梨枣。

18、《赖古堂藏书甲集十种》，包括《观宅四十吉祥相》（周文炜撰）、《强聒录》（彭尧谕撰）、《陈子旅书》（陈璜撰）、《三十五忠诗》（孙承宗撰）、《客座赘语》（顾起元撰）、《释冰书》、《孙汧如撰》、《渔谈》（郭钦华、张虞撰）、《皱水轩词筌》（贺裳撰）、《六研斋二笔》（李日华撰）、《人谱》（刘宗周撰）计十种。据汝南家刻本《赖古堂集序》，“先司农公尝欲刻藏书百种，始于壬子，仅刻七函竟即世。”可知周亮工曾经有刻书百本的宏大计划，并从康熙壬子年（1672）着手，但仅刻七函就去世了。这十本书就是壬子年（1672）所成。

19《袁周合刻稿》，袁圣裔、周景濂著，已佚。无考。

此外，陆林师《周亮工参与刊刻金圣叹批评《水浒》、古文考论》一文，精辟考证了周亮工曾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金批水浒及《天下才子必读书》的刊刻工作。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周亮工与《秋水轩倡和词》的关系。该书版心下有“遥连堂藏板”字样，^②确实为周氏所刻。但书中收有黄虞稷《贺新郎·哭栢园夫子》词，因此，这本书的刊刻时间至少在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之后，主事者是周在浚，而并非如王士禛言“秋水轩倡和《贺新郎》词，自曹顾庵始而合肥公继之，伯紫、荔裳、西樵更倡迭和，遂成卷帙，栢园刻之白下。”^③

周亮工逝世之后，他的儿子周在浚、周在延、周在建仍继续用“赖古堂”、“大业堂”、和“遥连堂”的书号刻书。如周在浚康熙十一年（1672）用“遥连堂”书号刻《秋水轩倡和词》、周在延于康熙十七年（1678）用“大业堂”书号刻《朱子四书语类》。^④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考察周氏四世刻书，周廷（庭）槐一辈所刻为两本

^① 尤侗，《牧庵集序》，《尤太史西堂全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9册）卷三，第221—222页。

^② 曹尔堪撰，《秋水轩倡和词》，康熙遥连堂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③ 王士禛，《志壑堂词序》，唐梦赉《志壑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7册），第181页。

^④ 书影见《朱子四书语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55册）。

医书和一本韵书；周文炜所刻多为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周亮节刻流行的小说，兼刻医书。从刻书的门类上看，他们几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谋生刻书。反观周亮工的刻书情况，他所刻的书多是诗文集，包括他师友之书、与他有乡谊者之书、为官所在地人的著作、以及他收集到的一些稀见本。从所刻书的品类看，他刻书的目的逸出了谋取金钱的原因，如萧东发先生所言：“藏书家的刻书的目的有多种因素、多个层面：有的为补充家藏而刻，有的为读书治学而刻，有的是为发表著述而刻，有的为个人兴趣而刻，还有的为存亡续绝佳惠士林而刻，其认识深浅不一，其水平高下不等，也有的是多种因素并存。”^①周亮工的刻书，就是属于“多种因素并存”的情况。

此外，周亮工还参与了《江宁府志》的编撰工作。在《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中，提到了“康熙六年，上元张怡、江宁白梦鼎、钱陆灿集南京万竹庵，共修府志”。^②这次修《江宁府志》，周亮工是负责人之一。此非妄言。“先生（张怡）构松风阁于雨花台畔，闭门却輶，以诗文自娱。御史大夫周栻园、太守陈嗣徽征修郡乘，始一扫径。”^③而白梦鼎也有《万竹园同张瑶星、孙阿汇、钱湘灵修郡志呈周栻园、邓元昭先生》、《仲秋园居即事呈周栻园、邓元昭两先生，时郡志初成》两首诗可为佐证。^④可见，康熙六年修府志的负责人之一就是周亮工。

“博雅争推张茂先，秦淮书画载盈船。即今旧物俱零落，遗草犹传祭墨篇。”^⑤周亮工博雅多才，书画、墨、印章、藏书、刻书，每一文化门类他都不同程度有所涉足，并且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果。同时，他还参与郡志的编修。因此，仅用文学家一词，是无法完全涵盖他一生的行谊的，或者用文化人这个词更为全面准确。

^① 萧东发，《私人藏书家的刻书活动及其贡献》，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第60页。

^② 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第735页。

^③ 魏宪辑，《诗持全集·诗持二集》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8册），第128页。

^④ 邓汉仪辑，《诗观初集》卷十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册），第615页。

^⑤ 宋莘，《挽周元亮先生四首》《西陂类稿》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1323册），第26页。

第四章 周亮工的诗歌唱酬与文学聚会研究

“余每盼今世有一人焉，爱文章真如性命，访人才如佳山水，则几叹跼音绝于空谷，而今乃得臧斋先生。夫先生之游览四方也，闻于闽、于齐、于吴皆手不释卷，矻矻然且闻矻矻又皇皇如有求。夫所求必于所嗜，而所嗜独文章。”^①按照李清的说法，周亮工“所嗜独文章”，此论虽然失于偏颇，然而纵观周亮工的一生，“好读书，善为文章，虽于隙圉，未尝一日废吟咏”，^②诗歌唱酬与文学聚会是贯穿他生命始终的一条线索。

第一节“就园”唱和

清顺治二年（1645），周亮工以御史招抚两淮，授两淮盐运使，顺治三年（1646）年，又被提拔为布政司参政淮扬海防兵备道。两淮盐运使、淮扬海防兵备道驻地均为扬州府。直到到顺治四年（1647），周亮工被擢升为福建按察使，方离开扬州。在扬州期间，周亮工与同僚及扬州府当地甚至附近州府的文人墨客均有频繁的交往。查看相关诗文别集，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周亮工顺治初年在扬州与骚客文人的交往与他一艘名叫“就园”的小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笔者将周亮工顺治二年、三年在扬州的文学交游活动称为“就园”唱和。

参与“就园”唱和的主要有如下几人：

（1）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合肥人，明崇祯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降清后累迁左都御史再谪再起，历刑、兵、礼三部尚书，卒谥“端毅”。

周亮工与龚鼎孳为挚友。二人相识相知，据亮工自叙：“……后叨一第，备兵维扬，潦倒风尘下吏中，几不比于人数，而先生谬相引重，因出所为诗一帙奉质，则又谬为许可，亦叹相见恨晚。……某自广陵备兵后承乏闽臬，因历左右藩，望长安凡七八年。……顾万里音书，惟以诗歌相赠答，……及某忝从御史中丞属先生僚佐，……后某被人言在请室……三年内先生笔墨无一字不及栝下生，即无一刻不藏栝下生于怀抱。……。”^③

从前文看，周龚二人的交游始于顺治三年（1646）年，周亮工担任为布政

^① 李清，《赖古堂尺牍三选结邻集序》，《赖古堂尺牍三选结邻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6册），第490页。

^② 林佶，《名宦户部右侍郎周公亮工传》，《碑传集》卷十，第235页。

^③ 《祝龚芝麓总宪序》，《赖古堂集》卷十六，第634页。

司参政淮扬海防兵备道时，龚鼎孳回乡守制。两人在扬州一见如故，相互推引，龚鼎孳作有《周元亮使君有舟名“就园”索赋》：

其一

丘壑孤行足，烟波四望摇。自然临草阁，不拟泛兰桡。屐许探幽懒，峰知引兴遥。春江花月夜，无路避吹箫。

其二

竟署茱萸洲，凫鸥妒此名。到来纷小筑，卧起得秋声。碧草林中色，烟装画里情。抚琴兼秉烛，五岳一帆轻。^①

顺治四年（1647），周亮工任职福建，龚作《栢园忽有闽海之行，追送不及，怅惘久之因成一绝句》。龚鼎孳回家守制后再归京师，其间二人书信往来频繁，相互酬答。龚鼎孳赋《送许有介还闽兼忆栢公》、《陈昌箕下第后以广文归闽，兼简栢园》、《寄周栢园方伯》等诗遥寄情谊。

顺治十一年（1654），周亮工擢为都察院左副部御史，奉调入京，龚鼎孳于是年五月迁左都御史，为周亮工顶头上司。顺治十二年（1655），周亮工因事被劾，顺治十五年（1658）下刑部狱，“被诬时，客无一过而问者”。^②

龚鼎孳作为亮工之老友，于顺治十三年（1656）连降十一级，官职不如从前显赫，但是对周亮工的狱事仍不忘积极地进行舆论支持，一方面作《大风行》为周亮工辩冤造势，宣称“栢老之狱，天下皆知其冤。”^③另一方面，与周亮工频繁唱和。狱事方亟之时，龚鼎孳“五更大雪晨起束子”，作有《和栢园来韵》，勉励道：“栢园两日来方与诸法曹抗辩曲直，白饮章录牒之诬，吾意殊为□当享辍出箸，新诗连篇盈轴，快若明月之入怀，是其意似有大畅适之事。防外人觉损其趣者，恐今之贵人低眉睨色刺促扭捏不可以对妻子，未有此浩浩落落之胸中也，昔子瞻狱急时鼻息如雷，讼事者至，敛手相贺。今吾辈为栢园称贺矣。”^④这样的言语和行动支持给予周亮工莫大的精神安慰。

顺治十八年（1661）周亮工被释南还时，龚有《送栢园南还十首》，诸多同气相投者纷纷和诗相贺。“祥符老友得以南还，合肥友人送诗五言近体十章见示，

^① 龚鼎孳，《周元亮使君有舟名“就园”索赋》，《定山堂诗集》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7册），第107页。

^② 陈儒，《寄周宪使》，《燕山草堂集》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17册），第406页。

^③ 龚鼎孳，《书陈叔举册后》，《定山堂小品》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402册）第378页。

^④ 龚鼎孳，《和栢园来韵》，《定山诗集》卷二十七（《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7册），第427页。

和者如林矣！”^①参与人数之多，可与名噪一时的《送孙无言归黄山》唱和一较高下。如林嗣环《喜周栎园南还遥和定山衲子韵》、^②刘惠恒《喜闻周栎园先生被释南还次龚芝翁韵》^③、冒襄《喜周元亮先生南还次龚芝麓先生韵》、^④吕阳《周栎园总宪南归白下，龚芝麓少司空作诗十章送之境上，余忝年末，亦效颦为之》。^⑤亮工则对龚鼎孳对他的深情厚谊感恩戴德，其逝世前一月，即康熙十一年（1672）五月还为龚鼎孳《定山堂诗集》作序，二人情意可见一斑。

（2）宗元鼎（1620——1698）字定九，又字鼎九，号梅岑，又号香斋、东原居士、梅西居士、小香居士、芙蓉斋、卖花老人，江都人。七岁咏梅，远近传诵其句。堂有古梅一株，人谓之“宗郎梅”。性狷而孝，釜甑屡空，未尝以贫告人。康熙初，贡太学，铨注州同知。未仕卒。擅画山水，工诗。有《芙蓉集》、《新柳堂集》。

“少司农周栎园先生顺治初备兵淮海，余时以五言近体诗为先生赏识。治政之暇，值好风佳月即招宣城唐祖命、白门向远林与余两三人，署歌咏言旋。”^⑥据此，可知周亮工顺治三年（1646）任淮扬海防兵备道时，宗元鼎以五言近体诗受知于其。此后一生，元鼎以亮工弟子称。宗元鼎也参与了“就园”唱和，虽然没有诗作流传下来，但是据他于“就园”唱和盛事近三十年后所作《醉蓬莱·就园酌酒词为周栎园先生初度》词，知其也曾是“就园”中的常客，这段与文人墨客们登舟小酌的生活，在他笔下分外美好：

记就园艇子，明月扬州。春山烟水，荀令熏炉，看风流盖世小坠元戎；玉壶清酿，修广陵往事席满宾朋，花簪芍药挥毫满纸。转眼韶华，六旬称觞。出镇危疆，餐弓饮矢。亚相司农，旧山公老矣。竹下而今狂酣嵇阮。复樽前游戏，此日衔杯，唯禁酒醒，醒还教醉。^⑦

在“就园”，宗元鼎与众多的文士饮酒赋诗，挥毫泼墨，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惬意非常。后周亮工入闽任职，宗元鼎作《怀周陶庵先生》^⑧、《怀闽中方

^① 卓尔堪辑，《遗民诗十二卷附近青堂诗一卷》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21册），第439页。

^② 田茂遇、董俞辑，《十五国风高言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41册），第161页。

^③ 王豫辑，《江苏诗征》卷七十八，道光元年（1821）焦山诗征阁刊本，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④ 冒襄，《巢民诗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399册），第517页。

^⑤ 吕阳，《全五三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0册），第408页。

^⑥ 宗元鼎，《周龙客诗集序》，《新柳堂集》卷九，康熙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⑦ 宗元鼎，《醉蓬莱·就园酌酒词为周栎园先生初度》，《新柳堂集》卷七。

^⑧ 宗元鼎，《怀周陶庵先生》，《芙蓉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8册），第327页。

伯周陶庵先生》等诗。周亮工因闽事被逮北上，“定九操舴舸追送”^①，以示不忘知己之恩。后周亮工被释南还，顺治辛丑年（1661）十月与宗元鼎再见于扬州。^②“壬寅六月，先生闲居为白狼之游，时鼎从之。”^③康熙二年（1663）周亮工任职青州，宗元鼎送之，并作《送周栎园先生开府青州二首》。^④康熙庚戌年（1670），周亮工将选编《藏弃集》赠送给宗元鼎，并拿出自己一部分俸禄资助生活穷困潦倒的他。^⑤康熙十一年（1672）周亮工逝世后，元鼎作《再哭周栎园先生百韵》、^⑥《祭周栎园先生文》^⑦长歌当哭，悲痛怀之。

（3）李盘（？——1657）原名长科，字根大，号小有。崇祯十三年（1640）始以贤良方正辟授广西怀集令。明亡，以隐逸终。周亮工与李盘原为故人。顺治丙戌年（1646）年，李盘作《维扬谒旧知》前有小引：“二十六日驱邗关晤郑潜庵中丞、周元亮兵宪，皆相别近十年者，绋袍之谊颇笃。”^⑧周亮工与李盘这两个分别了近十年的朋友在扬州再次相逢。李盘参与了就园唱和，赋诗《就园》：“石家金谷米家船，肇锡佳名此较全。花鸟每携天上坐，楼台宛在镜中悬。停桡客赋邹枚彦，蹑屐人呼李郭倦。莫道卧游成吏隐，好持舟楫济长川。”^⑨

（4）赵开心（？——1662），字灵伯，一字洞门，长沙人。明崇祯甲戌进士，官御史。入清，官至总督仓场户部侍郎，加工部尚书。

赵开心与周亮工同在两朝为官，且在顺治十二年（1655）同列户部侍郎，^⑩可谓是真的同人。赵开心为“就园”赋诗二首。

其一

水天相浑处，不禁舫轻摇。鱼鸟知亲客，罾罗识避桡。境随谭影静，神与去帆遥。觞咏无心极，清商陋玉篇。

其二

选胜何尝地，会心随命名。湍鸣山谷籁，溪涌竹松声。各尔适佳况，因之

^①《不寐，步梅花下念定九多病乡居，不得数见，柬此》，《赖古堂集》卷六，第305—306页。

^②宗元鼎，《喜少司农周栎园先生南还遥和龚芝麓先生原韵十首诗。时辛丑十月晤于邗上》，《芙蓉集》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8册），第344页。

^③宗元鼎，《祭周栎园先生文》，《新柳堂集》卷十。

^④《芙蓉集》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8册），第348页。

^⑤宗元鼎，《祥符周公贄所选尺牍藏弃集兼分俸见贻》，《新柳堂集》卷六。

^⑥《新柳堂集》卷六。

^⑦同上，卷十。

^⑧李盘，《维扬谒旧知》、《饥驱拙言》，《四库未收书辑刊6辑第29册》，第10页。

^⑨同上，第18页。

^⑩钱实甫编，《院部汉侍郎年表》，《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第542页。

别有情。漫言舟似苇，一叶此身轻。^①

(5) 程邃(1605~1691)明末清初篆刻家、画家。字穆倩、朽民，号垢区、青溪、垢道人，自称江东布衣。安徽歙县人。曾从黄道周、杨公麟游，晚年居扬州。工诗文、书法，长于金石考证，擅山水，画风沉郁苍古。有《垢道人画册》、《梅柳渡江图》等传世。著有《会心吟》、《萧然吟》。

“予与穆倩交垂三十年”。^②从时间上看，周亮工与程邃的交往也是从他为官扬州时期开始的。程赋《“就园”诗六首为周元亮使君作》^③

(6) 光延瑞(?——?)安徽桐城人，生平不详。光氏顺治二年(1645)或者三年(1646)在扬州，参与了“就园”唱和。在就园泛游后，他兴趣昂然地写道：“周元亮先生置一画舫题之曰就园，言就之即园也。此吾辈意中事，不可无诗。”诗曰：

吏瘦清琴酒一尊，园中四季不知贫。连云种树皆无意，带月编书最率真。

到处山川移在目，觉来天地动随身。才人都赴瀛洲会，日日偕寻洞口春。^④

除了这六人留下了“就园”唱和的作品外，另有一人也很有可能参与了“就园唱”和，他就是方其义。方其义(1620——1649)安徽桐城人。方以智之弟。字直之。精通甲，善书，工诗，又善治印。幼即才气奔放，其性又不受拘缚。郁郁不得志，年不及而立，卒。

据周亮工言“余在维扬，君溯长江顾我。文酒之会，流连就园者匝月。”^⑤方其义当有吟咏“就园”的唱和之作，惜散佚不得见。

据程邃言，“周使君蓄轻舸名曰‘就园’，退食多闲，引客与俱。余登斯园，备闻觞咏，山川神岳端在，屐齿离即间得诗六首。”^⑥周亮工在扬州买下这条名“就园”的小舟，在公务之余，总是带领文人骚客饮酒赋诗其间。

“就园”在当时富盛名。“予己丑过广陵，与汪子舟次交。”^⑦周亮工于顺治六年(1649)在扬州结识了汪楫，从此二人成为至交。汪楫虽然未能参与“就园”唱和，但他耳闻了“就园”唱和之盛，于周亮工晚年作《“就园”酌酒与栢

^① 陶垞、张璨辑，《国朝诗的六十卷》(《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157册)《湖广》卷一，第360页。

^② 《书程穆倩印章前》，《印人传》卷一(《故宫珍本丛刊》第342册)，第12页。

^③ 程邃，《萧然吟》(《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116册)，第443页。

^④ 光延瑞，《就园》，《龙眠风雅集》卷四十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8册)，第544页。

^⑤ 《书方直之一印前》，《印人传》卷一，(《故宫珍本丛刊》第342册)，第9页。

^⑥ 程邃，《萧然吟》(《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6册)，第443页。

^⑦ 《陋轩诗序》，《赖古堂集》卷十四，第559页。

下老人歌》：

就园昔在邗江曲，白舫青帘送醺醺。就园今在画堂偏，纸窗竹屋摇云烟。

舍舟不受风波恶，上岸还牵书画船。问君书画今余几，不惜黄金宁惜此。金题烂漫白板扉，牙籤凌乱乌皮几。座上何曾容襦襦，阶下依旧结桃李。尽言结构殊草草，就此为园以娱老。我来但觉天地宽，一树一石位置安。园中况有十斛酒，长见主人杯在手。势去将军不骂座，狂来草圣凭濡首。主人有觴政，诸君请倾听。清谈不足妄言之，放歌打鼓从尔为，此外勿复道。卿言尽皆好信陵，长夜聊作达平原。十日真嫌少，但得门外时来送酒钱，耿耿东方殊未晓。^①

从这首诗我们可以得知，虽然汪楫在“就园”最辉煌的岁月里不识亮工，然作为扬州府的文士，对“就园”的美名必然耳熟能详。而“就园”在周亮工晚年的时候，被放置在画堂旁，作放置书画之用，兼为待客之处，不复当日之风采。

在战火初熄的扬州，周亮工引领一批文人流连徜徉在他的“就园”中，这批文人又令人惊异的涵盖了新贵（龚鼎孳等）、遗民（李盘等）、寄寓于此的文士（宗元鼎）三个看似无法产生交集的集合。这其中的寓意值得思考。

扬州在清初是个相当微妙的城市。它本来不是个政治中心或者军事重镇，但自明代中叶以来，已成为不仅繁华而且文化氛围浓厚的大邑。漕运特别是盐政，使这座城市成为江东北岸的经济枢纽，而大批徽州籍人士的寄寓，他们亦商亦儒的行径和作风，在此鼓涨起雅俗共赏的文化高潮。此间既汇集有大江上下各类名士雅人，又有足够他们开展沙龙士文学活动的歌楼舞榭。“扬州十日”的浩劫当然一度使这城市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对新朝来说，漕运、盐政同样是必需的经济命脉，所以恢复也快。“于是，扬州这块既能歌哭又能放浪的土地，在白门烟柳，秦淮灯火未见复苏的清初，群集、隐居着大批客籍和本地的遗民诗人，成为清初诗坛的一个绝不能轻忽的重心。”^②加之，清廷在顺治、康熙之际，先后派遣任职此间的官员，大抵既稳健干练又风雅卓绝。因此，扬州文坛是由前朝的遗民、本朝的新贵、再加上寄寓于此的文士这三个主要的部分组成的。而周亮工的“就园”唱和之举，无疑也为经历“扬州十日”屠城惨剧后，刚刚获得喘息机会的扬州文坛注入了一支兴奋剂。

^① 汪楫，《山闻诗》，清刻本，南京图书馆藏，第47页。

^② 严迪昌，《宁镇淮扬遗民诗群》，《清诗史》第一章，第69页。

第二节“诗话楼”唱和

清顺治四年(1647)周亮工被擢为福建按察使。是年秋天,周由浙江经赣从杉关入闽,先抵光泽,因道路受阻,于初冬十月抵邵武,在邵武凡八阅月。在邵武,他计诛叛将熊在法、秦登虎三千人马,声名大振。在戎马倥偬之际,周亮工四处寻访樵川的人文胜景。“望江楼一名三滴水楼,在治城东。上下看长川万景毕至,故老言未筑城先建此楼,与西城二楼相望,高十余寻,郡人严羽尝与天台戴式之说诗于此。国朝顺治四年,按察使周亮工入闽,访羽故居不存,遂祀羽楼中,加修饰焉,改额曰‘诗话’,以羽所著有诗话三卷也。”^①

在重饰“诗话楼”后,周亮工在顺治丁亥年(1647)寒食节登诗话楼,《丙申寒食通张玄州暨诸同社重登诗话楼见壁上和予丁亥寒食楼诗,凄然有感在成四首》,《赖古堂集》卷八)作《寒食诗话楼感怀四章》:

其一

高楼独拥万山前,风展牙旗草色芊。药裹羞随刀共配,乡书不与燧俱连。天涯作客逢寒食,马上看花见杜鹃。遣令未须频禁火,孤城此际半无烟。

其二

到来风雨半周星,开遍桐华涕自零。病榻惟临乞米贴,荒城早发种鱼经。羽书夜报溪云黑,铁骑朝驰磧草青。不见当年作赋客,遥闻新鬼泣郊垌。

其三

令节空传旧彩毡,词人踪迹此高楼。药房谁觅青棠种,蕙亩徒看丹棘抽。幕府健儿犹白打,商河士女几千秋。餐盘宁为绵山客,匝地风烟不肯休。

其四

更向中宵抚剑铉,峦回障迭故园心。突生葶苈须人刈,难觅醪醑共客斟。一夜滩声争海大,万山雨势起秋深。不知时节何从变,勿勿闲情自莫禁。

“登临感兴成诗四章,远近咸属而和之,今世所传寒食登诗话楼诗是也。若樵士之更迭咏酬,篇章尤富,余曾为集《万山中诗》一帙亦刻于兹楼中。迄今六七年,虽山川修阻而远音相继,邮致之篇岁时靡闲,彬彬盛哉!”^②周亮工

^① [清]王琛、徐兆丰修;张景祁,张元奇等纂,〔光绪〕《重纂邵武府志》卷二十八,《中国方志丛书》第73号),第766页。

^② 周亮工,《叙沧浪集》,《樵川二家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4册),第473页。

《寒食诗话楼感怀四章》一出，他的同僚福建巡抚佟国鼐、邵武司理何榛，邵武士人张能恭、米嘉穗有同题作品传世。^①时为佟国鼐幕僚的李明整也写下《和栎园先生寒食登诗话楼感怀四首》^②，而汪丽日、柳文标、张孟枚、赵焜甲、吴道荣、王侯聘等邵武当地士人在登临诗话楼后，均有吟咏之作。^③周亮工将诸人结集为《万山中诗》，刻于邵武。但是，这股风潮并没有因为唱和之作结集成诗而消止。黎士弘与周亮工在顺治庚寅（1650）相识，^④作有《和诗话楼原韵》、《和寒食诗话楼原韵》，黎作至少在周作后三年才出。更有甚者，在六七年之后，将唱和之作邮递与周亮工。“诗话楼”唱和真如周亮工言是“彬彬盛哉！”可惜的是，《万山中诗》一书并没有流传下来。而笔者所考出的数据毕竟有限，无法展示“诗话楼”唱和的全景，但据《重纂邵武府志》中一条记录，“杨凌飙，武庠生，善诗。周亮工备兵驻樵，凌飙与同学张孟枚、朱宿皆受知焉。方贼之殷，亮工与同官燕诗话楼，谍报贼掠城南。亮工手一卮，奉悍将鲁云龙使出城击贼。席未散而鲁将军已从陔岭破贼归矣。凌飙为歌诗集纪之。”^⑤仍可想见面对硝烟未尽的战场，周亮工与他的同僚、门生在“诗话楼”饮酒作诗，“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情形。

福建是南明隆武皇帝的据点，故清军入福建推迟到顺治三年（1646）。清军进入福建后，鲁王抗清的势力在福建沿海仍然活动了十几年之久。郑成功的军队更是长期在厦门、金门一带与清军对峙。沿海一些地方，特别是漳州、泉州、厦门一带，更是双方必争的军事要冲。长期战乱的结果，使得福建的生产力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如清顺治九年（1652），清军解漳州围后，“城中百姓才余一二百，尽日中经里巷落落如行山野。第宅万间率门户洞开，馋鼠饥鸟白昼踰踞几案上。此一二百人其所死亡者非父兄则其子弟，指沟中白骨历历，数其生前姓字告人，然气息仅相属，言虽悲不能下一泪。”^⑥

周亮工寓闽期间，正是福建军情紧急，民生凋敝的时期。亮工仕闽的八年，除任按察使、布政使外，还前后兼任兵备，海防、督学、建南、漳南，兴泉等

^①《樵川二家诗》附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4册》，第579页。

^②李明整，《乐志堂诗集》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7辑28册》，第42页。

^③《樵川二家诗》附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4册》，第578页。

^④黎致远，《行述》，《托素斋集附录》，道光活字本，南京图书馆藏。

^⑤〔清〕王琛、徐兆丰修：张景祁，张元奇等纂，〔光绪〕《重纂邵武府志》卷二十一（《中国方志丛书》第73号），第456页。

^⑥黎士弘，《清漳唱和诗序》，《托素斋文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3册），第558页。

道道台。事物鞅掌之余，周亮工不忘地方文化建设，“诗话楼”唱和，仅其中的一例。此举缘于周亮工在樵川，“闻其间自昔多大雅君子焉。宋遁客严先生其一也。”然而，访严羽故居，惜不存，“喟然叹曰：‘此若土风雅之宗也，不祀，忽诸篇章沦轶，良可悼矣！’^①于是，“建诗话楼，祀宋严沧浪其上，召邑诸生能诗者益日与倡和。”^②由此可见“诗话楼”唱和不仅仅是周亮工个人的风雅之举，也包含着他希望通过重建“诗话楼”，开启唱和之风的形式挽救本地颓靡不振文坛的意味在其中。

第三节“真意亭”雅集

康熙元年（1662），周亮工因在福建的防守之功起用，补青州海防道。直到康熙五年（1666），迁江南江安督粮道。周亮工在青州，共计五年，政绩炳然。“岁大旱，无麦，公请巡抚奏报，可蠲全省赋税，洎定湖界。乐安、寿光产苇草，赋无常额，公特免连年逋欠。”^③同时，周亮工在青州“以未老之身，司命风雅”^④，大会本地的骚人墨客，其中最著名的举动就是“真意亭”雅集。

真意亭在青州府署内。据胡玉昆的描述“真意亭中草深一丈，几如败寺退居。然小池空碧，远岫间青，荆帘、木榻、茗椀、炉香亦自消受不浅。此人之所弃，天之所留也。”^⑤以苍茫的远山谓背景，一杯清茶，烛香袅袅，再加上碧玉般的小池，周亮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大会文士的。

康熙三年甲辰四月十五日，少司农公大会燕享来集者十二人。潍蔡子漫夫宗襄、般袁子宣四藩、斟安子静子致远、李子乾一震、梁邱王子国儒翰臣、张子杞园贞、稷下蔣子仪甫凤祚、房子枢辅星显、又乔尔楨、杨子辅峭涵、余东武弟渭清澄中、日照弟吉甫惠迪。酒酣乐作，少司农公促诸子诗时，众未应。司农公伸腕疾书倏忽竟篇，诸子欢呼曰：‘豁落图夺古人三舍矣！’诸子各工所赋亦极致。少司农公屡甚，长啸曰：‘兹宵尽齐门风雅矣！’乃延入真意亭，焚香小坐，拣古榻，繙逸笈。少司农谓：‘诸君宜有句。’句未暨，而东方曙矣。余谓诸君子虽工古骚赋，或间于道里，或隔于声气，求其握手言笑，意气伟然，又得一大君子为

^① 周亮工，《叙沧浪集》，《樵川二家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4册），第473页。

^② 姜宸英，《墓志铭》，《碑传集》卷十，第239页。

^③ 李焕章，《前侍郎柘园周公传》，《织斋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8册），第709页。

^④ 安致远，《与周柘园先生》，《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十二卷二选藏弃集十六卷三选结邻集十六·藏弃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6册），第275页。

^⑤ 胡玉昆，《留東臈斋》，《纳邻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6册），第290页。

之依归若今日者宁不叹为佚事哉！他时花晨月夕，鸟啼虫吟，展其诗读之，亦足

见交友聚散之难，而一觞一勺皆学问性情之助也。^①

李焕章的这段描述，让我们对这次文人燕集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从参加的人员来看，有蔡宗襄、袁藩、安致远、李震、王翰臣、张贞、薛凤祚、房星显、乔尔楨、杨涵、李澄中、李惠迪再加上李焕章及周亮工十四人。从参加雅集的人员所属的地缘来看，并不局限于青州一地，而是涵盖潍县、淄川、寿光、渠邱、临淄、诸城、日照诸地，可称之为山东各府州县文士的聚会。这些文人雅士，如李焕章所言“虽工古骚赋，或间于道里，或隔于声气”，平日里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康熙三年（1664）在周亮工的安排下终于得偿所愿，在青州府衙一起唱酬欢饮，一夜之中两度唱和，得尽其才。据民国《寿光县志》载，这次燕集所得有诗集《真意亭雅集诗》^②，惜散佚。唯从李焕章所作之序，可见当日情形之一斑。

对于参加这次聚会的人而言，如安致远、张贞、李澄中、李焕章等人都在日后岁月中，念念不忘“真意亭”中的夜会。如安致远在周亮工辞世后多年，写给周在都的《寿燕客别驾》中，还深情地写道：“晤君真意亭，……吾师任君流，爱我常倒屣。东武与千乘，挑灯析疑义。”^③对周亮工当初将他招致真意亭，与他切磋诗歌学问的往事仍铭刻于心。而周亮工对李澄中更是有知遇之恩，“癸卯复以诗赋见知于周栎园先生。予穷约久不欲见达官。适先生有事于诸，一日夜将半，烛花甫烬，忽有人叩门甚急，则先生使者索予作来相迫也。乃觅《海鸥》、《鹤洲》二集持之行。及至，先生朱衣玉面风髯，迟予屏间，笑谓予曰：‘吾耳子名久，何由避之速耶？’会有以酒饷先生，先生乃辍饮阅二集。终篇，仰天拍案，叹曰：‘有赋与诗如此而名不闻于世，岂非持文柄者之责哉？’予之诗赋始流传大江南北矣。”^④对于这次雅集，他也饱含深情地在《得周栎园集感赋中》写道：“真意亭中酒气清，云门山外夕阳平。”^⑤示终身难忘“真意亭”雅集之意。

在参加聚会前，这些文人多蛰居在山东各个府州县，文名并未远播，受知

^① 李焕章，《真意亭雅集诗序》，《山东通志》卷一百四十六，《艺文志第十》，第4319—4320页。

^② 宋宪章等修，邵允中等纂，《寿光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65号），第1929页。

^③ 安致远，《倦游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1册），第452页。

^④ 李澄中，《三生传》，《艮斋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0册），第619页。

^⑤ 李澄中，《得周栎园集感赋中》，《诗正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0册），第830页。

于周亮工，在他提拔下始为世人所知。这是参加真意亭雅集之人的普遍感受与收获，也是他们在多年后仍矢志不忘这次聚会的根本原因所在。

“康熙癸卯甲辰间，司农周公建牙青社，凡士之怀一才、抱一艺者皆被物色。余与安静子受知独深。公之书间月必再至。……追忆真意亭雅集，俨然未散。”^①

从张贞这段话可以知道，在青州，周亮工将各种人才纳入麾下，其中包罗了各种专才，而并不限于文人，如薛凤祚就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在真意亭的雅集并非仅仅是诗文的酬答，还涉及其他的艺术门类的交流与切磋。如杨涵“好画竹石，忆雨夜集周栎园先生真意亭，水心以所画石扇就正先生。”^②

又据李焕章《卧象山入诗集序》，“癸卯岁，余以古文辞为前侍郎周公所知，延之真意亭。吴、楚、闽、越、东粤、西蜀诸文学君子各携不聿至，拈韵徵近体。”^③周亮工的“真意亭”雅集之会，也并不仅仅是康熙三年（1664）四月十五日这一次，所集之人，也并非仅仅来自山东各府州县，而是吴、楚、闽、越、东粤、西蜀各地皆有。如在南京栖霞山松风阁隐居的张怡“癸卯春，予为岱游，访公于云门。公邀入署中，饮食教诲有加无己。……甲辰秋，辞公归。”^④就时间而言，张怡从癸卯年至甲辰一直在山东青州周亮工府署中，也应参加了真意亭的次雅集。而癸卯年去青州的人还有编写《扶轮集》的黄传祖与桐城人方育盛，^⑤他们当参与了周亮工的真意亭雅集。^⑥因此，李焕章所言，“吴、楚、闽、越、东粤、西蜀诸文学君子各携不聿至”并非单纯的溢美之词。

在经历了六年的牢狱之灾，繁讼之苦后，周亮工重获任用。在青州任上，他仍然不改通过唱和提携人才之热情，在“真意亭”大宴天下文士，以鼓吹齐门风雅相属，而经他调教之文士“俱能以诗文自见于世，兢兢不忘栎园先生鼓吹风雅之言，卓然成家。”^⑦足见其培养山东文士之功不可没。

^① 张贞，《跋安静子所藏栎下先生手简》，《纪田集》卷十四（《四库未收书辑刊》7辑28册），745—第746页。

^② 安致远，《青社遗闻》卷二，十笏园丛书，上海图书馆藏，第9页。

^③ 李焕章，《卧象山入诗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8册），第796页。

^④ 张怡，《栎园先生谏辞》，《濯足庵集》胶片，南京图书馆藏。

^⑤ 王士禛，《九日与方尔止、黄心甫、邹吁士、盛珍示集平山堂醉歌松方黄二子赴青州谒周司农》，《带经堂集》卷十四（癸卯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414册），第102页。

^⑥ 方育盛作有《怀周栎园因汪雨纯以寄》，其中有：“真意亭中花满地，真意亭中人昼睡”之句。见《龙眠风雅续集》卷二十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0册），第65页。

^⑦ 李澄中，《纪城文稿序》，《纪城文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1册），第350—351页。

第四节 “读画楼”唱和与“己酉”聚会

康熙五年(1666),周亮工由青州海防道迁任江南江安督粮道。按照规定,“江南江安粮道驻江宁”。^①周亮工终于又回到了他的生长之地——南京。

“周栎园年伯督粮江南,建楼于南郊,颜曰‘读画’,友人因取‘读画似看山,看山如读画’句为题作诗相赠。”^②又,邵长蘅言:“栎园先生读画楼在金陵秦淮南,峰峦环翠,烟云岚树,朝夕异态。楼中贮古今名画千余幅。或取元人读画似看山,看山似读画句赋诗美之,先生遂以名楼。一时名人皆有诗。”^③

根据罗光忬与邵长蘅的话,读画楼建于周亮工任江南江安粮道时,位于秦淮河南岸。取名读画楼盖因“先生积心好画者凡若干年,持购走四方,其有善画者招来之,海内无遗画者,汗牛而充栋。……合并而藏之一楼名读画楼”。^④

久离南京归来,在新楼建成后,周亮工理所当然要向友人索赋。再加上亮工《印谱》中收有一印“读画似看山,看山如读画”,为亮工怡情悦性之座右铭,因此新朋老友纷纷以此为题赋诗作文填词相贺。

就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以《读画楼》为题为周亮工作诗之人有:罗宪汶(《国朝诗乘》卷八)、罗光忬(《国朝诗乘》卷十)、罗孚尹(《江苏诗征》卷四十五)、刘懋勋(《诗观初集》卷七)、丁澎(《诗持全集·诗持二集》卷六)、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卷七)邵长蘅(《青门簏汇》卷三)、王岱(《且园近诗》卷一)、姚六康(《国雅初集》)、方文(《蠡山集·西江游草》卷一)、文佩(《国朝金陵诗征》卷七)、赵侗(《国朝金陵诗征》卷七)、罗耀(《国朝金陵诗征》卷十五)、高阜(《国朝金陵诗征》卷十五)、陆进(《巢青阁集》卷三);以读画楼为题填词的人有:纪映钟(《全清词》顺康卷)、汪懋麟(《全清词》顺康卷)、曹贞吉(《全清词》顺康卷)、陈维崧(《湖海楼全集》卷十);以读画楼为题作文的人有:杜浚(《变雅堂文集不分卷》)、毛奇龄(《西河集》卷六十二)、李澄中(《卧象山先生赋稿》卷一)。

就数量而言,唱和之诗词文赋达到三十六篇之多,参与唱和的人数也有二十二人之多,并且这样的统计还是挂一漏万,不及其余。参加唱和的人既有南

^① 《皇朝通典》卷三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2册),第406页。

^② 罗光忬,《读画楼》引,《国朝诗乘》卷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56册),第369页。

^③ 邵长蘅,《读画楼歌寄周栎园先生》,《青门簏汇》卷三,《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25册),第674页。

^④ 毛奇龄,《读画楼藏画记》,《西河集》卷六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561—562页。

京本地的文人，如罗耀、罗孚尹、文佩，也有流寓南京的文士，如桐城方文等，更多的是一些外省墨客，如福建人姚六康，遗憾的是对他们参与唱和的时间与地点无法一一考证。但就他们唱和之作而言，绝大多数都是从“读画似看山，看山如读画”一句生发开去，兼及周亮工的际遇，赞誉周亮工对艺术的痴迷和造诣，从这一点上说，读画楼唱和之作多为干谒之用。

除了引导唱和，周亮工仍然不忘通过聚会的形式召集文人，鼓吹风雅。周亮工自己津津乐道于的是“己酉……岁暮，遍邀白下诸公大会，词人高士无不毕集。数十年未有之胜事也！”^①这次聚会，笔者将之称为“己酉”聚会。

这次聚会，黄虞稷作长歌纪之，曰：

今冬仲月风景和，晴烟暖日摇庭柯。润州吴郎来白下，开筵命客争鸣柯。
清溪烟水虽惨淡，六朝金粉宁销磨。江东风雅胜文藻，搢来四坐肩相摩。倪黄
墨妙天下宝，文沈风流海内播。东村十洲富粉本，白阳餐室能诗歌。今宵共集
一堂上，酒香烛焰何猗那。霜哺袁叟老为客，袁重昇，高筵盛会时经过。自言此会良
不易，举觞属笔烦阴何。黄生闭门少酬酢，黄生，颇知姓字识面讹。东桥子孙老耆旧，
与西，为我示指何缕颔。谈谐善谑姜绮季，十年不见鬓未皤。勾留风月性难已，
点校诗篇情转多。王生石谷来拂水，风华冉冉流春波。烟江叠嶂妙图写，梅村
长句追东坡。梅村集中有题石谷山水诗送。元润迂缓头已白，朝元润，把酒部不饮颜微酡，高怀落花
肯偶俗，水边临下闲鱼蓑。徐熙花鸟昉仕女，两樊异代称同科。美人生绡写齐
壁，至今想象翠青娥。袁重昇为徐写扇灯美人美绝一世。临川竹史性豪迈，吴朝选，方颐哆口谈悬河。
霜柯老笔恣披拂，吴绫东绢纷投梭。损之修洁颇自好，亭亭皎皎风中荷。邹生
结庐傍溪上，四壁净绿悬藤萝。张翥之解方善，点染之妙者谁是？夏生已老形婆娑。夏夙
林竹君师授类王恰，胡竹君为王石谷高足，中立好手如谢迈。谢神美化去迹惟陈中立。长年叶叟后独至，叶肇
木，笔花韶秀如嫫娥。主人前身本摩诘，诗禅画圣书鹅笼。燕台几年声价重，梁
园一夕秀句夸。酒人豪士每征逐，东归昨日乘青羸。由来各善一时妙，佳宾贤
主美且都。金钱不惜罄沽酒，夜良月出起舞傴。金陵昔日饶盛事，承平人物如
菁莪。……诗坛画社相矜夸，真赏司农楼读画。金题王璘森骈罗，我经登陟尽
批阅。妒恨良会多齟齬，相期握手在今夕。城隅雅集无遽诃，独嫌高髯卧斋榻。
研生时卧病。更有圣子栖岩阿，袁重千隐虎溪关，后来笔墨数奇杰。王郎俊少玉色傴，重城相
隔不时见。王安节。……我友倪宽惜相失，周亮工来不遇而返，不令与我相切磋。还思西园雅集

^① 周亮工，《吴子远期远》，《读画录》卷四（《故宫珍本丛刊》第342册），第70页。

古来几？合写团扇留君家。^①

康熙己酉（1669）十月周亮工被劾去职。然而，革职并没有打消他组织文学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十一月下旬，吴期远至金陵，慰问周亮工。借此机会，他在城南寓所召集大量在南京的文人高士，进行了一次大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人员据黄诗有：顾与田、袁重其、姜绮季、王石谷、张损之、邹方鲁、夏茂林、陈中立、叶荣木、倪闾公，再加上吴期远与黄俞邨，共十二人。经邀请而未至之人有高蔚生、龚半千、王安节。参加人员均是流寓南京或在南京定居的“各善一时妙”的风流人物。词人与丹青手济济一堂，在白下周亮工居处饮酒吟诗作画。这次聚会，规模既大，参与人物又多是画坛或文坛引领风习之人，因此，称之为“数十年未有之胜事”，可矣。

周亮工不仅致仕之后将大把的时间用于与文友欢聚，甚至从顺治初年到康熙初年，他长期在南京以外的地方任职，偶尔归家，也不忘集结士人，赋诗为乐。如顺治四年（1647）四月十七日^②，其时“周亮工偶集诸名士观灯船于秦淮，出百金置席上为采，睹鼓吹词；浚遽起攫之云：“鲍叔知我贫也！”就吟席振笔直书，立成长韵一百七十四句，一座为之倾倒。”^③他就与杜浚等人相约品味秦淮夜色，以百金为采，触发了杜浚的文思，长达一百余句的《初闻灯船鼓吹歌》立笔挥就而成。

“金陵古称佳丽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④清代立国于北京，但在清初，南京却是文学中心。这是因为明末清初一般文学家民族意识强烈，对清政权怀有抵触情绪，聚集南京以寄托故国之思。顾炎武就曾十谒明陵，联络抗清力量。钱谦益、吴伟业等两朝诗人也曾寓居南京论文说诗。许多著名的前朝遗民余怀、方文、张怡等都寓居于此，初出茅庐的文士也常常来南京拜谒文坛领袖。在南京这个人文荟萃之地，周亮工更是如鱼得水，与众多文人欢会、唱和，他自己也以引领唱和、组织文人集会的形式主持风雅，“读画楼唱和”与“己酉”聚会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

^① 黄虞稷《吴期远游白下，栎园先生大会词人高士，数十年未有之胜事，长歌纪之》，《国朝金陵诗征》，卷四十二，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② 据江士论编，王葆心拾补，《杜茶村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2册），第348页，言：“丁亥三十七岁，四月十七日秦淮舟中作《灯船歌》。”

^③ 徐鼐，《小腆纪传》补遗，（《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24册），巴蜀书社，2000，第446页。

^④ 余怀，《板桥杂记序》，《板桥杂记：外一种》（《清明小品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页。

第五节“半生明月梦秦淮”——秦淮竹枝词

南京，号为六朝古都，千古文韵流传，明清时许多作家生活于此，情之所系留下了许多追忆和抒写南京的篇章。

周亮工生于斯长于斯，骨子里有不尽的金陵情结，入仕后，虽在千山万里之遥，也魂牵梦绕，《赖古》诸集中的诗作可为证。除了自己做诗觞咏南京外，周亮工还以引导文人墨客以秦淮竹枝词为题唱和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南京的这份情怀。

“予旧有秦淮竹枝词。先生与幕中诸子唱和，令书为册，题‘半生明月梦秦淮’之句于册端以赠。”^①根据罗世珍这段话，可知周亮工见到了其以秦淮竹枝词为题写的诗，十分欣赏，于是便邀他的幕客以此为题相与酬酢，计有一册之多。这便是此次唱和的由来。

“（周在浚）尝游秣陵作《秦淮竹枝词》。同作者汉阳罗世珍以猷、嘉兴曹伟谟次典、句容张芳菊人、晋江黄虞稷俞邵、江宁吴晋介兹、江夏周蓼卹贞婁、徽州王楫汾仲、六合孙汧如阿汇、嘉兴王槃安节、江宁李郊董自、黄冈杜绍凯苍略、华亭董含榕庵、华亭张彦之洮侯、长洲徐奇东来、江宁洪嘉植秋士及雪客弟在延陵客。邓孝威采入《诗观初集》凡十七人。”^②据此，可知前引罗世珍语中“幕客”之具体所指，当为曹伟谟、张芳、黄虞稷、吴晋、周蓼卹、王楫、孙汧如、王槃、徐奇、洪嘉植等十七人。其实笼统称之为幕客也并不确切，因为其中有周亮工的老友，如张芳，有周亮工的门人如黄虞稷，以及周亮工之子周在浚与在延。

幸运的是，这十七人题为《秦淮竹枝词》的作品或多或少的都被录入了邓汉仪的《诗观初集》，再加上从《楚诗纪》、《江苏诗征》、《晚晴簃诗汇》、《十五国风高言集》、《皇清诗选》等总集中搜罗到这十七人的“秦淮竹枝词”诗，可勾勒这次唱和的大致轮廓。

综观以上诸人的“秦淮竹枝词”诗，以追忆秦淮昔日的繁花似锦为主。如“布幔朱兰饰彩舟，少年箕踞放中流。三弦拨动凉州调，故老听来尽白头。”^③河房

^① 罗世珍，《秦淮竹枝词》注，《楚诗纪》卷十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2册），第166页。

^② 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卷四十引诗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629册），第693页。

^③ 周在浚，《秦淮竹枝词》其一，《晚晴簃诗汇》卷四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629册），第693页。

四面绕河滨，桃叶笙歌夜夜春。岸上美人相倚看，画船人望画帘人。”^①“征
讐夫婿贵通侯，珠翠笼灯夜不休。为看鳌山如白昼，瓦盆争照牡丹头。”^②其
情调与周亮工著名的《舟中与胡元润谈秦淮盛时事次韵四首》基本相同。

“周栎园先生移家白下，驻节青溪，桃叶烟波莫愁佳丽闲访殆遍。尝于舟
中与胡元润言秦淮盛事，……，读之，几欲作《望江南》也。”^③

这就是《舟中与胡元润谈秦淮盛时事次韵四首》的由来。在这组诗中，周
亮工追忆了秦淮河昔日的繁华，表达了他对秦淮今不如昔的无限怅惘。对秦淮
有这份惆怅的感情并不奇怪，周亮工虽号为江西金溪籍河南开封人，但观其一
生，他在南京的时间远远超过在别处的时间，因此，他对南京有一份特别的感
情，这从其在闽地为官时发出的“不若秦淮好，相期守钓矶”^④之语便可窥一
斑。

这份说不清道不明的金陵情怀也非周亮工所独有。南京作为六朝金粉地，
中国古代文人对其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自明成祖迁都之后，南京成为留都，衙
门官制都予保留，所以明清人总是喜欢强调南京的地位。这很鲜明地表现在各
种文学样式中。如小说《醉醒石》第一回以彩丽竞繁的笔触描绘了作为南方
政治文化中心的南京，其文曰：

南京古称金陵，又号秣陵，龙蟠虎踞，帝王一大都会，其壮丽繁华，为东
南之冠。及至明朝太祖皇帝，更恢拓区宇，建立宫殿，百府千衙，三衢九陌，
奇技淫巧之物，衣冠礼乐之流，艳妓婬童，九流术士，无不云屯鳞集，真是
说不尽的繁华，享不穷的快乐。^⑤

在明末清初人的眼中，南京无疑是天上人间。经历过“天崩地解”的政权鼎革，
清初文人更是对前朝的留都寄托着一份特别的情感。当周亮工以“秦淮竹枝词”
为题与门客友朋唱和时，随即便有许多人响应，追昔抚今，感慨叹之，无疑会
成为共同的情感基调。

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畹戚，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
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⑥“鼎革以来，时移物换。

^① 曹伟谟，《秦淮竹枝词》其一，《国朝诗》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57册），第272页。

^② 杜绍凯，《秦淮竹枝词》其一，《晚晴簃诗汇》卷三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629册），第593页。

^③ 徐钊，《本事诗》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699册），第333页。

^④ 《客自秣陵至便与俱归》，《赖古堂集》卷三，第186页。

^⑤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一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3页。

^⑥ 余怀，《板桥杂记》上卷《雅游》，《板桥杂记·外一种》（《清明小品丛刊》），第7页。

十年旧梦，依旧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轻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①

这就是经历过甲申之变的清初文人眼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金陵。周亮工由明入清，成为仕两朝的贰臣，其真实想法已无法可考。但是，作为一个经历了朝代更迭，亲睹过金陵升平盛况，并对南京有深厚情谊的文人，周亮工的内心是痛楚的。但是，这份心痛却无由可发，也不敢言明，惟有通过引导“秦淮竹枝词”的唱和或作《舟中与胡元润谈秦淮盛时事次韵四首》此类行为，排解心中无限的凄凉。“一代风流叹绝踪，留宾无复旧司农。半生明月秦淮梦，付与西州一櫬中！”罗世珍这首《秦淮竹枝词》或者可以诠释周亮工引领友朋门人唱和《秦淮竹枝词》的真切想法。

小 结

“（周亮工）性喜奖拔后进，士以被其容接为荣，笃亲念，故孳孳有所不及。”^②而他提携后辈，与士人交游往来最主要的一个方式便是组织诗歌唱酬与文学聚会。在战火初熄的扬州，一群由新贵、遗民、寄寓当地的文人组成的特殊组合在周亮工的就园流连忘返，吟诗作赋；在硝烟未灭的福建，戎马倥偬之际，周亮工与当地的骚人墨客，在诗话楼上，觞咏欢会，“谈笑间，强虏飞灰烟灭！”；在“簪绂寥寥”^③的青州，周亮工与应他召集来自“吴、楚、闽、越、东粤、西蜀诸文学君子”，在真意亭相与酬酢，鼓吹齐门风雅；在人文荟萃的南京，周亮工与诗坛画坛，各善一妙之人，或在读画楼，或在城南之寓所，文酒盛会，唱酬歌咏，后人赞之为“栎园爱才比于芝麓，众望归之”。^④

“国家选贤建能四十年以来，虞山、梅村而后，海内人动称合肥、栎园。余谓栎园先生东阁留宾西阁宴客，著作藏弃之盛与缥緗篆刻之精，每比之临淄段成式、陈留谢肇淛，不知海内 以为如何？”^⑤此为的评。扬州、福建、青州、南京，串连起周亮工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点，不管在哪里，也无论是“居庙堂

^① 同上，第3页。

^② [清]黄舒昂等纂，[光绪]《祥符县志》卷十六，《人物·文苑》，南京图书馆藏，第20页。

^③ 安致远，《青社遗闻》，十笏园丛书，上海图书馆藏，第6页。

^④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43页

^⑤ 唐梦赉，《燕台赠言序》，《志壑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7册，第626页。

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周亮工总是不忘奖拔微贱贤能之士，举行各种各样的文学聚会和唱和就是他实现这个目的的途径之一。当然，热衷于提携后进、司命风雅也为周亮工赢得了美名。

第五章 周亮工文学观与诗歌研究

“周亮工博学多通，著述宏富，无愧为中州钟毓。他的著作已部分地作了整理、点校和重印。但对这位学者进行专人专著的全面性研究，还很不够。”^①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在接近二十年前的言论。然而，二十年过去了，这种情况依然未获得大的改观。周亮工以文学家的身份被定格在历史里。但是，明清文学的研究始终以小说和戏剧为中心的格局仍然没有打破。近十几年来虽然清诗已经逐渐步入了学者们的视野，但是对清初诗歌研究的关注始终不出钱谦益、及“江左三大家”等传统的热点。在这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对周亮工这个在清初声名颇盛的作家的研究之作寥寥，关于他诗歌的研究著作更是近乎空白。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周亮工的诗歌进行全面的研究，对笔者这样一个略窥学术门径的初学者而言，无疑是举步维艰的。在反复阅读文本之后，终于还是将自己幼稚的看法，行之于文，权为抛砖引玉之用。

第一节 周亮工的文学观

一、“树千万五色旗”——对明代文坛的反省

明初，诗坛标举盛唐，锐意学习之风蓬勃兴起；在文的方面，八大家的文章被奉为圭臬。然而，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揭竿而起，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文学秦汉，诗学汉、魏、盛唐，极力排斥宋诗和八大家之文，和之者甚众，遂风靡一时。接着，在嘉靖、隆庆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继承此说，统率文坛。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标榜唐宋八大家之文，与之力争。万历中期以后，“三袁”崛起，“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文人才士始知疏濬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化扫地。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风气复大变。”^②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引领着一时之风气，“当《诗归》初盛播，士以不谈竟陵为俗。”^③“竟陵”之后又有倡导复古的“云间派”诸子。在各种文学观念激烈碰撞、各文学流派相

^① 来新夏，《周亮工和他的杂著》，《结网录》，第118页。

^② 钱谦益，《袁稽勋宏道》，《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567页。

^③ 邹漪，《钟学宪传》，《启祯野乘》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0册），第491页。

互攻讦时，明王朝也走到了尽头。

“又观近代著作之家，其诗文初出，一时非不纸贵，后生小子，以耳为目，相互传诵，取为楷模；及身没之后，声名即泯，渐有起而议之者；或间能及其身后，而一世再世渐远而无闻焉；甚且诋毁丛生，是非竞起，昔日所称其人之长，即为今日所指之短，可胜叹哉！^①明代文坛这种门派对峙的局面，带来了一个弊端，那就是各门各派严守门户之见，求同排异，造成文学创作格局的狭小，难于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周亮工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何省庵太史诗序》是周亮工阐明自己文学见解的力作。在这篇文章中，周亮工首先对文坛“文章衰敝，持论者往往各相抵牾”的现象提出批评，并借何省庵的话阐释了自己的文学流变观：

束古今人文章使出于一，其势有所不能。合古今人不一之文章，使划然各守其一，其势亦有所不必也。文之有周秦，有汉魏，有六朝，唐宋，非必有意期焉，是体也；亦非初有是体而规矩焉有所程量而为之也。质文之相生，简繁之递变，行乎其不得不然，而矫乎其不得不止。

在周亮工看来，文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每一种文学风格和流派的出现、繁兴、衰退，都具历史的必然性，不是任何外在的因素能主导的。因此他对文坛亦步亦趋的取法前人，各立门派的现象提出批评：

惟见已然，取前古之制作而衡量之曰：若者为周秦，若者为汉魏，若者为六朝、唐宋、以至龙门、扶风、子山、孝穆、昌黎、庐陵诸家，纷纷同异，共相犄角，若有泾渭之不可淆，而苍素之不可乱。作为文字，规模往辙，为周秦者若不许人更为汉魏，为六朝者不许人更为唐宋。而通方之论则又曰：方其为唐宋，不可杂六朝一笔；方其为汉魏，不可杂周秦一笔。

这样“若有泾渭之不可淆，而苍素之不可乱的”门墙观念，导致今日之作者“因使执笔为文辞，未暇抒思，先期严体，方尺之楮，若限鸿沟，唯恐一字之稍逾出乎此而即入彼者，岂复有凌云吐虹之致度，足以俯视一世者乎？”

在周亮工的眼中，“故秦汉之文已有开魏晋之先者，……善读魏晋者犹见秦汉风味也。”^②也就是说，各种风格之间没有截然不同，非此即彼的界限，这种过分严格的强调“周秦、汉魏、六朝、唐宋、龙门、扶风、子山、孝穆、

^① 叶燮，《原诗·内篇》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28页。

^② 《赖古堂文选序》，《赖古堂文选二十卷》，康熙六年（1667）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昌黎、庐陵”的不同与分立，窒息了作家的创作，压制了作者的构思，拘囿了作者的发展，以至今日无法出“凌云吐虹之致度，足以俯视一世者”。

周亮工对明代文坛“文章衰敝，持论者往往各相抵牾”现象提出批评后，并没有局限于此，还进一步探讨了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他认为这是由于“今之为诗者树一帜者多一敌，夫人而知之矣，其必树一帜之念，非为诗，为名也。”^①在功利之心的驱动下，“今北地济南出，各树一帜，见人之不似我者，怒矣。公安竟陵出而夺其帜，见人之似人，怒矣。无功令之束出而一律自封，非父兄之仇而操戈相向，……此岂文人第相薄哉”^②

简言之，近日作诗之人往往一写诗就将自己归入某个派别，与其他派别之人相互谩骂争斗。周亮工以为，要扭转这种文人之间，各派别之间相互攻讦的丑恶现象，就必须“树千万五色旗”，因为“一帜一色拔而走耳，树千万五色旗帜，虽有大力，望而却步矣。”^③用今天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要让文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周亮工以为，惟有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派别的存在，才能保持文坛的繁盛。

值得注意的是，周亮工提出的“树千万五色旗帜”，并不是一味的追求各种派别的“分”，而是分中有合，追求一种融汇贯通，兼容并包的文学发展态势。所以，他又提出“盖古文之派，天下主于分，而先生主其合，先生统于合，而天下各得其所分也。譬诸昆仑条为支山三千，拟之百川赴于朝宗之海。”^④

对明代的文坛进行总结反省，在由明入清的学者中颇为常见，如钱谦益、朱彝尊等是其中较著者。而周亮工受到挚友方以智提出的“坐集千古之智”^⑤的影响，正如孙立先生在《明末清初诗论研究》绪论中所言，像“此期的批评家大多体现出了一种折衷综合的学术态度。”^⑥周亮工亦如是。

经历过“天崩地解”的时代变迁，士人们开始思考明朝灭亡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末清初，学者们既然提倡把传统的理学及经学推向经世致用的轨道，当然不能不提倡与之相应的文风。”^⑦复古派强调模拟古法，当然不适

^① 《与陈琪园书》，《赖古堂集》卷十九，第73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736—737页。

^④ 《南昌先生四部稿序》，《赖古堂集》卷十四，第587—588页。

^⑤ 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中国书店，1990，第17页。

^⑥ 孙立，《明末清初诗论研究·绪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2页。

^⑦ 马积高，《清初学术思想的变迁与诗文》，《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第19页。

用。公安、竟陵强调抒写性灵，竟陵派甚至入了冷僻一道，同样也与以文章干预世务，复兴民族的目的相戾。因此，这时的大多数学者和文学家大多既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复古派，又反对颇乖雅正的公安、竟陵，对竟陵的批评之声尤盛。

周亮工对诗文流变的必然性有充分的认识。“仆常合诸家之论而折衷之，谓斯制之妙原不一趣”，^①怀着这样的意识，他对明代出现的各种流派，甚至是广为清初士人所责难的竟陵也并不是一味批评，而是提出“调停王李钟谭”^②的想法。“调停王李钟谭”，其实也就是看到了拟古与性灵各有所长，承认两种流派存在的合理性，希望作者能各取所长。这其实也是周亮工“树千万五色旗帜”观点的具体化，也是他针对文坛现状开出的一剂良方。

二、师其变动不拘——斥责摹拟剽窃之弊，强调作家的个性

入清后，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文人批评者，在总结明代的文学思潮时，对前后七子的机械拟古近乎剽窃，口诛笔伐。在他们的笔下，“近代之伪为古文者，其病有三：曰僦曰剽曰奴。娶人子赁居廊庑，主人翁广厦华屋皆若其所有，问其所托处，求一茅盖头曾不可得，故曰僦也。椎埋之党，铢两之奸，夜动而昼，忘衣食之源而昧生理，……故曰剽也。佣其耳目，囚其心志，呻吟魔吃，一不自主，仰他人之鼻息而承其余气，纵其有成，亦千古之隶人而已矣，故曰奴也。”^③就是说，在钱谦益及其同气者眼中，拟古派的诗文是剽窃古人文辞，假借古人字句，拾人牙慧之作。周亮工对这个问题有同样的看法。

在《书影》中，周亮工多次引用钱谦益（如卷二、卷七）、陈弘绪（如卷一）、艾南英（卷六）对前后七子剽窃陋习的批评之语，间接的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尺牍《复高念东》中，周亮工说：“文坛秽杂，弟鉴于千子‘文妖’、‘文剽’之说，思以一选正之。”^④艾南英曾经精心挑选“生吞活剥”、“钩章棘句”、“生硬套用”、“溢美饰非”及“游戏”之文，^⑤编成《文剽》、《文妖》、《文腐》《文冤》、《文戏》五书，语人以避忌。《文剽》、《文妖》

^①《与黄济叔论印章书》，《赖古堂集》卷十九，第724页。

^②《赖古堂印谱》卷三。

^③钱谦益，《郑孔肩文集序》，《初学集》卷三十二（《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9册），第550—551页。

^④《复高念东》，《赖古堂集》卷二十，第751—752页。

^⑤艾南英，《再与周介生论文书》，《天佣子集》卷五，转引自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钱谦益与艾南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461页。

两书所取，主要是那些写得诘屈聱牙的古文和前后七子刻板摹拟之作。

从这篇尺牍看来，周亮工编选《赖古堂近代古文选》的目的，就在于“薄然有一二才智之流，乘文运衰弱，逆驾横驰，耑取惊艳而靡然遂成风尚，甚有参以鄙俚秽杂者，究其始祸，亦不越瑯琊、历下之焰而加厉焉。长伪乱真文章之作实由此。使无一人出而大正之，汪澜河所底止。”^①他将文坛之颓靡的始作俑者归于王李及其追随者，摘选这部作品，就是正面与泥古者对抗，以正文风。在《南昌先生四部稿序》中，他更是明确地强调了作家的独创性，反对“徒事雕绘绩，以剽窃为工者”。

周亮工虽然反对专事摹仿，但是并不反对对典范的诗文进行借鉴。相对而言，周亮工更倾向唐宋派。他“甚伤乎今人之文之靡，思一反诸古”，“务求合于欧曾诸大家者以救正之。”^②同时，他认为，“以李献吉之踔厉风发，未始不可驰骤古人，而尤不免有规行万趋，生吞活剥之病，将欲聋瞽海内，海内之瞽瞍蜂起，并所为踔厉风发者而几失之此，不善学之故也。”^③在这段话中他提出了善于学习古人，才不至重蹈李梦阳“生吞活剥之病”的重要性。那么要如何学习古人呢？

他论述印章的流变曰：“此道（印章）与诗同。宋元无诗，至明而诗始可继唐；唐宋元无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继汉。……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聪明才智之士，尽俯首敛迹，不敢毫有异同于其间，勿论势有所不能，恐亦数见不鲜……惟以秦汉为师，非以秦汉为金科玉律也，师其变动不拘已耳。”^④

在周亮工看来，学习前人是必要的，但对一味机械模仿，毫无己见的追声逐响之徒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褒扬了“师其变动不拘”的“漳海诸君子”。在他眼中，今日的文士只要坚持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注重创新，“师其变动不拘”，就能改变“数年以来，文人竞尚八家，叹息之音，呜咽满幅，层叠之句，反复连篇，自以为韩柳复生，曾苏再见，而不知不至复入晚宋不止，亦何以厌向者慕效王李之心”的局面，“不出数年，必将胜乎为八家者。”^⑤

对于清初诗人对前人的追随学习，朱则杰先生在《清诗史》中这样论述道：

^①《赖古堂文选序》，《赖古堂文选二十卷》，康熙六年（1667）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②《托素斋文集序》，《赖古堂集》卷十四，第579页。

^③周亮工，《大愚集序》，《大愚集二十七卷诸同人尺牍一卷》（《四库未收书辑刊》7辑24册），第16—17页。

^④《与黄济叔论印章书》，《赖古堂集》，卷十九，第722—724页。

^⑤《南昌先生四部稿序》，《赖古堂集》卷十四，第586页。

从总体上来看，随着改朝换代而由明入清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从明诗的刻意模仿转变为自抒真情，反映现实；从明代复古派的‘诗必盛唐’扩大到整个唐代乃至其他各朝，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做出发展，改革创新，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①

其实，这段话完全可以涵括包括周亮工在内的时人对前人创作经验、文学实践乃至学术所持态度。

三、“静密说”与“退密说”

周亮工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据笔者前文的考述，他一生之中至少有十八部诗别集及十三部文集。因此，他对文学创作过程是深有体会的。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周亮工提出了“退密说”与“静密说”。

（一）、“静密说”

“静密说”是周亮工在《托素斋文集序》中提出来的。“历观古人为文字，有十年一赋者。子云草玄亦经年闭户始成，是其得之静密者。司马子长涉江淮历会稽，乃能成一家言。颖滨言与当世名公卿游，听其议论宏辨，观其容貌秀伟，而知天下文章莫过乎此，是其取之历览者宏也。以此言之，世未有所得力而光气能卓烁古今也。”

在该序中，周亮工谈到了文学创作的两个要素，第一是“静密”，即长期的积累，厚积薄发；第二是历览，也就是丰富的人生经历，两者合起来说就是古人常常提倡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周亮工认为，能写出“卓烁古今”的文字，首先得有丰厚的学养，像黎士弘般“家居数十年萧然一室，读万卷书不复知人世毁誉得失，而又有李君元仲为之师，曾君弗人为之友，又有振三先生为之叔父，相与讲贯切摹。”阅读大量的书籍，再加上和师友相互切磋，奠定了学识基础。其次，得有深刻的生活体会，避免闭门造车的尴尬。这就要求像方育盛般“俄而浮山皖水，俄而鸭绿黄龙，俄而燕云楚泽，俄而鲁服齐疆。百折之遇，足以发其奇想；万里之游，足以助其侠气。取材既富，用物弘多，风雨争驰，云霞蔚起，实有天助，非人力也。”^②正是行万里路的人生阅历让方育盛的写作有丰富的素材，增强了他的想象力，这让他写作时，左右逢源，信手拈来，不再有文思枯竭的担忧。

^① 朱则杰，《清诗史·绪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6页。

^② 《青溪三老寿序》，《赖古堂集》卷十六，第649页。

（二）、“退密说”

“退密说”是周亮工在《朱静一诗序》中提出来的：

世未有不退且密而能与于文章之事者。昔人谓露才而扬己，慷慨以任气，为文章之累。似能文者必不能退密。斯言也，予尝惑焉。夫文章载道之器，舟车之微，胜非其任，尚倾且覆道。何物乃欲使浅薄之器有以载之，其倾覆先舟车矣。故吾常持退密之说以观近人之诗若文，不必展帙妍媸之辨可烛照数计也。近人之诗若文非无可传者，患岂不闻道，不闻道必不能退密；不能退密，其才必震动而不返，气必飘举而难下。骤观之非不洋洋焉，煜煜焉，周旋观之嚼蜡矣。古人之为诗若文也，兢兢焉藏之篋笥，待论定而议同，迟之又久，其子弟门人始为鏤布焉，未尝有子鏤其集者。……乃有齿未凋而进方锐者，得数百章鏤布矣，数十章鏤布矣，甚有不必数百十，得三数章亦单揭以示人矣，朝成也，示不及暮；句成也，示不及篇，……视近人积极传布若不能待旦夕者其浅深静躁何如？

周亮工针对近日作者“朝成也，示不及暮；句成也，示不及篇”的浮躁心态提出退密说。“退密”，其实就是要求作者在创作时，即使有所触动，也仍然要经过深思熟虑，方能下笔，不能贸然落笔，写成之后也不能遽然行世，要再思考辩难，才能示人，否则就会闹出“玄晏之言多于三都之赋”的笑话。周亮工甚至将“退密”提高到闻道与否的高度，可见他对时人浮躁冒进的创作之举深恶痛绝。

周亮工“静密说”与“退密说”的观点，其实是针对文学创作的两个不同阶段提出的。“静密说”是针对文学的发生阶段而言。与其他任何创造一样，作家从事文学创作也得有生产所必需的材料，否则，只能创作出类似于皇帝的新衣那样子虚乌有之物。而“静密说”要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就是要求作者从不同的渠道获取创作的素材。书本获取常常依靠古人传递下来或同时代人提供的材料，因而叫做间接材料。“行万里路”，即实践获取，主要是依靠作家在生活实践中感知得来，获得的是直接材料。当然，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要结合起来，否则，仅有前者就有闭门造车之嫌，而孤立地依赖后者就有流于平庸的危险。“退密说”是针对文学的物化阶段而言。物化阶段是文学创作的最后阶段。它是作家将构思中已基本酝酿成熟的形象和意念转化为文

字符号，并固定在纸张上，使其可以流通和消费的物态化的阶段。“退密说”，要求作者深思熟虑，不可贸然落笔，其实与是物化阶段要求作家在艺术发现和创作冲动之初不要急于动笔，而要反复的思考和深入的沉潜，动笔不可勉强，反复推敲，方可成文。成文后，再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仔细修改定型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

四、诗以言性情也——周亮工的诗学基本观

在诗歌创作上，周亮工倡导“性情”，反对专讲格调、气色。“古人为诗未有不合性情而专言格调者。今人好称格调而反略于性情。此诗所以不古也。夫诗以言性情也。山泽之子不可与论庙堂，华曼之词不可与言憔悴，其情殊也。今无与于颂述而黼黻其貌，本无所感慨而涕泗从之，以不情之悲喜为应酬之章句，所谓鞞铎之不中于音也，而挟其行卷诋然曰我盛唐，我六朝也。余窃怪之。”^①在周亮工的眼中，“性情”既是诗歌创作的出发点，也是诗歌创作的旨归。“性情”是诗歌之源，一切的艺术手段也只是为了抒写情性。在性情的驱动下，诗人妙笔生花，创造出千姿百态的作品。

在周亮工的心中，性情是与“格调”相对的一个概念。“格调”是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经常提及的一个文学范畴，如李梦阳在《驳何氏论文书》中云：“高古者格，宛亮者调，沉著、雄丽、清峻、闲雅者才之类也，而发于辞，辞之畅者，其气也。中和者，气之最也。”虽然在前后七子那里，格调的诠释有所不同，但它的基本涵义指作品的体格声调。就此而言，周亮工“诗以言性情也”是针对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而发的。

怀着这样的认识，周亮工反对“世方相率为王李调，尚气色而薄奇淡”。为了更好的树起批判的靶子，他甚至还“间用其体为之”，并向诗友汪楫请教，结果遭到了汪楫的批评，回信道：“人苦为气质所限，涂朱泽粉都不得当。……《赖古》诸集何尝无气色。若于天然气色外更欲小试神通，布诸作者未必不传。第方寸中不大自在耳。添出一分气色定挫一分性情。……”^②借汪楫之口批评了学王李者专尚气色，而忽视性情的创作倾向。

创作的过程是情感意旨外化的过程，即艺术传达的过程。诗人有所触动，借用诗歌的语言、声律、艺术手段诸种形于外的因素发而为诗，但一切的形式都只

^① 《西江游草序》，《赖古堂集》卷十三，第550—551页。

^② 《汪舟次诗序》，《赖古堂集》卷十四，第565页。

是表情达意的媒介物，是抒情的工具，而并非创作的目的。周亮工“诗以言性情也”符合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同时也与以钱谦益为代表的宗宋派提倡“从格调优先到性情优先”^①的基本态度相吻合。

五、古文观

相比较而言，周亮工散文宗尚唐宋派。“甚伤乎今人之文之靡，思一反诸古”，“务求合于欧曾诸大家者以救正之。”^②看来，他选辑《赖古堂近代古文选》的目的是针对“昔人之文以王李为归，不难举。浦江、义乌、荆川、震川之鸿业一旦剥蚀殆尽，尤梦者之待呼也，病者之待药也”^③的现实需要。为了将这些学习前后七子的梦中人唤醒，医治“自今以往学大家者流为空疏，将有弃归茅之朴而复王李之华叶者”，^④编选了《赖古堂近代古文选》。

周亮工追随唐宋派的理论，尚求唐宋派古文风习，于近代文论家中，相当钦佩艾南英的观点，称“近日论古文词者，当以艾天慵为正。”^⑤但是，“树千万五色旗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观点又让周亮工并非一味的沉溺于唐宋派之文。前引《何省庵太史诗序》中，周亮工提出了先秦、汉魏、六朝、唐宋之文学不可割裂的观点。同时，周亮工也并非一叶障目之人，对唐宋派追随者创作上的弊端也提出了批评，前文已有论及，不赘。

六、戏剧观

陆萼庭先生在《清代戏曲家丛考·康平居曲话》中，专言周亮工曲论，言简意赅，笔者从之，述其大略。

（一）、周亮工在《复余淡心》书中言：

近日新词竞出，非不靡靡可听，但宾白益工，词曲益艳，去元人日益远。

读广霞君《集翠裘》，觉马致远、乔梦符一灯尤未灭也。纯用本色，绝去纤巧。

广霞君不欲与世人斗巧争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风气耳。三十年来，弟最心

许者钱塘沈孚中之《息宰河》。孚中……一落笔便有证入元人三昧，狠心手辣，

近日博山堂、梨花斋皆不及也。石渠又勿论也。^⑥

宾白骈四骊六，词藻过于严厉成了案头新剧的通病，周亮工是极为不满

^① 具体论述参见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三章《从格调优先到性情优先：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派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04—141页。

^② 《托素斋诗序》，《赖古堂集》卷十四，第577页。

^③ 周亮工，《赖古堂文选序》，《赖古堂文选二十卷》，康熙六年（1677）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④ 同上。

^⑤ 《书影》卷六，第163页。

^⑥ 《复余淡心》，《赖古堂集》卷二十，第771—772页。

的，……他追求的是以本色见胜的元人风味范。”“同时，他把曲词艳丽纤巧的之病，提到“风气”的高度，并明确批评这一路的名曲家。”^①

（二）、《书影》中有周亮工谈其门人王光鲁《想当然》传奇的一条笔记，“元人做剧，专尚规格，长短既有定数，牌名亦有次第。今人任意增加，前后互换，多则连篇，少惟数阙，故发荡然矣。惟予门人王汉恭名汉鲁，所作《想当然》，犹有元人体裁。其曲分试之则小令，合视之则大套，插入宾白则成剧，离宾白亦成雅曲。不似今人全赖宾白敷衍也。”^②

“他欣赏元剧严正的体制，而又开合自如的结构，用苏轼的名句喻之，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重点仍在曲文的意境神韵。过于看重曲文的独立性，自然只有案头剧才符合他的雅剧观。”^③

（三）、周亮工为嵇永仁《扬州梦》传奇做《扬州梦引》，言：

传奇家凌虚易，据实难。世人勉知其易者，不知事幼渺则语多梦贅。石渠……则可知此老一生惟工走幼渺耳数十年。惟吾门士汉恭王子《想当然》一依本事不复借色，世艳称之。……本前闻而略示剪裁，遂入山阴道处处引入胜地，至其填词规抚元人处在神采而不在形迹，犹非香令石渠所能拟议。香令绚丽而以滞笔运之，石渠主于荡动而以轻心出之，固无当。至专论务头乐句合则合矣，……今皓首梨园无所事事，聚三数人不三数日辄成数十折，奏红氍毹上，官商合拍，无出其右者。及索其副墨，如鬼匿昼，此所谓合者也。^④

周亮工从本事虚实的角度着重谈了戏曲的取材问题，“写戏凭空取材，便于驰骋想象，不受限制，从这点说，是易。易的派生物，一味荒诞不经，就不足取了。据史实写戏，难在要看不出蓝本的痕迹，显得天然浑成，依仗恰如其分的艺术加工，而使本事更加生动精彩”。^⑤这正是《扬州梦》与《想当然》成功之处。

总之，在戏剧观上，“周亮工是复古派，但并不迂执，能从深层落想。主张写实，不赞同依样画葫芦；同样主张学元，不提倡死学，“规抚元人处在神采而不在形迹”，足见他是非常重视艺术性和创造性的。”周亮工看重案头剧，

^① 陆萼庭，《清代戏曲家丛考·康平居曲话·周亮工论曲》，学林出版社，1995，第350页。

^② 《书影》卷一，第22页。

^③ 陆萼庭，《清代戏曲家丛考·康平居曲话·周亮工论曲》，第350页。

^④ 周亮工，《扬州梦引》，《扬州梦》，同治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⑤ 陆萼庭《清代戏曲家丛考·康平居曲话·周亮工论曲》，第351页。

“兴趣在读，曲文合乎音律与否属于次要问题。”“崇尚元剧，好本色，读曲的兴趣浓于看戏，书斋中有传奇（往往作为雅曲来欣赏）”。^①

小 结

从总体上说，周亮工和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学家一样，逐渐认识到了前后七子机械泥古的弊端，许多文艺论点往往针对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理论或者创作上的弊端而发。一方面，周亮工钦慕唐宋派之文，另一方面，他并不是一个拘泥于某派观点之人，他提出的主张就是“树千万五色帜”。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他的评论相对温和，例如，他提出了“调和王李钟谭”的观点，就是希望文坛上各个派别能各取所长，兼容并包，最终建立“树三百五色帜，树千万五色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坛格局。在师法对象上，他认为应该“师其变动不拘”，其实也是在“树千万五色帜”理论框架下的正确认识。同时，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针对文学创的发生阶段和物化阶段，周亮工提出“静密说”与“退密说”，前者要求作者要有书本知识和人生体验的双重积累，后者要求作者不要贸然下笔，要反复修改方可定稿。另外，周亮工还有曲论。他论曲尚本色，提倡元人风味，推崇案头剧，代表了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

“明代的文学批评，由于偏重纯艺术论，所以常带一股泼辣的霸气，用来挟持整个的诗坛。他们所持的批评态度，是盛气凌人的，是抹煞一切的。正因如此，所以只能成为偏胜的主张；而同时又因偏胜，所以又需要劫持的力量，以博取一班人的附和。待到时过境迁，诗坛易帜，理论尽管变更，姿态却仍依旧。所以明代的诗坛会造成这一般的趋势。”^②周亮工和他同时代的文艺论者，“在文学的继承和取法对象方面，往往持不主一格，兼取众长的态度。”^③与明人论文相比，理性温和许多，代表了清人对明人的超越。

第二节 周亮工诗歌创作研究

一、周亮工诗歌的思想内容

周亮工的诗作主要有：

^① 同上，第353页。

^②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钱谦益与艾南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452页。

^③ 郭国平、王镇远，《绪论》，《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4页。

1、《赖古堂集》中古乐府一卷，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合一卷，五言律诗四卷，七言律诗四卷，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合一卷，七言绝句一卷。

2、《赖古堂未刻诗》一卷，七言律诗十一首，七言绝二首，所谓“未刻”指顺治十五年（1658）以前未付梓，而康熙十四年（1675）其子周在浚于金陵刻的《赖古堂集》中均有收录。

3、《偶遂堂近诗》一卷，康熙年间刊，陈允衡、汪楫选。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所见《偶遂堂近诗》共收诗105首，其中绝大多数与《赖古堂全集》中所收诗相同。

4、《通烬》不分卷，《潍县文献丛刊第一辑》，丁锡田十笏园刊刻于民国十六年（1927）秋，共收诗十八首。

周在浚曾经不无骄傲地宣称：“先司农束发即好为诗”。^①的确，从数量上而言，周亮工的诗作蔚为大观，且众体皆备，颇具可读性。从内容来看，周亮工诗作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反映明清易代之际的风云变幻

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算起，周亮工一生之中“中庚辰进士，授山东潍县知县，行取浙江道御史，改两淮盐法道，升海防兵备道，擢福建按察使，迁本省左右布政使，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晋总督钱法户部右侍郎，出为山东青州道，迁江南督粮道。”^②两朝为官，周亮工可谓经历了明清易代之际所有的风云变幻，因此，对明清之际社会现实的反映无疑会成为他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

《通烬》一书，据亮工自序，作于明崇祯癸末年（1643），而“壬午冬逮癸末春，虏突二东下六十余城。元亮令潍，战守三月，肩蔽矢，足创金，书胸函血，悲歌发愤，士女为之助，顺竟歼逆虏保孤城。虏退而烬作也。”^③该书确为反映清军南下，带给山东各州邑的灾难性变化之作。如《郊望》

胡骑曾三至，残黎暗自吁。千家灰大漠，万鬼掬荒芜。到目皆成泪，关心独

茹荼。九旬百里内，空自说平虏。虏九十日破在潍境内。

顺治四年（1647），据《福建通志》载：

^① 周在浚，《赖古堂集序》，《赖古堂集》卷十三，第25页。

^② 钱陆灿，《墓志铭》，《赖古堂集》附录，第923页。

^③ 吴捷先，《序通烬》，《通烬》（《潍县文献丛刊》第一辑），丁锡田十笏园本，上海图书馆藏。

“(周亮工)任福建按察使，值芝城陷寇，剑南道梗，乃由杉关入驻邵武，去会城数百里，啸聚弥山，烽火时警。亮工募敢死士，日开门转战溪谷，夜则坐礁楼长啸赋诗，与刁斗声相闻。建诗、话楼祀宋严沧浪于其上。寻以计诛叛将熊再法，秦登虎等，西境以安。既莅省，大吏倚之如左右手。六年，擢右布政使。属汀寇猖獗，委摄汀南道，恩威互用，降贼首曾省，复以次剿平邵武耿虎、建宁陈和尚、延平吴赛娘诸剧贼。又署漳泉道，海寇郑成功据厦门，亮工缮军需，鸠民兵固守。收瘞被难骸八十余万，赎陷贼子女千余人。十年，转左布政。前后两署督学，兼摄兵道、海道。所至辄见纪。寻召入，授副都御史。十三年，以被讦还闽听勘，适成功率千艘陷闽安镇，直抵城下，城中骑士仅千人，势在呼吸。巡抚宜永贵假便宜，出亮工守西南门，贼乘大雨薄城。亮工手发大炮，轰毙渠帅三人，贼夺气去，城赖以全。亮工素得民心，闽人依以为命，所至百姓扶老携幼，顶香道左。及去，号泣竟数百里。”^①

从这段正史的记载看，周亮工任职福建，正值福建风起云涌之际，清初福建的许多大事他都曾参与其间。《赖古堂集》中的诗作，很多是反映清初福建的形势之作。

如《哭鲁君宠参戎》诗：

八月孤城内，孤忠尔独持。可怜无马革，空自辩鸡碑。战苦群心？魂归遍体疵。重来何处望，有泪亦为私。

昔自杉关入，人传痍鲁名。刀痕遍七尺，酒力足三罍。欲借今时议，同登旧日城。穴中聊一斗，铁裹果铮铮。

这组诗据诗前小引，言：“当丁亥戊子之交，非鲁将军谁与仆守此孤城哉？富沙既陷，山海寇竞起，关以外咸敌国，樵川弹丸耳。当寇数十万，将军兵不满千，龙关一战，真如鼠斗穴中！卒能驱数十万寇如摧枯拉朽，功懋矣！”^②

清顺治四年(1647)周亮工被擢为福建按察使。是年秋天，周由浙江经赣从杉关入闽，先抵光泽，因道路受阻，于初冬十月抵邵武，在邵武凡八月。在邵武他计诛叛将熊在法、秦登虎三千人马，声名大振。而在这场艰苦的战役中，

^①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福建通志·台湾府·宦绩》（《台湾文献丛刊》第84种），大通书局，1987，第479页。

^② 《哭鲁君宠参戎》，《赖古堂集》卷四，第228页。

鲁云龙与周亮工相互配合，“郡士庶言非将军不能战，非仆不能使将军耳！”^①因此，在鲁云龙死后，周亮工仍不忘二人共同御敌的这段经历。

（二）、感时伤乱的忧虑之作

周亮工主要活动在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至清康熙十年（1771）之间。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天崩地解”的巨大变化，中原板荡，烽火四起，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以及其它各种尖锐的矛盾都充分展示了出来。国运的危急，让周亮工感到震惊，对国事的关心和忧虑以及各种复杂的感情溢于言表，他把更多的关注投向了经历兵革之乱和天灾人祸后山河的破碎和人民生活的疾苦。

明崇祯壬午年（1642），黄河大水，整个开封城沦为一片汪洋，作为河南人的周亮工在山东任上惊闻此难后，作《汴上谣》组诗。

如《煮皮》：

筐上皮，新割味，不如食指夜动，烹鸢任风。

该诗反映的是大水给人们带来了灾难，衣食无着的人们甚至开始把附在箱子上的皮煮来吃，苦不堪言。

再如《河决后民多有以书纸蔽体者》：“云绡雾縠经衣史服。”短短的一句，将大水肆虐后，人们衣不蔽体的窘迫写得淋漓尽致。

除了天灾，处在时代漩涡中心的周亮工对于王朝更替之际的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也是痛心疾首的。

如《过昌邑》：

残城门不闭，永日意如昏。过市声全咽，逢人发半髡。寒风吹白骨，阴雨泣新魂。如悟身犹在，徘徊泪自扪。

这首诗反映的便是明崇祯年间，清军南下，在山东境内大肆杀掠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一片肃杀的惨状，田园荒芜，人烟稀少，昔日的繁华化为乌有，这怎能不让诗人的痛惜感叹？其情尽在“如悟身犹在，徘徊泪自扪”一句中。”

入清后，周亮工虽背叛了先朝，成为贰臣，但是，他感时伤世关心人民疾苦之情仍未渝。这在《赖古堂集》中屡屡可见。

如被评为“惨痛处如读《古战场赋》”^②《寇退郊望》一诗言：

^① 同上。

^② 邓汉仪辑，《诗观初集》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册），第211页。

海水能飞立，残黎踏自吁。千家灰大漠，万鬼溷荒芜。到日皆成泪，关心犹茹荼。不知座上客，曾忆徙薪无？

3、“心史”

“先生在西曹，狱事方亟。与黄山吴冠五拥絮共为诗。漏下数十刻，呜呜不止。尝于对簿时，从榜笞署声中借伍伯笔作送人二十绝句，其兴寄如此。”^①的确，周亮工一生经历复杂，屡遭坎坷。他虽然以军功而步步高升，但又文人气质极浓，每逢战事之暇，案牍劳形之余，甚至在对簿公堂时仍不忘作诗送友，可见诗歌和他一生联系之紧密。透过周亮工诗歌的字里行间，或隐或显的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周亮工一生的行迹，同时他也将复杂难言的心态变化形之于诗，因此，综观周之诗作，笔者以为，可用“心史”一言蔽之。

年轻时的周亮工积极用世，甚至将自己的名字从“亮”改作激励自己建功立业的“亮工”。（具体论述参见第一章《周亮工改名考》一节）也或者正是在这样的美好理想的支撑下，当朱明王朝覆亡后，周亮工选择了复出，不惜背上“贰臣”的千古骂名，出仕新朝。

在他飞黄腾达的日子里，事务繁忙，应接不暇，此时周亮工诗歌中透露出来的仍然是建功立业的豪情于对赏识他的朝廷的感激之情。

如《王师将返，闽围渐解，射乌楼上示诸同事用生字》：

孰欲平鲸浪，囊书学老兵。匡围解后死，玉貌重先生。风吹霜依堞，沙寒月满营。前军殊敢战，烽火不须惊。

该诗字里行间充满了与顽敌对抗日久得胜的自豪，而“前军殊敢战，烽火不须惊”一句，颇有借强兵自重向君上邀功之意。

又《警至，计偕诸君子咸舍予南去》言：

岁莫随人欲上书，适燕南驾意何如？重围玉貌心怜雨，坚垒金城愧事余。空说囊沙排白浪，可能隐几守朱虚。渡江莫爱风波稳，吾辈弯弓力有余。

在这首诗里面，对于临阵脱逃，闻敌丧胆的同事之人，周亮工进行了讽刺，他自豪的宣称：“渡江莫爱风波稳，吾辈弯弓力有余。”对于战斗的结果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周亮工志满得意，官至从二品之时，一场突如其来

^① 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卷二十引黄虞稷语，（《续修四库全书》第1629册），第374页。

的官司阻断了他的仕途，并且还遭受了长达六年的牢狱之灾。

在卷入狱事的最初，周亮工坚信自己能得到辩白，他曾作有《臣亮》一诗言：

臣亮质闽日，天威咫尺时。去来终有益，雨露本无私。迎旭苍苍照，怀风善
善吹。欲使生动意，骤使老亲知。

在这首诗中，周亮工充满信心的表示：“臣亮质闽日，天威咫尺时。去来终有益，雨露本无私。”他认为通过自己效忠朝廷的表现，再加上诸如程仲玉、王仕云这批明辨明白是非的主事者的调查，最终能使真相大白。

因此，在赴闽对质时，周亮工仍积极表现。1656年夏，其时郑成功率师攻打福州，亲帅王秀奇等将大队舟师入南台，夺其桥，再战再胜，进围福州。分兵东守乌龙江以御泉、漳救援之师，西据洪塘水口以截延津饷道，北守连江北岭，以遏温、台。福州三面被围，一面临海，形势岌岌可危。

八月，“巡抚宜永贵与副将田胜议分兵守乌楼，以为犄角，成功每攻城，辄为乌楼炮石所伤，乃并力攻乌楼，破之，城中益惧。参将张国威请于宜永贵，出原任藩司周亮工、副将王进于狱，问以破敌之策，亮工曰：‘城外营垒相连，独东南一角疏防，今令王进将步骑暗过鼓山，出路通桥以袭南台海船，令田胜伏南门，李武伏西门，出不意突击，破之必矣’。”^①

亮工不但为巡抚宜永贵出谋献策，固守福州，还亲自在射乌楼上指挥炮战，亲手点燃大炮，击死郑成功部将领三人，使郑成功部不得不撤退。但是，这些行动都未使周亮工获得自由。回到京城以后，周亮工仍然被关押在刑部的大牢里面。

这样的沉冤不白，让本来积极用世的周亮工的心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有作于顺治庚子年（1660）的一组诗可为证。“老铁铸成错，大悔亦已晚。”“掩泣拥敝衾，细数平生误”。“叹息兢兢人，退耕悔不早。”^②这些句子反映出了他对自己从前求取功名之心的悔恨。而《与林铁崖》中“热官思已熟，冷灶耻相因。”^③这样的句子更是明确可见他仕宦之心变冷，一心求过平静生活的心态。因闽事逮京后经过六年的辩白，虽然又复起用，但是周亮工的

^① 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24册），第857页。

^② 《庚子重九杂感用古诗十九首韵呈今醉先生并诸同人》，《赖古堂集》卷二，第137—144页。

^③ 同上，《与林铁崖》，《赖古堂集》卷五，第267页。

事功名利之心明显地淡漠下来。

《与王隆吉书》是周亮工在青州任上写给女婿的一封家书，其中所言当是发自肺腑。“（汪舟次来）索愚在广陵诸诗文欲如郡乘书，意良善，而老人视之梦耳。过数年，老人入土馒头中，深知深松茂柏尚不知爱，区区世上名亦复何关？”^①对于别人的索书，周亮工认为一切的名利不过是梦；对于福建等地为其修建的生祠的凋敝，他也不放在心上，甚至“（过北海）见旧日肖像与木位尚存，乃自碎其象，而以木位代劳薪。”^②此时周亮工确如其自述的那样是“又活一日”^③后希望过上“认老”的生活。通过以上的例证，明显可以看出周亮工在六年的漫长心灵折磨后，从年轻时的汲汲功名利禄到希图过上平静生活的心理大逆转。

因此，在丙午年（1666），他“以原籍江宁祖宗坟墓在焉，上书欲投劾去”，^④虽然因为“朝部议例无两籍趋视事”^⑤不成，最终在勉强为官三载后，被劾去职。

纵观周亮工的创作，无论记录明清易代之际的风云变幻还是忧愤时势而歌，抑或是隐现着他自己心理微妙变化之作，其实都是符合清初诗歌提倡“诗史”的潮流的。

“诗史”是唐宋人敬献给杜甫最崇高的诗歌桂冠，也是诗歌史上一种重要的诗学观念。明清之际“诗史”说再一次成为检讨的对象，钱谦益、黄宗羲、吴伟业等人继承、发展了“诗史”说。

黄宗羲在《万履安先生诗序》开篇即云：“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诗史如果仅仅是以诗补史，“史固无藉乎诗”。而当“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人物。心血流注，朝露同？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因此他的结论是：“史亡而后诗作”，“诗之与史相为表里”，“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非云水之诗，何由知亡

^① 《与王隆吉书》同上，《赖古堂集》卷十九，第742页。

^② 同上，第741页。

^③ 郑方坤，《赖古堂诗钞小传》，《碑传集》卷十，第238页。

^④ 周在浚，《年谱》，《赖古堂集》附录，第1002页。

^⑤ 周在浚，《年谱》，《赖古堂集》附录，第1002页。

国之惨；非白石、晞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①

“改朝换代之后，特别是宋元之交和明清之际，许多史料会遗失，更严重的是新朝在有意地销毁有碍统治的史料，诗以心灵史的文艺性角度，以可看见的史料价值存史存事。”^②的确，就史的意义而言，诗歌所传之史，是通过个体生命真实感受体验的表现所反映出的一代兴亡的历史，它不仅仅是社会史、政治史，在更高的层面上，它是心灵史，情感史。

“清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展现了诗人在‘诗史’意识指导下所取得的有价值的成就。”^③周亮工的创作从思想内容上讲，用这句话评价应当是恰如其分的。

二、周亮工诗歌的艺术特色

“诗以言性情也”是周亮工论诗的基本观点。在这样思想指导下，周亮工的诗歌创作，呈现了如下的特色：

（一）、“胜处全在于真”^④

“公好读书，不耐交游，性不喜过从人。即有过公者，公率意与谈，谈尽辄望其去，坐稍久，便面露不快色，去又辄忘其姓字，生平所交数人而已。”^⑤据此段的记载，便可知周亮工乃一至情至性之人。

周亮工曾发出“士之为是（赋诗）自适其性情耳。性不乐是即弃之不为，未尝有人督之使必为也”^⑥之语，可见其诗作文章以情触发而为。而前人对周亮工这个有真性情人的诗作，早就定论为“胜处全在于真”，在许多清诗的选集中，评点者也往往用“真”字对周诗下按语。

如《五福阻雨同立三、元润赋》，《国雅初集》即评道：“字字真，从不作一肤语。”^⑦又如《吴宾贤为予至，饮汪舟次斋中》，该书用“三诗皆真知己之言”定论。^⑧

此外，有更多不用“真”字下按语，但其意同于“真”的评论之语，如《诗源》在对《夜登杭川城楼四首》评论时，道：“公诗有率意自然而妙者，如明月

^① 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南雷文定》前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391册），第266页。

^② 孙之梅，《明清人对“诗史”观念的检讨》，《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第64页。

^③ 李世英，陈水云著，《清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25页。

^④ 吴绮，《偶遂堂近诗序》，《偶遂堂近诗》，清嘉庆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⑤ 周在浚，《赖古堂诗集序》，《赖古堂集》卷十三，第529页。

^⑥ 《与镜庵书》，《赖古堂集》卷十九，第717页。

^⑦ 陈允衡选，《国雅初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9册），第55页。

^⑧ 同上，第60页。

城头赋春风马上篇。”^①“率意自然而妙”也就是真率的意思。另，纪映钟评论周亮工的诗时，言：“泣泪者捧读《偶遂堂近诗》知字字是英雄泪，字字是英雄本色。”^②“本色”二字意同于“真”。再如《国雅初集》对《庚子重九杂感用古诗十九首韵》的赞誉为：“不当作诗看，皆至性语。”^③“至性”二字与“真”字也有相通之处。

这众多的赞誉此非虚谄之言。如《李太白靴》一诗言：

安能见此辈，不醉复不愤。吾足有奇气，莫使刑余近。

此诗借写“太白靴”，咏叹李白之愤懑与傲岸，并衬托“刑余”辈之猥琐与奸佞。这其中寓有作者不能不愤的现实感受——诗人被劾下狱，有寡谐之愤。此处写李白的桀骜，即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发己心中不平之气，因此，字字有真意，通篇之中洋溢着干云直上的奇气。

又如《再步同人韵送徐存永游大梁》之七：

弓刀短铗拥黄尘，村酒闲斟客思新。磧里桃花犹未发，羁人马上已残春。

据《今世说》言：“周又尝坐狱堂下，健卒狰狞立，银铛累累，呼置声如沸，手拱据地，顾伍伯乞纸笔，作《送客游大梁诗》三十韵，诗语皆惊人。”^④这首作于公堂上的诗，通篇为诗人想象之词。作者本为河南开封人氏，徐延寿游其故乡，反倒激起作者的“客思”。因此他生动地描写了大梁的春天风貌：那里的春天短暂，“磧里桃花犹未发，羁人马上已残春”；那里春天多风沙，“弓刀短铗拥黄尘”；那里亦有“村酒”可解行者的“客思”。在对簿之际，作者仍将记忆中家乡的风姿，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全诗“磊落可喜”，^⑤乃作者在生死存亡之秋，对故土发自肺腑的怀念之情，其情其文，用一“真”字定论，当不为过矣。

（二）、“规仿少陵”^⑥——沉郁顿挫的风格

前人论周亮工的诗歌渊源，称“规仿少陵”，对其诗歌评价也往往以老杜作比。如评其《长汀舟中有感》曰：“此等诗无以奉替，但咏老杜诗曰：‘毫发无

^① 姚伦纂，《诗源初集十七卷》，（《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169册），第390页。

^② 纪映钟，《与周减斋》，《尺牍兰言》卷四（《四库全书禁毁丛书》集部第35册），第220页。

^③ 陈允衡选，《国雅初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9册），第52页。

^④ 王崱，《今世说》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715册），第510页。

^⑤ 胡思敬，《九朝新语》，转引自钱仲联，《清诗纪事·顺治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1586页。

^⑥ 康发祥，《伯山诗话》，转引自钱仲联，《清诗纪事·顺治朝卷》，第1579页。

遗憾’。”^①同书评《百丈岩瀑布同公蕃赋》则曰“气完力厚，此从沉酣少陵中来。”^②笔者以为，周亮工对杜甫的学习，其成效主要体现在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追随。

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是集中概括了他诗歌的主要特征的。具体地说，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涵义：一、它表现了杜诗思想内容的博大深厚，生活体验的丰富真切，感情的饱满有力；二、它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酝酿、消化、触发的过程；三、它以深厚完整的意境、锤炼精确的语言、铿锵浏亮的音调、顿挫变化的节奏表现出来。^③笔者以为，周亮工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与杜诗一样主要体现在诗歌内容和形式的两方面：第一，意象系统的选择；第二，表达形式上的一波三折。

1、周亮工诗歌的意象系统

对于“沉郁”的内涵所指，人们一般认为是杜诗的思想感情之沉厚、深沉、沉雄、沉着、浓郁、郁勃、忧郁、郁结，这些解释都与周诗的基本内容相吻合，这突出的体现在周亮工诗歌特有的意象系统上。

“诗如果是用预制板建成的建筑物，意象就是一块块的预制板”。^④意象即是诗的基本组成部分，一首诗便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符号系统。

“一个意象既非单纯的主观感受，又非单纯客观真理。它是二者在一瞬间突然遇合而成的综合物，始终伴随着诗人内心精神的体验。”^⑤那么，就意象本身而言，它是诗人的主观情意和客观对象的复合体。自然是人类永远的认识对象，也是人类永远的审美对象。山水草木、花虫鸟兽，莫不有性情。情感与这些形式的耦合，便产生了意象。

诗歌意象的选择和组合，带着诗人强烈的个性特征，体现了诗人的思想情感和风格特征。周亮工的诗歌从实处入手，直接描写现实生活，但也运用象征、比喻的手法，借眼前真实具体的事物来表达内心感情，由此建立庞大而独具特征的意象群。他命运多舛的一生，身世之感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构成了具浓郁个性化意味的意象群。在这个庞大的意象群里，最突出的便是那众多的自然意象。自然是人类的精神安慰，情感的寄托，在诗歌当中理所当然的就成为主体情

^① 邓汉仪辑，《诗观初集》卷一（《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1册），第213页。

^② 同上，第214页。

^③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唐代文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515页。

^④ 郑敏，《英美诗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第52页。

^⑤ 吴晓，《导论：关于诗的本体论思考》，《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诗学新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8页。

感的符号。

首先,我们看周诗中的时间意象,多取秋天(菊花)、寒冬(梅花)、黄昏。^①“中国古典诗歌里黄昏、日暮等意象的运用,是中国传统诗歌以忧伤为主要特征的生动表现。黄昏等的出现,常在伤情、伤怀、乡思、兴亡方面包蕴着一种愁苦的心怀。”^②因此选择这些时间意象,一方面体现了周亮工写作的时间背景,另一方面黄昏日落体现世间的一切不能永驻,由此推及而来的个体生命悲剧意识的联想,充满了悲凉。日落时景色苍茫,氛围凄清,这一亘古常同的自然物和自然景观,让人感到心境的孤寂抑郁。

因此,它们在诗中已不单纯表示时间,而成为诗人寄托情感的审美意象周诗尤其多以秋、冬为背景,同时配以苦雨、冷雨等意象。据加拿大文艺理论家弗莱(N. Frye)在1951年写的《文学的原型》一文中,根据自然界的春夏秋冬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规律,归纳为四种类型,其三是日落、秋天、死亡的阶段,认为这一阶段是悲剧和挽歌的原型。秋天不久便是冬天,这两个季节的萧瑟、凄凉,使人联系到衰残和孤单,充满了悲凉,秋冬不再是只带有自然特征的一个季节,而染上了凄苦悲凉的况味。周亮工选择这些时间意象是造就他沉郁顿挫风格的因素之一。

孤雁也是周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孤雁意象既蕴涵着鸟类意象和鸿雁意象所包孕的基本文化内涵,又具有独特的情感指归,即,在回归群体的家国意识中饱蘸着士人高扬的独立意识与自由精神。无论是归居田园还是回归群体,进退出处之间,俯仰上下之际,中国古典文人与孤雁在心理上异质同构,可以说,一部中国古典文人的心灵史,就是一部孤雁的飘泊史。”^③在古典诗歌中,除了杜鹃以外,雁所表达的意蕴是古典文学中任何鸟意象所无可比肩的。^④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曾说:“咏物之作,以物比人,起于六朝,如鲍照《赠傅曹别》述惜别之怀,全篇以雁为比”^⑤

禽鸟意象中的雁或应节候迁徙或日暮归巢,有比较固定的生活习性。孤雁即

^① 相关实例在周亮工《赖古堂集》中比比皆是,恕不赘引。

^② 唐瑛,《穿越黄昏的精神行吟——中国古典诗歌的黄昏意象论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66页。

^③ 彭红卫,《孤雁意象与〈汉宫秋〉的审美情思》,《理论月刊》,2004年第7期,第132页。

^④ 关于雁意象的详细论述,参见王立,《怀土思亲忆宾鸿——中国古典文学的雁意象》,《心灵的图景:文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第三章,学林出版社,1999,第108—133页。

^⑤ 朱自清,《诗言志辨·比兴·赋比兴通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87页。

离群之雁，它的情影在亮工诗中频繁出现，反衬了诗人离乡别友，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离开“江南自古佳丽地”的南京，或在芜城中与郑成功部兵戎相见，或在“一片孤城万仞山”中叹“路远归梦难成”。因此，孤雁意象常被周亮工用来渲染彰显自己孤寂的心境。

同时，在创作的背景描写上，周亮工多选择福建、山东等地苍茫的远山、险恶的滩涂、战后的荒城等意象来传达他对现实的态度，隐晦的抒写自我苍凉的内宇宙，以此为底色，他的诗歌往往笼罩着一层阴郁凄凉的色调，有一种沉重悲怆的气氛。

2、周亮工诗歌的表达形式

学界对“顿挫”的解释，从表现形式上着眼，或曰“表达方式的回旋纡折”，或曰“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或曰“形式上波澜老成”，或曰“声调、词句有停顿、转折”，杜诗每于一句或两句之中，意思发生逆转，前后形成针锋相对之势，是造成“顿挫”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亮工诗歌在形式上学习了杜诗这种表现手法。如《湖上留别》（之一）：

欲去梅花着意看，严风烈烈岁将残。游人莫厌西湖水，经煖经寒不肯干。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是李白《赠汪伦》中描写朋友情谊的千古佳句。周亮工留别友朋之作诗，在构思上又别出心裁。他通过“将残”的梅花，与“不肯干”的西湖水相比对，暗示自己的友情虽看似平淡但却长久，而不象梅花只有一时的芳菲。全诗步步为营，“抒己意而止”。^①

再如《陈阶六座中次王雪蕉韵与万年少》诗：

但歌莫听夜蛩清，乱里逢人意已倾。天外梦魂今夕话，杯中涕泪故园情。淮

流古岸惟余咽，秋到荒城别有声。笑尔杖藜何所适，始怜雨雪一身轻。

顺治三年（1646），亮工参政淮扬海防兵备道。在扬州，与遗民陈阶六、万年少、王雪蕉等过从。乱后初定，几个故交相遇在扬州，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欢聚。但国破家亡，感怀伤事，倾泄不尽的只有悲凉。以“乱里逢人意已倾”起，至“杯中涕泪故园情”一句，意思发生逆转，前后形成针锋相对之势，以他乡遇故知的欣喜，反衬故国不存的悲伤。

“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

^①《王于一遗稿序》，《赖古堂集》卷十三，第537页。

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后人无杜之性情，学杜之风格，抑末也？”^①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称“一往情深”是杜甫诗歌沉郁顿挫风格的成因。

周亮工乃至情至性之人。强烈的进取精神和人生意气，成为周亮工汲汲于功名的原因。“参少陵而夺其席，即少陵之所自悲垂老之飘零，而栎园之所悼者乃在友朋多，故巷遇之成蹊，沾沾堕鸾，功名数奇，孤愤所忠，昧而置理其所遭同，故其为性情者无不同而同者也。抑扬顿挫，惓惓不迫，盖有不得已者在焉！”^②在这段序中，祁能佳分析了周亮工诗作之所以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的主因在于他的积年忧患的身世，其言颇有理。

士人们的进取精神和人生意气愈强烈，在与现实的碰撞中，受到阻遏，所产生的不平之气也愈加郁勃激荡。当他们骨鲠在喉，把这种不平之气发之于诗，以诗中情感流程的高低起伏组织诗意结构，增强郁勃激荡情感的表达效果，便成了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采用这样的艺术手段，就让周亮工的诗歌呈现出沉郁顿挫的美学风貌。

小 结

唐诗和宋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两座高峰。宋以后，历元、明两代，虽然都有宗唐和宗宋的分歧，但是唐诗被尊为正统。但是，到了清代，这种现象却有了很大的变化。清代是各种学术集大成的时代，诗歌也不例外。“于是唐诗不复被尊为正统，而是与宋诗各擅其美，被清人分师各体。……至于创作方面，清初即出现宗宋派。……宗宋简直贯穿清代始终，而且形成一股影响巨大的力量，使宗唐派在它面前黯然失色。”^③清初诗人对宋诗可谓情有独钟。而“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无怪乎，清初诗人学宋总要溯源到杜、韩、白，而其中杜甫更是众人追捧的对象。

在“诗以言性情也”的基本认识的指引下，再加上个人的遭际与时代的风云际会，周亮工的创作实践与清初学杜的思潮不谋而合。他将杜甫奉为圭臬，曾以一枚印信“杜癖”^④自勉之，加上独特的意象系统的选择和一波三折的情感抒发

^① 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498页。

^② 祁能佳，《偶遂堂近诗序》，《偶遂堂近诗》，清嘉庆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③ 刘世南，《清初宗宋诗派》，《清诗流派史》第八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211页。

^④ 《赖古堂印谱》卷三。

范式，他的诗歌也就饱有了“敛才就范，即景生情，佳句美不胜收”^①的风韵。但是，周亮工并没有因为“诗宗子美”^②单纯的步随杜甫一人，而是以“苟能推白（香山）之坦逸，以合于杜之雄浑，开合顿挫，方足雄据作者之坛”^③的高标准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与他怀着“树千万五色帜”的文学理想密不可分。

“诗文未能成家”^④是前代学者对周亮工文学创作的总体评价。笔者以为，周亮工的诗歌创作，其实可以纳入清初学杜一派的范畴。但碍于学识疏浅，思考未成体系，笔端滞涩，这个话题只好留待将来。

^① 吴仰贤，《小辇庵诗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707册）卷三，第27页。

^② 姜宸英，《江南粮储参议道前户部右侍郎栢园周公墓碣铭》，《碑传集》卷十，第241页。

^③ 《西江游草序》，《赖古堂集》卷十三，第551—552页。

^④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八，第889页。

参考文献

著作

A

- 1、《艾陵文钞》，雷士俊，《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90 册，北京出版社，2000

B

- 2、《板桥杂记：外一种》，余怀，《清明小品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3、《碑传集》，钱仪吉，上海书店，1988
- 4、《本事诗》，徐鉉，《续修四库全书》第 169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5、《变雅堂遗集》，杜浚，光绪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C

- 6、《巢民诗集》，冒襄，《续修四库全书》第 139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7、《漕运全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55 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 8、《尺牍兰言》，黄容、王维翰辑，《四库全书禁毁丛书》集部第 35 册，北京出版社，2000
- 9、〔嘉庆〕《重修扬州府志》，阿克当阿修、姚文田、江藩等纂，《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等，1991，第 661 页等
- 10、〔光绪〕《重纂邵武府志》，王琛、徐兆丰修；张景祁、张元奇等纂，《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89
- 11、《楚诗纪二十二卷》，廖元度辑，《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22 册，北京出版社，2000
- 12、《初学集》，钱谦益，《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38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3、《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陈文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D

- 14、《大愚集二十七卷诸同人尺牍一卷》，王鏊，《四库未收书辑刊》7 辑 24 册，

北京出版社, 2000

15、《带经堂集》，王士禛，《续修四库全书》第 1415——141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带经堂诗话》，王士禛，《续修四库全书》第 169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7、《澹友轩集》，薛所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97 册，齐鲁书社，1997

18、《道援堂集》，屈大均，《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52 册，北京出版社，2000

19、《定山堂古文小品》，龚鼎孳，《续修四库全书》第 140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0、《定山堂诗集》，龚鼎孳，《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17 册，北京出版社，2000

21、《董文友文选》，董以宁，《四库未收书辑刊》7 辑 24 册，北京出版社，2000
E

22、《二家诗钞二十卷》，邵长蘅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36 册，齐鲁书社，2001

23、《二十五史外人物总传要籍集成》，董志安主编，齐鲁书社，1999

F

24、《贩书偶记》，孙殿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5、《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余英时，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

26、《分甘余话》，王士禛，《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97

27、《福建文学发展史》，陈庆元，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28、《芙蓉集》，宗元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38 册，齐鲁书社，1997

29、《浮山前编十卷后编二卷别集二卷》，方以智，《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13 册，北京出版社，2000

G

30、《感旧集》，王士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74 册，北京出版社，2000

31、《艮斋文选》，李澄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50 册，齐鲁书社，1997

32、《古人称谓漫谈》，袁庭栋，中华书局，1994

33、《关于江宁织造曹家的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5

34、《国朝金陵文钞》，陈作霖，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35、《诗乘初集十二卷》，刘然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56 册，北京出版社，2000

36、《国朝诗的六十卷》，陶煊、张璨辑，《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 157 册，北京出版社，2000

37、《国朝书画家笔录》，窦镇，清宣统二年（1910）活字印本，南京图书馆藏

38、《国朝书人辑略》，震钧，光绪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39、《国雅初集》，陈允衡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399 册，齐鲁书社，1997

40、《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永瑢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H

41、《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

42、《合肥龚端毅公年谱稿》，董迁，民国 29 年（1940）稿本，北京图书馆藏。

43、《河南文学史》，王永宽，白本松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

44、《怀舫诗集十二卷》，魏荔彤，《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1

45、《皇朝通典》，嵇璜等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4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46、《黄山年略》，法若真编、法辉祖校定，《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72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47、《黄山诗留》，法若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12 册齐鲁书社，1997

48、《皇清文颖》，清圣祖敕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8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J

49、《纪城文稿》，安致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11 册，齐鲁书社，1997

50、《江苏艺文志》，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51、《江苏省通志稿》，据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52、《江苏诗征》，王豫辑，道光元年（1821）焦山诗征阁刊本，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藏

- 53、《绛云楼题跋》，钱谦益，中华书局，1958
- 54、《结网录》，来新夏，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 55、[乾隆]《金溪县志》，《故宫珍本丛刊》第113册，海南出版社，2001
- 56、[康熙]《金溪县志》，王有年纂，《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29册，中国书店等，2002
- 57、《今世说》，王昶，《续修四库全书》第17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58、《近思堂诗》，周在建，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L

- 59、《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十二卷二选藏弃集十六卷三选结邻集十六卷》，周在浚等辑，《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6册，北京出版社，2000
- 60、《郎潜纪闻初笔》，陈康祺，《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97
- 61、《乐志堂诗集》，李明璠，《四库未收书辑刊》7辑28册，北京出版社，2000
- 62、《历代妇女著作考》，胡文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63、《棟亭集》，曹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64、《棟亭书目》，曹寅，《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68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 65、《列朝诗集小传》，钱谦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66、《龙眠风雅集》，潘江辑，《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8册，北京出版社，2000
- 67、《楼山堂集》，吴应箕，《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68、《论印绝句》，沈心，《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第10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69、《旅堂集》，胡介，《四库未收书辑刊》7辑20册，北京出版社，2000

M

- 70、《满汉名臣传》，吴忠匡校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 71、《梅村集》，吴伟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72、《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沈津，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 73、《明代出版史稿》，缪咏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74、《明季北略》，计六奇，中华书局，1984
- 75、《明末清初诗论研究》，孙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76、《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张慧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77、《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78、《明清史料·己编》第5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中华书局，1987
- 79、《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谢国桢，中华书局，1982

N

- 80、《南雷文定》，黄宗羲，《续修四库全书》第13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81、《吴晗文集》，吴晗，北京出版社，1988

O

- 82、《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四卷》，李玉棻编，《丛书集成续编》第84册，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编辑，1991

Q

- 83、《杞田集》，张贞，《四库未收书辑刊》7辑第28册，北京出版社，2000
- 84、《栖云阁文集十五卷》，高珩，《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2册，齐鲁书社，1997
- 85、《启祯野乘》，邹漪，《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0册，北京出版社，2000
- 86、《前尘梦影录》，徐康，《美术丛书》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 87、《千顷堂书目》，黄虞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88、《潜书注》，唐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 89、《樵川二家诗四卷附沧浪诗话一卷附录一卷》，朱霞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4册，齐鲁书社，1997
- 90、《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马积高，湖南出版社，1996
- 91、《清朝名家诗钞小传》，郑方坤，《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8册，齐

鲁书社, 2001

- 92、《清朝文献通考》，刘锦藻编纂，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93、《清代杜诗学史》，孙微，齐鲁书社，2004
- 94、《清代各省禁书汇考》，雷梦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
- 95 《清代禁毁书目（补遗）》，姚觐元编，邓实补遗，中华书局，1957
- 96、《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起辑，中华书局，1957
- 97、《清代画家字号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98、《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一编，蔡冠洛，中国书店，1984
- 99、《清代戏曲家丛考》，陆萼庭，学林出版社，1995
- 100、《清代人物传稿》王思治、李鸿彬主编，中华书局，1995
- 101、《清代诗学》，李世英、陈水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 102、《清代诗学研究》，张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03、《清诗话考》，蒋寅，中华书局，2005
- 104、《清代文学批评史》，邬国平、王镇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105、《清代文学评论史》，（日）青木正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106、《清代职官年表》，钱实甫编，中华书局，1980
- 107、《青门簏汇》，邵长蘅，《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25册，上海书店，1994
- 108、《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杨廷福、杨同甫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09、《清人别集总目》，李灵年、杨忠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 110、《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柯遇春，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 111、《清诗别裁集》，沈德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12、《清诗初集》，蒋鼐、翁介眉辑，《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册，北京出版社，2000
- 113、《清史稿》，赵尔巽编，中华书局，1977
- 114、《清诗纪事·顺治朝卷》，钱仲联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 115 《清诗纪事初编》，邓之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116、《清诗流派史》，刘世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 117、《清史列传》，王钟翰编著，中华书局，1987
- 118、《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6

- 119、《清诗史》，朱则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120、《清诗史》，严迪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 121、《青社遗闻》，安致远，十笏园丛书，上海图书馆藏
- 122、《李小有诗纪十一卷葭园唱和一卷牧怀诗纪五卷媚独斋诗集八卷》，李盘，《四库未收书辑刊》6辑第29册，北京出版社，2000
- 123、《秋水轩倡和词》，曹尔堪，康熙遥连堂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 124、《全五三集》，吕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0册，齐鲁书社，1997
- 125、《缺壶编文》，王有年，《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7册，北京出版社，2000

S

- 126、《山东通志》卷七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张耀，杨士骧等修，法伟堂，孙葆田等纂，1988
- 127、《山闻诗》，汪楫，清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 128、《诗持全集》，魏宪辑，《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8册，北京出版社，2000
- 129、《诗观初集》，邓汉仪辑，《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册，北京出版社，2000
- 130、《十五国风高言集》，田茂遇、董俞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41册，齐鲁书社，2001
- 131、《诗言志辨》，朱自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132、《诗源初集十七卷》，姚佺纂，《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9册，北京出版社，2000
- 133、《诗正集》，李澄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0册，第830页。
- 134、《三十三种清人传记资料综合引得》，杜连喆、房兆楹，中华书局，1987
- 135、《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87
- 136、《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郭味渠，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 137、《宋琬全集》，宋琬，齐鲁书社，2003
- 138、《随园诗话》，袁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139、《四照堂文集五卷诗集二卷》，王猷定，《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27册，北京出版社，2000

T

- 140、《台湾文献丛刊》第84种《福建通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大通书局，1987
- 141、[乾隆]《汀州府志》，曾曰瑛等修、李绂等纂，《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89
- 142、《通雅》，方以智，中国书店，1990
- 143、《桐荫论画》，秦祖永，《艺林名著丛刊》，中国书店出版，1983
- 144、《托素斋文集》，黎士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3册，齐鲁书社，1997

W

- 145、《晚村文集》，吕留良，《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8册，北京出版社，2000
- 146、《晚晴簃诗汇》，徐世昌辑，《续修四库全书》第16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47、《绡秀园词选》，杜首昌，卷《四库未收书辑刊》7辑第30册，北京出版社，2000
- 148、[乾隆]《潍县志》，张耀璧总裁、王诵芬等纂，《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89
- 149、[民国]《潍县志稿》，常之莫修，刘祖干纂，《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等，1993
- 150、《潍县竹枝词》，郭麐，中国风土志丛刊26册，广陵书社，2003
- 151、《文献征存录》，钱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第5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52、《卧象山房赋集》，李澄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0册，齐鲁书社，1997
- 153、《吴嘉纪年谱》，蔡观明，《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页

X

- 154、《西陂类稿》，宋莘，《文渊阁四库全书》13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55、《西河集》，毛奇龄，《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56、〔顺治〕《祥符县志》，张俊哲修、张壮行等纂，《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4册，中国书店等，1992
- 157、〔光绪〕《祥符县志》，〔清〕黄舒曷等纂，南京图书馆藏
- 158、《香艳丛书》，虫天子辑，上海书店，1991
- 159、《小腆纪年附考》，徐鼐，《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24册，巴蜀书社，2000
- 160、《小匏庵诗话》，吴仰贤，《续修四库全书》第17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61、《萧然吟》，程邃，《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116册，第443页
- 162、《心灵的图景：文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王立，学林出版社，1999
- 163、《新柳堂集》，宗元鼎，康熙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 164、《休庵集》，盛于斯，《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2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Y

- 165、《燕山草堂集》，陈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17册，北京出版社，2000
- 166、〔康熙〕《扬州府志》，雷应元纂修，《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3册，中国书店等，1992
- 167、《仪封县志》，黄中等纂，《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89，第134、
- 168、《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诗学新解》，吴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169、《艺舟双楫》，包世臣，《艺林名著丛刊》，中国书店出版，1983
- 170、《英美诗歌研究》，郑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 171、《尤太史西堂全集三种 61卷附湘中草 6卷》，尤侗，《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9册，北京出版社，2000
- 172、《虞初广志》，姜泣群辑，上海书店，1986
- 173、《御制诗集》四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74、《原圃集一卷塞庵诗一续一卷二续一卷三续一卷》，张民表，《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3册，北京出版社，2000

175、《原诗》，叶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Z

176、《征刻唐宋秘本书目》，黄虞稷、周在浚，《丛书集成续编》第68册，上海书店，1994

177、《织斋集》，李焕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8册，齐鲁书社，1997，

178、《志壑堂集》，唐梦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7册，齐鲁书社，1997

179、《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80、《中国丛书综录补正》，阳海清，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181、《中国丛书综录续编》，施廷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82、《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华书局1999

183、《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唐代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84、《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翁连溪编校，线装书局，2005

185、《中国古今地名大字典》，臧励稣，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

186、《中国墨文化大观》，王毅，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187、《中国人名的研究》，（马来西亚）萧遥天，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

188、《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89、《中国善本书提要》，王重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90、《中国私家藏书史》，范凤书，大象出版社，2001

191、[湘潭]《中湘周氏雍和族谱》，光绪思永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192、《种杏仙方》，龚廷贤编辑，《故宫珍本丛刊》第365册，海南出版社，2000

193、《朱子四书语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55册，齐鲁书社，1997

194、《濯足庵集》胶片，张怡，南京图书馆藏

195、《增订晚明史籍考》，谢国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96、《醉醒石》，东鲁古狂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论文:

- 1、《周亮工晚年焚书心迹略考》，雒宏茹，《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 第 2 期
- 2、《陈名夏“南党”案述略》，韩恒煜，《清史论丛》第七辑，中华书局，1986
- 3、《周亮工参与刊刻金圣叹批评〈水浒〉、古文考论》，陆林师，《社会科学战线》，2003 年第 4 期
- 4、《周亮工著述考》，刘奉文、王辉，《文献》，1994 年第 3 期
- 5、《“金陵八家”说考辨》，吕晓，《美术研究》2004 年第 3 期
- 6、《周亮工与清初金陵画坛》，许文惠，《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及设计版），1998 年第 2 期
- 7、《俗人、僧人与画家》[美]理查德·佩格，《艺苑·美术版》，1997 年第 3 期
- 8、《周亮工及其赖古堂印谱》，谢凌，《文史杂志》，1999 年第 3 期
- 9、《论〈西游记〉鲁本和周本信息的异同性》，吴圣昔，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2 期
- 10、《明清人对“诗史”观念的检讨》，孙之梅，《文艺研究》，2003 年第 5 期
- 11、《穿越黄昏的精神行吟——中国古典诗歌的黄昏意象论析》，唐瑛，《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
- 12、《孤雁意象与〈汉宫秋〉的审美情思》，彭红卫，《理论月刊》，2004 年第 7 期
- 13、《禾黍悲歌千古泪 乾坤俯仰一吟身——论清初遗民诗人吴嘉纪及其诗歌》，武影，《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
- 14、《阅读周亮工》，陈三弟，《寻根》2005 年第 1 期
- 15、《周亮工及其〈闽茶曲〉》，马舒，《福建茶叶》1996 第 3 期
- 16、《论泰州王门学派诗人吴嘉纪及其诗作》，张克伟，《学海》1995 年第 1 期
- 17、《中国书信体文学史论略》，谭邦和，《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 年 4 期

告别的年代（代后记）

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日，成都。

1434次列车，成都，广元，绵阳……滁州，南京，铁路线，秦岭的崇山峻岭，
旅途中陌生的面孔。

2舍123，五个女孩。

1999年开始写的一本日记。

贻芳报告厅，酷热，昏昏欲睡，新鲜的脸。

北大楼，英语课，小说史，戏剧史……。

一星期一次的电话。

鸡鸣寺，虔诚的祈祷。

70路公交车，早上六点，《为了忘却的纪念》。

栖霞山，未红的枫叶。

青春痘，中药，鼓楼医院。

午夜11点的短信，不甘心的我，不知所措的我，《分手快乐》，温暖人心的安慰，
英语77分，圣诞节的合唱。

生命中见到的第三场雪。

二零零五年元旦，青岛啤酒，三个女孩的眼泪。

正月初六的同学会，迟到的我，生平第一次喝醉的我，发誓不哭的我，来哥
的肩膀，一言不发的他，《十年》，失去与得到。

百脑汇，侥幸留下的主板。

杭州，苏堤春晓，柳浪闻莺，雷锋夕照中熟睡的我。

西山图书馆二楼古籍部靠门的座位，菊花茶、活页夹。

南图古籍部，小炒，眩晕的感觉，充血的眼睛。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1000块钱，两篇论文。

二零零六年元旦，开题报告，坐立不安的我。

“半边天”栏目，《不想长大》。

上海图书馆，突如其来的雷。

师叔的话，金牌银牌和铜牌。

仙林，《儒林外史》，紧张的我。

紫金，六点半，蛋挞，栀子花。

6舍603，樱桃，香蕉片。

二零零六年的凉夏，论文初稿，绿豆汤。

二零零六年的酷暑，八月二十七日，生命中最冷的夏天，南川，亦舒，张小娴。

《我们无处安放青春》，《康熙来了》，PPlive，QQ。

简历，会展中心的招聘会，午夜的眼泪，恐慌与自省。

《重庆晨报》，不得要领的第一次采访，千厮门的步道，末班车回家。

六次拒绝与三次惊喜，范进中举的心情，我的选择。

无所适从，猪一样的生活。

起早贪黑，临时抱佛脚，愚钝的我，勉强为之的论文，遗憾与自责。

和蔼的沈老师，可爱的阿宝，能干的玉芳，和我一样神经质的阿隋，最美好的收获。

德风园，樱花，笑脸。

大草坪，夏夜，西瓜。

华夏图书馆，铁凝，沈从文，苏青。

虎踞山庄，葱油小芋芳、生日蛋糕。

麦当劳，甜筒。

回味的鸭血粉丝汤，八块钱的鸡汤面。

顶点餐厅，乾隆豆腐，羊肉串。

毕业典礼，学位照，散伙饭。

邮寄回重庆的包裹，鼓楼邮政大厅，回程车票。

烧掉的日记。

二十三岁到二十五岁的时光，齐眉的短发，紧紧束起的发髻，第一套正装。

1432次列车，南京，滁州，……广元，绵阳，成都，铁路线、秦岭的崇山峻岭、归程中陌生的面孔。

——谨以此文献与我的随园三年

郭朋

2007年3月28日1:40于2舍123